

哈利·波特

与最后的敌人

Eliezer Yudkowsky



英文原作地址：<http://hpmor.com/>

作者：Eliezer Yudkowsky (a.k.a. Less Wrong)

译文连载地址：<http://hpmor.lofter.com/>

翻译 / 校对（按章节顺序）：王婆的一千零一夜，猩猩，浮世戏言，潜水艇君，游灵，Bobby Liu，Fiammanda，你说，三丁包，雪糕喵，Arcturus，Dr. Ø，老火鸭汤，pkuworm，林海雪原，大大糖，La Nieve，Ravens，Lily Lu，哈密瓜

电子书制作：潜水艇君，Lily Lu

电子书封面：Lily Lu

总编辑：潜水艇君

版权声明

本书为艾利泽·尤德科夫斯基（又名 Less Wrong）所著《Harry Potter and the Method of Rationality》的电子书 1.0 版，一切权益归于作者 Eliezer Yudkowsky 和 Harry Potter 系列原作者 J.K.Rowling。

在尊重作者和翻译组劳动的前提下，我们邀请大家无偿分享这本电子书，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这本有趣的小说。

同时，翻译组严厉禁止对这本书任何形式的剽窃、商用和盈利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 未标明出处和版权声明的转载 / 转帖 / 复制 / 发表
- 出版物的出版，以及对此出版物的贩售和盈利
- 在未经翻译组同意的前提下，将译文制作为 TXT/PDF/EPUB/DOC/DOCX/RTF 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网络文档另行发布
- 以论坛币下载，VIP 付费阅读等方式获取利益。

如发现任何错别字 / 标点 / 排版错误，请务必通知 hpmor.lofter.com，我们将在下一版电子书修正。

“哈利·波特归 J·K·罗琳所有，而理性的思考方式不专属于任何人。”

——艾利泽·尤德科夫斯基

祝大家阅读愉快！

目录

第八十六章	多种理论测试	7
第八十七章	享乐意识	69
第八十八章	时间压力，第一部分	89
第八十九章	时间压力，第二部分	111
第九十章	角色，第一部分	121
第九十一章	角色，第二部分	137
第九十二章	角色，第三部分	151
第九十三章	角色，第四部分	159
第九十四章	角色，第五部分	171
第九十五章	角色，第六部分	183
第九十六章	角色，第七部分	195

第九十七章 角色，第八部分	207
第九十八章 角色，终章	227
第九十九章 角色，余波	237
题外话	239

第八十六章 多种理论测试

(一九九二年四月七日，国际新闻头条)

《多伦多魔法论坛报》：

**英国威森加摩全体成员
声称亲眼目睹‘大难不死的男孩’
吓倒了一只摄魂怪
神奇生物专家：
“这根本是撒谎”
法国，德国指责英国
胡编乱造**

《新西兰魔咒发明者日报》：

**是什么让英国立法机构得了失心疯？
我们的政府是否是下一个目标？
专家列出 28 条理由
证明这已成事实**

《美国巫师报》：

**狼人部落即将成为
第一批怀俄明州居民**

《唱唱反调》：

**媚娃的力量开始苏醒
马尔福逃出霍格沃茨**

《预言家日报》：
“麻瓜出身的疯子巫师”
因为法律上的花招获释
波特威胁魔法部
要袭击阿兹卡班

假说：伏地魔

（一九九二年四月八日，下午七点二十二分）

他们四人再次聚在霍格沃茨校长古老的办公桌前。这张桌子的抽屉套着抽屉套着抽屉；霍格沃茨学院有史以来的所有文档都保存在这里。传说希尔加校长曾在这张桌子迷了路，而且事实上仍在里面，要把她的文件全部整理好才能出来。对于将来继承这张桌子的时候会也会继承这些抽屉这件事，米勒娃可不怎么期待——当然，前提是他们当中能有人活下来。

阿不思·邓布利多坐在桌子后面，表情严肃沉着。

西弗勒斯·斯内普站在熄灭的飞路网及灰烬旁边，阴森森地飘浮着，仿佛学生有时候指责他假装的吸血鬼。

疯眼汉穆迪应该会加入他们，但是还没有来。

而哈利……

椅子的扶手上栖息着一个男孩瘦小的身躯，似乎身体里流动的能量太多，无法用普通的姿势坐稳。坚定的表情，汗湿的头发，专注的绿眼睛，和一切之中，那个永不痊愈的锯齿形闪电伤疤。哪怕和一周前相比，他现在的表情都要更严峻些。

有那么一刻，米勒娃回想起她和哈利的对角巷之旅，仿佛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了。不知道为什么，早在那个时候，这个严肃的男孩就在当时的哈利体内了。这不完全是她自己的错，也不是阿不思的错。然而她最初遇见的那个小男孩和被魔法英国塑造后的他之间有一种强烈的反差，几乎令人悲伤到难以忍受。哈利从来没有多少普通的童年，这她是知道的；哈利的养父母对她说过，他很少和麻瓜孩子说话，一起玩就更少了。想来令人难过，哈利才和霍格沃茨的其他孩子一起玩耍了几个月，战争的需求就把这一切全剥夺了。也许当哈利不怒视着威森加摩时，给同龄孩子看的是另外一张脸。但她不禁把哈利·波特的童年想象成一堆木柴，而她和阿不思正把这些木柴扔进火里，一根又一根。

“预言是奇怪的东西。”阿不思·邓布利多说道。老巫师的眼睛半闭着，似乎很疲惫。“含混，模糊，意义像水一样从松开的指缝间流逝。预言永远是一个负担，因为其中没有答案，只有疑问。”

哈利·波特身体紧绷地坐着。“邓布利多校长，”男孩轻柔地说道，措辞精确，“我的朋友成了攻击目标。赫敏·格兰杰差点去了阿兹卡班。用你的话来说，战争开始了。我需要权衡各种关于发生了什么的假说，而特里劳妮教授的预言是关键信息。更不用说黑魔王知道这个预言，而我不知道，是多么愚蠢——而且危险。”

阿不思神色严峻地用探询的眼神望着她，她摇摇头作为回答；无论哈利用什么难以想象的方法发现了作出预言的是特里劳妮教授，而且黑魔王也知道这个预言，他不是从她那里知道的。

“伏地魔为了避免这个预言，败在了你的手下，”年老的巫师这时说道，“他所知的信息只给他带来了坏处。好好考虑一下这一点，哈利·波特。”

“是，校长，我确实明白这一点。我所在的文化也有预言自我实现和错误解读的文学传统。放心，我会小心解读的。但是我已经猜到不少了。难道让我根据部分的猜测来推断更安全吗？”

时间在流逝。

“米勒娃，”阿不思说道，“你来吧。”

“拥有……”她开始说道。那些字句在她的喉头哽住了；她并不擅长作戏。她无法模仿原版的预言那种深沉而令人不寒而栗的语气；然而不知道为什么，那种语气似乎承载了所有的意义。“拥有消灭黑魔王力量之人即将到来……出身于曾三次抵御他之父母，出生于第七个月份消失之时……”

“黑魔王将他标记为己之同等。”西弗勒斯的声音传来，令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魔药学教授高高地耸立在壁炉边。“然他将拥有黑魔王所未知的力量……两者之一必毁灭于另一人之手，除却其中一小片残迹，因这两种不同的灵魂无法同存于世。”

西弗勒斯的最后一句话充满不祥的意味，令她骨髓发凉；那感觉几乎就像在听西比尔·特里劳妮说话。

哈利皱眉听着。“你能重复一遍吗？”哈利问道。

“拥有消灭黑魔王力量之人即将到来，出身于曾三次抵御他之父母，出生于第七个月份消失之时——”

“事实上，等一等，你能把它写下来吗？我需要仔细分析——”

她照做了，阿不思和西弗勒斯像老鹰般一起看守着那张羊皮纸，好像要确保没有看不见的手伸进来，攫走这宝贵的信息。

“让我们来看看……”哈利说道，“我是男性，生于七月三十一日，成立。我确实在事实上消灭了黑魔王，成立。第二行的代词有二义性……但是我当时还没生下来，所以很难想象我的父母怎么能抵御我三次。我的伤疤是标记的明显备选答案……”哈利摸了摸前额。“然后是黑魔王所未知的力量，大概是指我的科学背景——”

“不是。”西弗勒斯说道。

哈利吃惊地看向魔药学教授。

西弗勒斯闭着眼睛，表情因为专心致志绷紧了。“黑魔王可以通过和你研究同样的书来获得那种力量，波特。但是预言并没有说，黑魔王没有的力量。甚至不是，黑魔王无法拥有的力量。她说的是黑魔王所未知的力量……对他来说那会是比麻瓜道具还要奇怪的东西。或许是他即使看见了也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

“科学不是技术窍门的集合，”哈利说道，“它不只是麻瓜版本的魔杖。它甚至不是知识，比如会背元素周期表。它是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

“或许吧……”魔药学教授喃喃道，但是声音里流露出怀疑。

“这很危险，”阿不思说道，“即使你本人听见了预言，过分解读预言的意义也是很危险的。它们是极度令人挫败的东西。”

“我正了解这一点。”哈利说道。他抬起手，揉了揉前额的伤疤。“不过……好吧，如果我们真的只知道**这么**一点……你看，我就直白地说吧。你们怎么知道黑魔王事实上还活着？”

“**什么？**”她叫了起来。阿不思只是叹了口气，向后靠在了巨大的校长椅上。

“嗯，”哈利说道，“想象一下这个预言出现的时候听起来是什么感觉。神秘人得知了这个预言，听起来我注定要在长大以后消灭他。我们两人注定会有一场决战，两者之一必毁灭于另一人之手，除却其中一小片残迹。于是神秘人袭击了戈德里克山谷，**立刻**被消灭了，留下了一**小片**残迹，也许是，也许不是指他失去身体的灵魂。也许他留下的残迹是食死徒，或者黑魔标记。这个预言或许已经实现了，这就是我的意思。别误会——我知道我的解释听起来有点牵强。如果**只是**描述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发生的历史事件，特里劳妮的用词感觉不太自然。攻击一个婴儿，然后被反弹的魔咒击中，通常不会被称为‘消灭黑魔王的力量’。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预言预示了**好几种**可能的未来，而万圣节实现了其中的一种的话，那么这个预言或许已经完成了。”

“但是——”米勒娃脱口而出，“但是那次对阿兹卡班的袭击——”

“如果黑魔王还活着，那么没错，他是阿兹卡班劫狱行动的最大嫌疑人，”哈利合情合理地说道，“你甚至可以说，阿兹卡班劫狱行动是黑魔王还活着的贝叶斯证据，因为在黑魔王还活着的世界里，阿兹卡班劫狱行动发生的概率比在黑魔王死亡的世界里大。但这不是强贝叶斯证据。这不是除非黑魔王还活着，否则就不可能发生的事。奇洛教授没有假设黑魔王还活着，也毫无困难地想出了他自己的解释。在他看来，显然某些强大的巫师也许想得到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因为她知道黑魔王的一个秘密，比如某些只对她一个人说过的魔法知识。就算魔法上存在这个可能，任何人在肉体死亡后活下来的先验概率都是很低的¹。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发生。所以如果只是阿兹卡班劫狱行动……我必须正式地说这个贝叶斯证据不够充分。这个证据在假说错误的情况下发生的概率不够低，无法抵消假说本身的低先验概率。”

“不，”西弗勒斯断然说道，“预言还没有实现。如果实现了的话，我会知道。”

“你确定吗？”

“是的，波特。如果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的话，我就会理解它！我听见了特里劳妮的话，我记得特里劳妮的声音，如果我得知和预言相符的事，我就会认出来。目前已经发生的事……对不上。”魔药学教授的语气非常肯定。

“我不知道拿这句话怎么办，”哈利说道，心不在焉地举起手，揉了揉前额，“也许只是你以为发生了的事对不上，而真正的历史是不同的……”

“伏地魔确实还活着，”阿不思说道，“还有别的线索。”

“比如？”哈利立即问道。

阿不思停顿了一下。“有一些可怕的魔法仪式，可以让巫师在死后重返人间，”阿不思缓缓说道，“关于这些，任何人都可以从历史和传奇中得知。

¹ 先验概率（又称基础比率）：在贝叶斯统计中，某一不确定量 p 的先验概率分布是在考虑“观测数据”前，能表达 p 不确定性的概率分布：<http://zh.wikipedia.org/wiki/先验概率>

但是那些书不见了，我找不到了；我可以肯定，是伏地魔把它们拿走了——”

“所以你找不到关于永生的书了，而这证明它们在神秘人那里？”

“诚然如此，”阿不思说道，“有一本书——我不会说出它的书名——从霍格沃茨图书馆的禁书区消失了。博金-博克商店原本有一个古老的卷轴，如今只剩下空空的架子——”年老的巫师停了下来，“但是我估计，”老巫师好像在自言自语，“你会说即使伏地魔尝试过永生，也不能证明他成功了……”

哈利叹了口气。“证明，校长？这些永远只是概率而已。如果关于永生仪式的某些已知、特定的书不见了，这就增加了有人尝试过这些仪式的概率。而这一点又相应地增加了黑魔王还活着的先验概率。这我同意，而且谢谢你告诉我这个事实。问题在于，先验概率增加得是否**够多**。”

“当然，”阿不思静静地说，“只要伏地魔还有一丝活着的可能，就值得警惕，这个你总同意吧？”

哈利低头表示同意。“如你所言，校长。不过一旦概率低到了一定程度，沉溺其中也是一个错误……既然有关永生的书找不到了，并且这个预言如果按黑魔王和我将来还有一场战斗来理解的话会更自然一些，我同意黑魔王还活着不仅仅是有可能，而且可能性还不小。但是还必须考虑其他可能——神秘人没有活下来，其他人陷害了赫敏的可能。”

“愚蠢，”西弗勒斯轻声说道，“完全的愚蠢。黑魔标记还没有消退，标记的主人也没有。”

“你看，这就是我说的不够充分的正式贝叶斯证据。当然，这听起来特别可怕，特别不祥什么的，但是魔法标记在制造者死亡之后仍然存留的情况真的那么罕见吗？假设如果黑魔王还活着，标记就会继续存在，但是作为先验概率，我们猜测如果黑魔王已死的话，黑魔标记继续存在的概率是百分之二十。那么，‘黑魔标记还没有消退’这个现象在黑魔王活着的情况下出现的概率比黑魔王已死的情况下大五倍。这真的能够抵消永生的低先验概率吗？假设黑魔

王还活着的先验发生比是一百比一。如果一个假说错误的可能性比正确的可能性大一百倍，那么当你看到一个证据，在假说正确的情况下比假说错误的情况下可能性大五倍时，你就该更新自己的判断，相信这个假说错误的可能性比正确的可能性大二十倍。一百比一的赔率乘以一比五的可能性，得到黑魔王已死的赔率是二十比一——”

“你的这些数字是从哪里来的，波特？”

“这确实是这个方法的公认弱点，”哈利马上答道，“但是我的目的在于定性地说明，为什么‘黑魔标记还没有消退’这个现象不足以支持‘黑魔王是永生的’这个假说。证据没有假说本身那么异乎寻常。”哈利停顿了一下，“更不用说，即使黑魔王还活着，也未必是他陷害了赫敏。就像某个机智的人说过的，可能存在多个阴谋家和多个谋划。”

“比如防御术教授，”西弗勒斯淡淡一笑，“我想我必须同意他是嫌疑人之一。毕竟，去年的犯人就是防御术教授；前年也是，大前年也不例外。”

哈利的视线落回到腿上的羊皮纸上。“我们继续吧。我们确定这个预言是准确的吗？没有人动过麦格教授的记忆，比如改动或者删去一行？”

阿不思顿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说话了。“不列颠的领土上有一个强大的魔咒，记录着国境以内的所有预言。在威森加摩上古之厅的地底深处，神秘事务司里，记录着这些预言。”

“预言之厅。”米勒娃悄声说道。她在书上读到过那个地方，据说是一个巨大的房间，成排的架子上放满了发光的玻璃球，经年累月，一个接一个地陆续出现。据说这是梅林本人的杰作；这位最伟大的巫师对命运的最后一个耳光。并非所有的预言都会带来好处；而梅林希望那些被预言提到的人至少知道预言是怎么说他们的。这是梅林对他们自由意志的尊重，不让命运不知不觉地从外部控制他们。那些被预言提到的人会有一只发光的玻璃球飘进他们手里，听见先知真正的说话声音。其他试图触碰玻璃球的人据说会发疯——或许只是脑袋会爆炸而已，传说在这一点上描述得并不清楚。无论梅林最初的意愿是什

么，她听说，神秘事务司已经有好几百年没让任何人进去了。《古代巫师的成就》里写道，神秘事物司发现向预言的对象泄露天机会影响先知释放时间的压力；因此梅林的继承人封闭了他的殿堂。米勒娃确实疑惑过（当她在波特先生身边呆了几个月之后）怎么可能有人知道这一点；但是她也知道不能去问阿不思，因为阿不思也许会试图告诉她答案。米勒娃坚定地相信，如果你不是一口钟，就别去操心**时间**。

“预言之厅，”阿不思低声确认，“那些被预言提到的人可以在那里听到预言。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哈利？”

哈利皱起眉。“嗯，我可以听，黑魔王也行……哦，我的**父母**。曾三次抵御他之父母。预言也提到了他们，所以他们能够听到录音？”

“如果詹姆和莉莉听到的内容和米勒娃的报告不同，”阿不思平稳地说道，“他们没有对我说过。”

“你把詹姆和莉莉带到**那里**去了？”米勒娃问道。

“福克斯可以去很多地方，”阿不思说道，“不要说出去。”

哈利直直地盯着阿不思。“我能不能去这个神秘事务司听一下预言的录音？听说原版的语气可能会有助于理解。”

老巫师缓缓摇头，半月形眼镜闪过一抹光芒。“我认为这是不明智的，”阿不思说道，“有很深层的原因。梅林建造的这个地方相当危险；对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危险。”

“我明白了，”哈利用不带感情的平板语气答道，低头看着羊皮纸，“我暂时假定这个预言是准确的好了。下一个部分说黑魔王把我标记为已之同等。你们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吗？”

“当然不会是指，”阿不思说道，“你必须在任何意义上模仿他的所作所为。”

“我又不傻，校长。麻瓜对时间悖论也有所研究，尽管这一切对他们来

说只是理论而已。我不会因为来自未来的信号声称会发生什么就抛弃我的道德原则，因为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信号就成了事件发生的唯一理由。但是无论如何，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西弗勒斯说道。

“我也不知道。”她说。

哈利取出魔杖，用手转过来，深思地盯着这根木头。“十一英寸，冬青木，中心是凤凰羽毛，”哈利说道，“给出这根尾羽的凤凰只给过另外一根尾羽，而奥……他的名字是什么来着，奥利什么先生……用那根尾羽制作了黑魔王的魔杖。而且我是蛇佬腔。光这些就够巧合的了。而现在我发现有一个预言，声称我将与黑魔王同等。”

西弗勒斯的眼里露出深思的表情；校长的凝视深不可测。

“会不会是指，”米勒娃结结巴巴地说道，“神秘人——伏地魔——在给予波特先生那个伤痕的那个晚上，也同时把一部分力量转给了他？当然他不是有意的。不过……我看不出波特先生怎么能和他同等，毕竟他的魔法不如黑魔王本人……”

“无所谓啦，”哈利说道，仍然深思地望着他的魔杖，“如果必要的话，哪怕完全不用魔法，我也会和黑魔王战斗。智人之所以在这个行星上成为统治物种，靠的不是最尖利的爪子，也不是最坚硬的盔甲——虽然对巫师来说这个论点可能不太适用。无论如何，我身而为人的尊严不容我害怕任何不比我聪明的东西；而从我听到的来看，在这方面黑魔王并不可怕。”

魔药学教授说话了，声音里带上了一些惯常的鄙视拖腔。“你以为自己比黑魔王聪明吗，波特？”

“实际上，是的。”哈利答道，捋起左手的袍袖，卷起下面的衬衫袖子，露出了手肘。“哎呀，这可提醒我了！让我们确保这里没有人在固定、极易检查的部位纹有清晰可见的纹身，作为秘密敌方间谍的标志。”

魔药学教授正要尖刻地还嘴，阿不思做出一个安静的手势，阻止了他。“告诉我，哈利，”阿不思说道，“你会如何设计黑魔标记？”

“不要放在固定的位置，”哈利立刻说道，“放在不容易发现，检查起来很尴尬而且麻烦的地方，不过当然，有安全意识的人无论如何都会检查。如果可能的话，让它尽量小。在上面叠加一层非魔法的纹身，来掩饰真正的形状——更好的办法是，用一层假皮肤盖住——”

“果然机智，”阿不思说道，“但是告诉我，假设你能给标记加上任意条件，让它随你的心意出现或消失。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

“让它一直隐形，”哈利以一种陈述明显事实的语气答道，“你不希望间谍和非间谍有任何能够检测到的区别。”

“假设你还要更狡猾，”阿不思说道，“你是诡计和骗人的大师，而且你把你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呃——”男孩停住了，皱起了眉头。“这似乎太复杂了，更像角色扮演游戏里的坏人会采取的策略，不是现实战争中会采用的策略。不过我想，你可以把假的黑魔标记放在并非食死徒的人身上，同时让真正的食死徒的黑魔标记隐形。但是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会相信黑魔标记是食死徒的标志……如果需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话，我必须考虑至少五分钟。”

“我之所以这么问你，”阿不思说道，仍然是那种温和的语气，“是因为我在战争初期，确实做过你建议的这些测试。凤凰社没有因为我的愚蠢而全军覆没，全亏了阿拉斯托不相信我们看见的那些光胳膊。我后来想过，也许黑魔标记的携带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让标记隐藏或显现。但是当我们把伊戈尔·卡卡洛夫送上威森加摩的时候，他胳膊上的黑魔标记一清二楚，无论卡卡洛夫多想证明自己的无辜都无济于事。控制黑魔标记的真正规则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连西弗勒斯都被他的标记束缚着，无法向任何不知情的人说出这个秘密。”

“哦，那就很简单了，”哈利立即说道，“等一下——你曾经是食死徒？”哈利转过视线，瞪着西弗勒斯。

西弗勒斯报以淡淡一笑。“就他们所知，我仍然是食死徒。”

“哈利，”阿不思说道，专注地盯着这个男孩，“你说那就很简单了是什么意思？”

“信息论入门，”男孩用讲课的语气说道，“观测变量 X 的值能够传达变量 Y 的信息，当且仅当 X 的概率分布随着 Y 的状态而变化。一旦你听说间谍和非间谍的任何不同，你就应该马上设法利用它来区分间谍和非间谍。同理，为了将事实和谎言分开，你需要一个程序，在事实和谎言下会有不同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信仰’不能用于辨别真假，而‘做出实验性的预测，然后测试’可以。你说拥有黑魔标记的人无法对任何不知情的人说出这个秘密。所以为了找到黑魔标记的原理，写下你想象中所有**可能的**黑魔标记原理，然后观察斯内普教授把这些原理逐一告诉实验人员——也许是不知道这个实验在测试什么的人——稍后我会解释折半搜索²，这样你们就可以通过玩二十问来缩小搜索范围³——那些他说不出口的话就是真相。你看，他的沉默就是在有关印记的真相和谎言下表现不同的东西。”

米勒娃意识到自己的嘴巴张开着，赶紧合上了。连阿不思看上去都很惊讶。

“之后，就像我说的那样，**任何**间谍与非间谍行为上的区别都可以用于辨认间谍。一旦你找到至少一个被魔法禁言的黑魔标记的秘密，你就可以观察一个人是否能把这个秘密泄露给事先不知道的人，从而测试他们有没有黑魔标记——”

“谢谢你，波特先生。”

每个人都看向西弗勒斯。魔药学教授站直了身体，露出牙齿，扭曲的面孔上是一种愤怒的胜利表情。“校长，我现在可以自由地说出标记的秘密了。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作为食死徒被捕的，那么在没见过我们的光胳膊的人面

2 折半搜索，又称二分法：是计算机科学里的一种算法，用于一种在有序数组里迅速查找某个特定值：<http://zh.wikipedia.org/wiki/折半搜索算法>

3 二十问：是一种锻炼演绎推理和创造力的游戏。玩家中的一人在心里选定一个物品作为谜底，其他玩家轮流提出能用“是”或“否”来回答的问题（比如“是不是比面包盒子大？”或者“我不能把它放进嘴巴？”之类）。如果在二十个问题之内找到谜底，则提问的一方胜利；反之出题的一方胜利。一个好的问题可以大幅度缩小谜底的可能空间。http://en.wikipedia.org/wiki/Twenty_Questions

前，标记会显现出来，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但如果他们之前见过我们的光胳膊，标记就不会显现；如果只是受到怀疑的话也不会显现。因此，黑魔标记看上去是食死徒的标志——但是只有那些已经暴露的食死徒，你才能看见。”

“啊……”阿不思说道，“谢谢你，西弗勒斯。”他闭了一会儿眼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布莱克甚至逃过了彼得的眼睛……啊，好吧。那么哈利建议的实验呢？”

魔药学教授摇摇头。“黑魔王不是傻瓜，尽管波特有这样的幻想。一旦有可能要做这一类的测试，标记就不再绑住我们的舌头。但我不能暗示这种可能，只能等别人推理出来。”他再次淡淡一笑，“我愿意奖给你很多学院分，波特先生，可惜这会暴露我的伪装。但是正如你看到的，黑魔王相当狡猾。”他的目光变得出神起来，“哦，”西弗勒斯悄声说道，“他真的是非常狡猾……”

哈利·波特静静地坐了好一会儿。

然后——

“不。”哈利说道。男孩摇了摇头。“不，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首先，我们说的这种逻辑谜题在雷蒙德·斯莫里安书里的第一章就会出现⁴，离专业麻瓜科学家的程度差太远了。其次，就我所知，黑魔王很可能花了五个月才想出这个谜题，而我五秒钟就解决了——”

“对你来说，想象有人聪明不下于你真的那么难吗，波特？”魔药学教授的声音与其说是责备，不如说是好奇。

“这叫基础比率，斯内普教授。无论黑魔王发明这个谜语是花了五个月还是五秒，都和目前的证据同样符合，但是在任何人群中，需要花五个月发明这个谜语的人都比五秒之内就能发明这个谜语的人多很多……”哈利用手扶着前额，“要命，我该怎么解释呢？我想，从你们的角度看起来，黑魔王想到了一个聪明的谜语，而我聪明地把它解决了，因此我们看起来是同等的。”

4 雷蒙德·斯莫里安：美国数学家，著有十几本有关逻辑谜题的书：http://en.wikipedia.org/wiki/Raymond_Smullyan

“我记得你在第一堂魔药课的表现，”魔药学教授不冷不热地说道，“我认为你还需努力。”

“别争了，西弗勒斯，”阿不思说道，“哈利做到的事情比你知道的多。但是告诉我，哈利——你为什么认为黑魔王不如你？他的灵魂当然是千疮百孔。但是仅就足智多谋而言——在我看来，你还没有能够对抗他的时候；而我知道你做过的所有事情。”

这个谈话令人挫败的地方在于，哈利不能说出他不同意的真正原因，这就违反了好几条合作讨论的基本原则。⁵

他不能解释贝拉特里克斯事实上是如何离开阿兹卡班的——营救她的不是乔装改扮的神秘人，而是哈利和奇洛教授的集体智慧。

哈利不想当着麦格教授的面说，脑损伤的存在意味着没有灵魂这种东西。这就让成功的永生仪式……呃，不是说不可能，哈利绝对打算有朝一日开拓一条通往魔法永生的路。但是那会困难得多，需要多得多的创造力，绝不像把已经存在的灵魂绑定在巫妖的命匣上那么简单。如果确信自己的灵魂不灭，没有任何明智的巫师会费心做这种事。

而哈利之所以知道黑魔王不可能那么聪明，真正、诚实的原因是……呃……没有任何婉转地说出来的办法，但是……

哈利参加过一次威森加摩的会议。他见过守护魔法部最底层的那些可笑的‘安全措施’，如果那也能叫安全措施的话。他们甚至没有防贼瀑布，妖精都会用它洗去进入古灵阁的人身上的复方汤剂和夺魂咒。一个明显的占领方式是对魔法部部长和几个厅长施展夺魂，同时用猫头鹰给所有过于强大，无法夺魂的巫师寄一个手雷。如果你需要抓活的，在活死人的状态下拔他们的头发用于复方汤剂，就寄给他们迷晕气体。摄神取念，假记忆法术，混淆咒——太荒唐了，魔法世界里作弊的手段简直不胜枚举。哈利自己占领英国的时候也许不

5 合作讨论的基本原则：http://en.wikipedia.org/wiki/Cooperative_principle

会做这些事，因为他受到道德的限制……呢，哈利也许 would 做一些程度比较轻的，因为复方汤剂、暂时的混淆咒、只读的摄神取念都比让阿兹卡班多存在一天强……但是……

如果哈利不受道德的限制，他在那天就可能把威森加摩较为邪恶的部分抹杀掉；只靠自己，只用一年级学生的法力，就凭他的聪明才智看穿了摄魂怪的本质。不过，之后哈利也许会在政治上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那些活下来的威森加摩成员也许会出于公共关系的考量选择谴责他这个简便而廉价的策略，尽管那些比较聪明的人会知道这是为了更伟大的利益……但这**不会改变前述的事实**。

如果你完全不受道德的限制，拥有萨拉查·斯莱特林的古代秘密，拥有几十个强大的追随者，其中包括卢修斯·马尔福，而你却花了不止十年来颠覆魔法英国政府，还**失败了**，这就意味着你很蠢。

“该怎么说呢……”哈利说道，“你看，校长，你是有道德的人，有很多战斗策略你不会使用，因为你不邪恶。而你是和黑魔王你战斗，一个没有这方面的约束，而且极为强大的巫师，而你**仍然**挡住了他的进攻。如果神秘人除了**这些优势之外**还极为聪明的话，你们就会死。**所有人**。你们会马上死掉——”

“哈利，”麦格教授说道，声音在发抖，“哈利，我们确实差点就全部死了。凤凰社的成员牺牲了大半。幸亏有阿不思——阿不思·邓布利多，两百年来最伟大的巫师，哈利——否则我们一定会全灭的。”

哈利的手拂过了前额。“抱歉，”哈利说道，“我并不是想淡化你们的痛苦经历。我知道神秘人是一个极度邪恶，无比强大的黑巫师，拥有几十个强大的追随者，而这是……很糟的，没错，绝对很糟。只是……”这一切比起聪明的敌人根本不是同一量级的威胁，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会变形肉毒杆菌毒素，在你的茶杯里放个百万分之一克。有没有什么安全的办法可以表达出这个概念而不涉及具体内容？哈利想不出来。

“我请求你，哈利，”麦格教授说道，“请你，哈利，拜托你——**认真对待黑魔王！**他要比——”这个年长的女巫似乎词穷了，“比变形术还危险得多。”

哈利情不自禁地扬起了眉毛。从西弗勒斯·斯内普的方向传来一声阴沉的笑声。

呃，拉文克劳的声音在他心里说道。呃，老实说麦格教授是对的，我们没有像对待科学问题一样认真对待这件事。困难之处在于对新的信息作出反应，而不是把它直接扔出窗外。从目前看来，我们在遇到一个意料之外的重要论据时**完全没有改变观点。我们之所以认为伏地魔不可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原本是因为黑魔标记实在愚不可及。必须集中精力移除更新，怀疑我们在这个错误的前提下进行的所有推理，而我们还没有做出这样的努力。**

“好吧，”就在麦格教授似乎想再次开口的时候，哈利说道，“好吧，为了认真对待这件事，我需要停下来考虑五分钟。”

“请务必这样做。”阿不思·邓布利多说道。

哈利闭上了眼睛。

他的拉文克劳人格分成了三个。

概率估计，作为仲裁人的拉文克劳一号说道。黑魔王还活着，而且和我们同样聪明，因此是真正威胁的概率。

那他的敌人为什么没有全部死掉？作为检方的拉文克劳二号说道。

请注意，拉文克劳一号说道，我们已经想到过这个论据，所以不能每次都用它来改变我们的观点。

但是这在逻辑上到底有什么问题？拉文克劳二号问道。在聪明的伏地魔存在的世界，凤凰社的全体成员会在战争开始的五分钟之内全灭。这个世界看

上去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活在这样的世界。证毕。

真的这么确定吗？被任命为辩方的拉文克劳三号问道，也许在那时，伏地魔有不使出全力的理由——

比如什么？拉文克劳二号追问道。还有，无论你的借口是什么，我要求根据增加的复杂度给你这个理论的概率打上折扣——

让三号把话说完，拉文克劳一号说道。

好吧……你看，拉文克劳三号说道，首先，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人能够只凭控心术占领魔法部。也许魔法英国在事实上是寡头政治，你需要足够的军事力量，才能让家族首领们屈服——

也对他们施展夺魂咒，拉文克劳二号插嘴道。

——寡头们在家门口装了防贼瀑布——

复杂度折扣！拉文克劳二号喊道。又是一轮！

——哦，合情合理一点嘛，拉文克劳三号说道。我们事实上并没**见过**任何人凭着几个恰到好处的夺魂咒占领魔法部。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有那么简单。

可是，拉文克劳二号说道，即使考虑到这一点……真的应该**还有**其他办法。十年的失败，不至于吧？只用恐怖分子的传统手段？这简直……太不用心了。

也许伏地魔确实有更具创造力的想法，拉文克劳三号答道，但他不想让**其他**国家的政府发现，不想让**他们**发现自己的防备多么脆弱，从而在魔法部里装上防贼瀑布。他要等到占领英国这个基地，拥有足够的仆人，可以同时推翻**所有**其他主要政府的时候。

你在假设他想征服全世界，拉文克劳二号评论道。

特里劳妮预言他与我们同等，拉文克劳三号庄严地宣布。由此可知，他

想征服全世界。

如果他与你同等，而你确实必须与他战斗——

有那么一瞬，哈利的大脑想象了一下两个富于创造力的巫师全力对战的景象。

哈利曾经留心过一年级课本里所有可以用来创造性地杀人的魔咒和药水。他完全是不由自主的。毫不夸张。他曾经企图阻止自己的大脑别每次都往这方面想，但这就像看着一条鱼，同时努力阻止自己的大脑注意那是一条鱼一样。如果一个人创造性地使用七年级的魔法，或者做罗级别的魔法，或者伏地魔拥有的失传的古代魔法，能做到什么……根本不能去想。一个拥有超级魔力的创造型天才兼社会功能障碍者不是一个‘威胁’，是一个灭种事件。

然后哈利摇摇头，抛开了这条悲观的思路。问题首先在于，他会面对黑暗的理性主义者这种可怕的东西的概率是否足够大。

尝试永生仪式，并在事实上取得成功的先验概率……

千分之一都算极大的高估了；并不是每一千个巫师中都大约有一个能战胜死亡。不过，必须承认的是，哈利并没有数据表明多少巫师尝试过永生仪式。

如果黑魔王**确实**跟我们同样聪明呢？拉文克劳三号问道。你知道，特里劳妮以那种方式预言了他与我们**同等**。那他就会**设法**令自己的永生仪式成功。顺便，别忘了‘一个必须毁掉除了一片残迹之外的另一个的全部’那句。

要求这种程度的智慧是又一个恼人的细节；人群里的随机个体拥有如此之高的智力的先验概率是很低的……

但是伏地魔并非随机选出的巫师，而是巫师群体里的一个特定的人，曾经引起过所有人的注意。黑魔标记的谜题意味着他拥有着某种最低程度上的智力，即使（假定）黑魔王花了更长时间才想到这些。但是话说回来，在麻瓜世界里，据哈利所知，史上那些极其聪明的人**并没有**都变成邪恶的独裁者或者恐怖分子。在麻瓜世界里，与这些人最接近的是对冲基金经理，而**他们**当中甚至

没有人试图征服一个哪怕是第三世界的国家，这就为他们可能的邪恶以及可能的正义都划出了上限。

还有一些假说能够解释黑魔王很聪明，而凤凰社**没有**立即全灭的情况，但是这些假说更复杂，需要打复杂度折扣。在把所有的借口考虑进去，打完相应的折扣之后，‘黑魔王很聪明’对‘黑魔王很笨’这两种假说在‘黑魔王没有立刻赢得战争’的前提下，可能性的对比相当悬殊。‘黑魔王很笨’也许能以 10:1 胜出……但是大概不到 100:1。事实上，你不能说在黑魔王一开始就很聪明的情况下，‘黑魔王立即胜利’的概率**高于** 99%；其他所有可能的借口总和超过百分之一。

然后是那个预言……**最初**的版本或许包括，或许不包括这么一句话：关于如果伏地魔来攻击波特一家，他会**立即**死亡。阿不思·邓布利多修改了麦格教授的记忆，引诱伏地魔走向了他的末日。如果没有这句话，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预言确实更可能指神秘人和大难不死的男孩在将来注定再次对敌。但在**那种**情况下，邓布利多就不太可能找借口不带哈利去预言之厅……

哈利甚至怀疑他能否从中**得到**一个贝叶斯计算的结果。当然，主观贝叶斯计算的意义并不在于当你编出一堆数字以后，把它们乘起来就可以得到完全正确的答案。真正的意义在于，编造数字的**过程**会逼你把所有相关的事实算进去，同时衡量它们的相对可能。比如，你一旦真正**考虑**在神秘人已死的情况下黑魔标记仍不消退的概率，就会意识到这个概率不够低，因此这个现象不能算很强的证据。这个过程的一个版本是把所有的假说记下来，列出相关的证据，编造所有的数字，进行计算，然后扔掉最后的结果，在被迫真正衡量每件事之后，听从你的头脑的直觉。麻烦的地方在于，不同的证据在特定条件下并不互相独立⁶，而且还有多个互相作用的相关背景事实……

……好吧，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

6 在特定的条件下相互独立：在概率学中，事件 R 和事件 B 在特定的条件 Y 下相互独立，当且仅当在事件 Y 固定的前提下，R 出现或不出现的概率分布与 B 出现或不出现的概率分布互相独立：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nditional_independence

如果这有可能算清楚的话，他需要一张纸和一支铅笔。

校长办公室一边的壁炉忽然火光熊熊，由橙色变成了明亮飘拂的绿色。

“啊！”麦格教授对着一片尴尬的背景噪声说道，“我估计，是疯眼汉穆迪来了。”

“这个问题先放放吧，”校长如释重负地说道，转身面对飞路网，“我相信，我们就要得到一些这方面的消息了。”

假说：赫敏·格兰杰

（一九九二年四月八日，下午六点五十三分）

同时，在霍格沃茨大厅，和校长没有秘密会议的学生们正在吃晚饭，围坐在四张巨大的桌子边，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很奇怪，”迪安·托马斯沉思着说道，“当将军说我们学到的东西将永远改变我们，令我们永远无法再回到正常生活的时候，我其实并不相信。但我们现在明白了。我们看到了他看到的东西。”

“就是！”西莫·斐尼甘说道，“我也以为他在开玩笑！你知道，就像混沌将军平时说的无论什么事一样。”

“但是现在——”迪安难过地说道，“我们回不去了，不是吗？就像上过霍格沃茨之后无法回到麻瓜学校一样。我们必须……我们必须互相扶持。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一切了，不然我们会发疯的。”

他身边的西莫·斐尼甘默默点头，又吃了一口牛羚肉。

在他们周围，格兰芬多餐桌上的谈话还在继续。这个话题已经不像昨天那样无止无休了，但是仍然常常会绕回来。

“嗯，这一定是**某种三角恋爱**，”一个名叫萨曼塔·克劳利的二年级女巫说道（她在被问到和克劳利有没有亲戚关系的时候总是避而不答⁷），“问题在于，在一切出了差错之前，这件事到底在往什么方向发展？是谁爱上了谁——对方是否回应了他们的爱——我不知道一共有多少可能——”

“六十四，”⁸ 莎拉·瓦瑞亚比尔——一位也许本应属于拉文克劳或者赫奇帕奇的小美女——说道，“不，等等，不对。我是说，如果谁都不爱马尔福，马尔福也不爱任何人的话，他就不在这个三角关系里了……这要用到算术占卜学，你们大家等两分钟好吗？”

“至少我认为很清楚，格兰杰是波特的友伴，而波特则是马尔福和格兰杰的仲人。”⁹ 说话的女巫洋洋自得地点着头，仿佛刚刚精确地搞定了极为复杂的问题。

“这些连单词都不是，”一个比较年幼的巫师抗议道，“你根本是在随口瞎编。”

“有时你根本没法用字典里的词去描述一件事。”

“好悲哀哦，”谢里丝·纳瑟林说道，眼里真的闪烁着泪光，“他们——他们分明命中注定要在一起的！”

“你是说波特和马尔福吗？”一个名叫科琳·约翰逊的二年级学生说道，“就是啊——他们的家族仇恨那么深，简直不可能不坠入爱河——”

“不，我是说他们三个人一起。”谢里丝说道。

这句话令嘈杂的谈话停顿了一下。迪安·托马斯被柠檬水呛住了，努力

7 克劳利：美国电视剧《邪恶力量》<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2%AA%E6%81%B6%E5%8A%9B%E9%87%8F> 中的地狱之王。

8 这里的计算方法是：哈利，赫敏，马尔福之间可以连出6条可能的箭头，每条箭头可能是有感情或无感情。所以是2的6次方，也就是64。但是必须去掉所有不连通图的情况，所以并不准确。

9 “友伴”和“仲人”源于网络漫画 Homestuck 中架空种族“喷子族”的浪漫关系。网漫中该种族会有四种浪漫关系，通常是和5个不同的人发生。其中友伴是类似于闺蜜的柏拉图式感情，双方会有安抚对方情绪的任务。仲人则是三个人间发生的，其中一个要负责调节另外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爱侣类似于包含肉体关系在内的正常恋爱。而憎缘则类似于同人语言中的“相爱相杀”。

压制着自己的咳嗽声，柠檬水从他的嘴里流下来，沾湿了衬衫。

“哇噢，”一位名叫南希·华的黑发女巫说道，“你……你好高端，谢里丝。”

“我说，诸位，我们必须考虑实际上可能的情况，”艾萝依·罗森说道，这位身材高挑的女巫是一支军队的将军，因此说话的语气中流露着权威，“我们已知的是——因为她吻过他——格兰杰爱上了波特。由此可知，她之所以会谋杀马尔福，唯一的可能是她明白自己在争夺波特时输给了他。根本不用弄这么复杂——你们的表现就像这是一出戏，不是现实生活一样！”

“可是即使格兰杰在恋爱，她会像那样忽然疯掉也很奇怪，”克洛伊说道，黑色长袍和漆黑皮肤的组合让她看上去仿佛一个黑色的剪影，“我不知道……我想也许这不只是恋爱失败的问题。我想，很可能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没错！谢谢你！”迪安·托马斯脱口而出，“你看——你们难道没有意识到——就像哈利·波特对我们大家说过的——如果你没有事先料到一件事会发生，如果它令你完全意外的话，如果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没有让你预见到某件事的发生，那么，你之前的认知就不足以解释……”迪安的声音变小了，发现没人在听，“这是徒劳的，是不是？”

“这你都没发现？”拉文德·布朗说道，她正巧坐在这两位过去的混沌战友对面，“你是怎么混上中尉的？”

“嗨，你们俩安静点！”谢里丝对他们抢白道，“很明显，你们俩都想把他们三人全都据为己有！”

“我说真的！”克洛伊说道，“会不会真正发生的事和普通人说的那些正常的事，你懂的，不一样？会不会有人——驱使格兰杰做了那件事，就像波特对所有人说的那样？”

“我认为克洛伊说得对。”一个自称‘艾德里安·特尼普西德’的外国

男孩巫师说道，不过他的父母给他起的名字其实是疯子德隆科¹⁰。“我认为从头到尾，都有……”艾德里安阴森森地压低了声音，“……一只无形的手……”艾德里安又提高了声音，“设计了发生的一切。所有事件的主谋都是同一个人，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而且我说的也不是斯内普教授。”

“你不会是指——”莎拉倒吸了一口凉气。

“没错，”艾德里安说道，“真正的幕后策划人是——特蕾西·戴维斯！”

“我也是这么想的，”克洛伊说道，“毕竟——”她迅速朝周围瞥了一眼，“自从恶霸和天花板事件之后——连霍格沃茨周围的森林仿佛都在颤抖，好像连树木都在害怕——”

西莫·斐尼甘若有所思地皱着眉。“我想我明白哈利身上的那种……你们懂的……是从哪里来的了。”西莫说道，放低了声音，好只让拉文德和迪安听见。

“哦，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思。”拉文德说道。她根本不屑放低声音。“他没有崩溃，一早就把大家全部杀掉，真是奇迹。”

“就我个人而言，”迪安说道，同样压低了声音，“我会说真正可怕的部分在于——我们原本也会那样。”

“是啊，”拉文德说道，“还好我们现在完全清醒了。”

迪安和西莫严肃地点点头。

假说：G.L.

（一九九二年四月八日，晚上八点零八分）

¹⁰ 艾德里安·特尼普西德：奇幻小说《碟形世界》(<http://en.wikipedia.org/wiki/Discworld>) 中的一个角色，外号是 Big Mad Drongo(大疯子德隆科)。

在校长办公室里，飞路网的炉火闪耀着明亮的浅绿色光芒，火焰正在凝聚成形，变成了一个旋转的翠绿色漩涡，然后迸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吐出了一个人类的身影——

这个凝固成形的身影做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拔出魔杖，流畅地随着飞路网的惯性旋转着，仿佛某种芭蕾舞步，他的开火角度以360度覆盖了整个房间；然后同样突然地，这个身影停了下来。

哈利在看到这个男人的第一个瞬间，在眼睛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就注意到了来人手上的伤疤，脸上的伤疤，仿佛这个男人的身体布满了烧灼和砍伤的痕迹；其实这个男人只有脸和双手露在外面。他身体的其余部分覆盖的不是长袍，而是皮革，看上去与其说是衣服不如说是盔甲；皮革是深灰色的，和这个男人凌乱的白发显得很相称。

哈利的视觉领会到的下一件事是这个男人右脸上明亮的蓝眼睛。

哈利大脑的一部分意识到了这位被麦格教授称为‘疯眼汉穆迪’的人就是在邓布利多给哈利看的记忆里，被邓布利多称为‘阿拉斯托’的人；在那时，无论是什么事件让这个男人的每一寸身体都布满疤痕，又带走了他的一部分鼻子，当时都还没有发生——

而他的另一部分感到一阵肾上腺素的冲击。当这个男人旋转着从飞路网里出现的时候，哈利条件反射地拔出了魔杖，不知道为什么有中了埋伏的感觉，在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之前，哈利的手已经将魔杖平举，准备施展昏昏入睡。即使现在，这个全副武装的男人仍然平举着魔杖，没有对准任何人，而是覆盖了整个房间，魔杖和他的眼睛完美地连成了一条直线，像一个战士正举枪瞄准。这个男人的站姿和他的长靴都散发着危险的气息，他的皮甲散发着危险的气息，那只明亮的蓝眼睛也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这个伤疤男人对着校长说话了，语气很冲。“我想你认为这个房间是安全的喽？”

“这里只有朋友。”邓布利多说道。

这个男人的头向哈利偏了偏。“也包括他？”

“如果哈利·波特不是我们的朋友，”邓布利多严肃地说道，“那我们大家都死定了；所以我们不如假定他是朋友算了。”

男人的魔杖仍然平举着，并没有完全对准哈利。“这小子刚才差点对我魔杖相向。”

“呃……”哈利说道，发现自己仍然紧握着魔杖，强迫自己放松了，把手放在了身侧。“抱歉，你看上去有点……想要战斗。”

伤疤男人的魔杖从几乎对准了哈利的位置略微移开了一点，但是并没有放下，然后这个男人短促地笑了一声。“时刻警惕，是不是，小伙子？”这个男人问道。

“如果真有人要对付你的话，那就不算妄想。”哈利背诵了这个谚语。¹¹

男人转过身，正对哈利；从哈利在那张布满伤疤的脸上能够读出的表情来看，这个男人现在看起来**有兴趣**了。

邓布利多的双眼恢复了一些阿兹卡班越狱事件之前的明亮神采，银胡子下面浮现了一个笑容，仿佛那个笑容从来没有离开过。“哈利，这位是阿拉斯托·穆迪，又称疯眼汉，会继我之后指挥凤凰社——我是说，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的话。阿拉斯托，这位是哈利·波特。我衷心认为你们二位将会相处得**无比融洽**。”

“我听说了很多有关你的事，小子。”疯眼汉穆迪说道。他那只天生的黑眼睛紧盯着哈利，明亮的蓝眼睛则在疯狂地打转，似乎在眼眶里全方位地旋转。“可不全是好话。听说厅里的人把你叫做摄魂怪煞星。”

考虑了一会儿以后，哈利决定报以意味深长的微笑。

¹¹ 美国电影《全民公敌》里的台词：<http://zh.wikipedia.org/wiki/全民公敌>

“你是怎么办到的，小子？”男人轻柔地问道。现在他的蓝眼睛也盯住了哈利。“我和负责把那只摄魂怪从阿兹卡班送过去的傲罗一聊过一会儿。贝丝·马丁说它是直接从阿兹卡班的深渊调来的，路上没有任何人给过它特别的指令。当然，她可能在撒谎。”

“这里没有什么窍门，”哈利说道，“我是硬上的。当然，我也可能在撒谎。”

邓布利多向后靠在椅子上，在背景里呵呵发笑，仿佛他只是校长办公室里的一台仪器，而这就是他发出的声音。

疤痕男人转身面对校长，魔杖仍然低低地指着哈利大致的方向。当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很生硬，用了公事公办的语气。“我有老伏最近宿主的线索。你确定他的阴影就在霍格沃茨？”

“不确定——”邓布利多开始说道。

“你说什么？”哈利打断道。在几乎已经做出黑魔王并不存在的结论之后，听他们用如此理所当然的语气讨论这件事，他不由得感到震惊。

“老伏的宿主，”穆迪简单地说道，“他在控制格兰杰之前的附身对象。”

“如果传说可信的话，”邓布利多说道，“有一种强大的魔法宝物能把伏地魔的阴影维系在这个世界；通过这种方式， he 可以和宿主达成协议，把他的一部分力量和骄傲赠予他们——”

“所以显然的问题是，有谁过于迅速地获得了太多力量，”穆迪唐突地说道，“结果就有这么一个家伙，跑去驱逐了万伦的女鬼，把亚洲的一整个流氓吸血鬼家族用木桩钉死了，追杀了沃加沃加狼人，还用一只滤茶器消灭了一群食尸鬼。而且他正尽可能地从中榨取利益；传言他会获得梅林爵士勋章。似乎变成了一个偶像兼政客，不仅仅是强大的巫师而已。”

“我的天，”邓布利多喃喃道，“你确定他靠的不是自己的能力？”

“查了他的成绩，”穆迪说道，“记录表明吉德罗·洛哈特在普通巫师等级考试的防御术成绩是‘巨怪’，没有参加终极巫师考试。正是那种会接受

老伏开出的条件的傻瓜。”蓝色的眼睛在眼眶里疯狂地转动着，“除非你们对学生时代的洛哈特还有印象，认为他有可能凭自己的能力做到所有那些事？”

“不。”麦格教授说道。她皱起了眉。“应该说，绝无可能。”

“恐怕我必须同意这个判断，”邓布利多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痛苦，“啊，吉德罗，你这个可怜的傻瓜……”

穆迪的笑容看起来更像咆哮的表情。“凌晨三点行吗，阿不思？洛哈特今晚应该会在家的。”

哈利听着这些话，感到越来越警惕，开始怀疑连魔法部都没有由地方法官签发搜查证的制度——更不必说这个哈利似乎已经加入的非法警戒组织了。“请问一下，”哈利说道，“凌晨三点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哈利的声音里一定有什么把他出卖了，因为那个伤疤男人飞快地向他转过身来。“你有意见，小子？”

哈利停顿了一下，考虑着该怎样对这个陌生人解释——

“你想自己干掉他？”满是伤疤的男人追问道，“为你父母报仇，嗯？”

“不是，”哈利尽可能礼貌地答道，“实话说——你看，如果我们确定他当神秘人的宿主是自愿的，那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我们并不确定，你就跑去杀他——”

“杀？”疯眼汉穆迪嗤鼻道，“我们需要的是——”穆迪敲了敲前额，“他脑袋里的东西，小子。如果我们走运的话，老伏消除这个白痴的记忆不会像他活着的时候那么容易，洛哈特还会记得魂器看上去是什么样子。”

哈利默默记住了“魂器”这个词，以备将来研究，然后说道，“我只是担心无辜的人——如果这一切真是他自己所为的话，他似乎是个好人——也许会受伤。”

“傲罗会伤人，”疤痕男人简短地说道，“在走运的时候，伤的是坏人。”

有些天你没那么走运，如此而已。要记住，黑巫师伤的人比我们多得多。”

哈利深吸了一口气。“你能不能至少设法不要伤害这个人，以防万一他不是——”

“一个一年级学生到这个房间里来做什么，阿不思？”疤痕男人咄咄逼人地问道，转身面对校长，“不要告诉我是因为他在婴儿时期做的事。”

“哈利·波特不是普通的一年级学生，”校长静静地说道，“他已经取得了一些相当不可思议的成绩，连我都为之震惊，阿拉斯托。他是社里唯一有朝一日可能在智力方面赶上伏地魔本人的人，而你我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疤痕男人靠向了校长办公桌。“他是个负担。太天真。对于战争是怎么回事一窍不通。我要他出去，把他对凤凰社的所有记忆清除干净，免得被老伏的手下从他头脑里直接取出来——”

“事实上，我是大脑封闭师。”

疯眼汉穆迪眯起眼睛，瞥了校长一眼，校长点点头。

然后满身伤疤的男人转身面对哈利，他们的视线相遇了。

凶猛而突然的摄神取念差点让哈利从椅子上摔下来，一柄白热的钢刀切入了他头脑表层的假想人格。自从贝斯特先生的训练课后，他还没有找到过机会练习，当这个假想人格的世界变成了滚烫的熔岩和一大堆盘根结底的问题时，他的脑海深处差点失去了对这个正在扮演的假想人的控制。当摄神取念撕裂他的神智，令他相信自己着了火的时候，哈利差点失去控制，不止是假装自己产生了幻觉，假装那个人在震惊和痛苦中尖叫——

哈利勉强移开目光，让视线落到穆迪的下巴上。

“你太生疏了，小子。”穆迪说道。哈利没有看这个男人的脸，但他的声音极为严峻。“我只警告你这一次。老伏和史上记载的所有摄神取念师都不同。他不用看你的眼睛。如果你的防护这么生疏的话，他悄悄溜进去的时候，你都感觉不到。”

“我记下了。”哈利对着布满疤痕的下巴说道。哈利受到的震动比他自己承认的要大；贝斯特先生远远没有这么强大，也从来没有这样测试过哈利。伪装正在经受如此剧烈痛苦的人……哈利找不到词语来描述在这样痛苦的情况下维持一个假想人格的感觉，但是那种感觉并不正常。“但我好歹是大脑封闭师，这一点不能得分吗？”

“所以你以为自己是大人了，嗯？看着我！”

哈利加强了防护，再次望向那只深灰色的眼睛和那只光彩夺目的蓝眼睛。

“你见过死亡吗？”疯眼汉穆迪问道。

“我的父母，”哈利平稳地说道，“在一月，我到摄魂怪面前学习守护神咒的时候找回了这个回忆。我记得神秘人的声音——”哈利感到浑身一阵发冷，魔杖在手里颤动了一下，“我的主要战术报告是神秘人不用半秒就能念完死咒，但是你多半早就知道了。”

从麦格教授的方向传来一个倒吸凉气的声音，西弗勒斯的脸绷紧了。

“好吧。”疯眼汉穆迪轻柔地说道。一个奇怪的，淡淡的微笑令那张布满疤痕的面孔上的嘴唇扭曲了一下。“我会给你一个机会，和我给每个见习佛罗的机会相同。只要让你碰到我一下，小子——打中一次，一个魔咒——我就许你跟我顶嘴。”

“阿拉斯托！”麦格教授嚷道，“这个测试也太不合理了！无论波特先生有多少长处，他毕竟没有一百年的战斗经验啊！”

哈利的眼睛飞快地在房间里扫视了一圈，视线掠过了各种奇异的仪器，掠过了邓布利多、西弗勒斯和分院帽，时不时地停顿一下。哈利所在的地方看不见麦格教授，但是无所谓了。他真正想看的其实只有一个仪器，其余的瞥视只是为了隐藏他的真正目标而已。

“好哇。”哈利说道，从椅子上跳下来，不去理麦格教授倒吸凉气的声音和魔药学教授难以置信的嗤鼻声。邓布利多扬起了眉，穆迪像一头老虎一样

龇牙乐了。“如果他确实打中了我，请记得在四十分钟以内把我叫醒。”哈利摆出决斗的起始姿势，低低地握着魔杖。“那么，我们开始吧——”

哈利睁开眼睛，脑袋里像被塞满了棉絮。

所有其他人都已经离开校长办公室，飞路网的炉火变暗了；只有邓布利多仍然在办公桌后等着。

“你好，哈利。”校长静静地说道。

“我都没看见他的**动作**。”哈利惊叹道，坐了起来，感到肌肉一阵酸痛。

“你离阿拉斯托·穆迪只有两步远，”邓布利多说道，“而你的眼睛没有盯住他的魔杖。”

哈利点点头，从他的莫克袋里拿出隐身衣。“我原本想——我之所以摆出决斗的姿势，是想让他把我当成普通的傻瓜，从而低估我——但我必须承认，那一下太厉害了。”

“所以你一直就是这么计划的吗，哈利？”邓布利多问道。

“当然，”哈利说道，“你看我一醒来就开始行动了，根本没有停下来思考。”

哈利把隐身衣的兜帽拉过头，回头望了一眼墙上的钟，这就是他早先偷偷张望的目标。

那时的时间大约是 8:23 分，而现在是 9:05 分。

米勒娃瞪着这个男孩摆出决斗的姿势，低低地握着魔杖。有那么一秒，米勒娃想知道哈利有没有可能——不，这太荒唐了，这可是**疯眼汉穆迪**，已经超过了不可能的范畴。当然，对于他的部分变形术，她也这么想过……

“那么，我们开始吧。”哈利说道，然后倒了下去。

西弗勒斯呵呵一笑。“我必须承认，波特先生确实有他的长处，”魔药学教授说道，“他醒的时候我决不会这么说，而且你如果转述我的话我会否认，因为这小子已经够自高自大的了。波特先生确实有他的长处，疯眼汉，但是决斗并非其中之一。”

疯眼汉本人的笑声更低，更冷峻了。“哦，没错，”疯眼汉说道，“傻瓜才决斗。像那样呆站着等我攻击，这小子到底在想什么呢？哎，我真该在他身上留个伤疤，让他记住——”

“阿拉斯托！”阿不思喊道，而她在同时喊道“住手！”，西弗勒斯向前冲去，而疯眼汉穆迪不慌不忙地用魔杖对准了哈利·波特的身体。

“昏昏倒地！”

疯眼汉的身体以木腿为轴如同闪电般转开了，身形快得仿佛在闪烁，她从没见过任何人不用魔法就能移动得这么快，红色的昏迷咒穿过忽然变得空荡荡的空气，差点打中西弗勒斯，撞到了对面的墙上，当她把视线拉回到穆迪身上的时候，十七颗明亮的球体已经按魔法射手连弹的方位出现了¹²，只一瞬间就光芒大盛，击中了什么东西，砰地一声倒在了地上——

“又见面了，哈利。”邓布利多说道。

“我简直无法相信这家伙的反应速度。”哈利说道，从之前隐形倒下的地方站起来，拉下了隐身衣，没有让更早的自己看见。“也无法相信他的移动速度。我必须想个办法，不念咒语就能打到他，不然就会被他发现……”

——然后疯眼汉既快又猛地闪开了，双手平平地按向了地板。她几乎没看见穿过他原本所在的地方的那两根白色的细线，但是她看见了那两根线撞上

¹² 魔法射手连弹：日本漫画《魔法老师》中的咒语。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6%B3%95%E8%80%81%E5%B8%AB_\(%E5%8B%95%E7%95%AB\)](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6%B3%95%E8%80%81%E5%B8%AB_(%E5%8B%95%E7%95%AB))

校长的某个仪器时溅起的蓝色火花，等她把眼睛转回来的时候，疯眼汉已经流畅地站起身，魔杖以快得看不清的速度舞动着，又传来砰的一声——

“又见面了，哈利。”

“抱歉，校长，你能不能让我下楼，然后在我最后一次回到过去前回来？我需要多于一个小时的准备时间——”

米勒娃瞪着疯眼汉穆迪，他丝毫没有放下魔杖的意思；西弗勒斯的表情几乎可以说是震惊了。

“怎么样，小子？”疯眼汉穆迪说道，“你还有什么本事？”

哈利·波特的头出现了，飘浮在半空中——他用一只隐形的手拉开了隐身衣的兜帽。

“那只眼睛。”哈利·波特说道。男孩的眼中有一种奇怪而强烈的光芒。“不是普通的魔法道具。它能直接看穿我的隐身衣。我刚刚举起变形的泰瑟枪¹³，你就躲开了，尽管我根本没有吟诵咒语。我刚才又观察了一次——你从飞路网进房间的时候就看见所有时间回转的我了，是不是？”

疯眼汉穆迪在笑，当他们面对伏地魔本人的时候，她在他脸上看见的就是这种龇牙咧嘴的笑容。“花一百年追捕黑巫师，你就什么都见过了，”穆迪说道，“我曾经逮捕过一个使用类似技巧的年轻日本人。他在吃了苦头之后才明白，他的影分身术根本不是我这只眼睛的对手。”¹⁴

“你能看见所有的方向。”哈利·波特说道，眼神里仍然带着那种奇怪而强烈的光芒。“那只眼睛无论朝向哪边，都能看见周围的所有东西。”

13 泰瑟枪：一种高压眩晕枪，发射后会有两支针头连导线直接射进对方体内，继而利用电流击倒对方：<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6%A7%8D>

14 梗自《火影忍者》。

穆迪老虎般的笑容显得更开心了。“这个房间里现在没有更多的你了，”疯眼汉说道，“你觉得是因为你在这次以后放弃了呢，还是因为你会赢？你押哪边，小子？”

“这是我的最后一次尝试，因为我决定把我的最后三小时都押在这一次上，”哈利·波特说道，“至于我是不是会赢——”

整个校长办公室似乎模糊了一下。疯眼汉穆迪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跳了向一边，一瞬间之后，哈利的头向后仰去，同时喊道，“昏昏坠地！”

空气里有三点闪光，掠过了哈利移开的头，同时哈利所在的位置爆发出一个红色的闪电，就在穆迪朝另一个方向闪开的时候，从他身边掠了过去——

如果当时眨了眼，她就会错过了。红色的闪电在空中转了个弯，打在了穆迪的耳朵上。

穆迪倒下了。

哈利·波特飘浮在空中的头落到了一年级学生四肢着地的高度，随后又落在地上，他的脸忽然显得精疲力尽。

米勒娃·麦格说道，“梅林在上，刚才那是什么——”

“这么说，你去找了弗立维。”穆迪说道。这位退休的傲罗现在坐在了椅子上，大口喝着从腰带上取下的一瓶恢复饮料。

哈利·波特点了点头，如今也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不在扶手上了。“我最先去找了防御术教授，但是——”男孩做了个怪相，“他……没空。无论如何，我已经决定了用五个学院分去冒险是值得的，而如果说值得的话，付出的时候就不能抱怨。无论如何，我的想法是，如果你有一只眼睛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那么就像艾萨克·阿西莫夫在《第二基地》中指出的，应该以强光

作为武器¹⁵。如果看过足够的科幻小说，你知道，你就什么都见过至少一次了。无论如何，我对弗立维教授说我需要一个能产生大量明亮而闪烁的图象的魔咒，布满整个办公室，但是处于隐形状态，这样只有你的眼睛能看到它们。我都不知道制造一个幻象，然后把它隐形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想如果我不提这个疑虑，弗里维教授反正也会做到，而他果然做到了。结果我自己无法施展任何像这样的法术，但是弗里维为我制作了一个一次性的工具——我说服了他这不算作弊，因为在一个活到了退休的傲罗面前，无论什么手段都不可能算作弊。但是即使这样，我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打中你，你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所以我问了有没有能够追踪目标的法术，这时弗里维向我展示了那个我在最后施展的魔咒：拐弯昏迷咒。这是弗立维教授本人的发明——他不仅是魔咒学大师，还是决斗冠军——”

“这我知道，孩子。”

“抱歉。无论如何，教授说，直到退出决斗圈，他都没有找到机会使用这个咒语，因为它只能作为最后一个动作，打中没有护盾的敌人。这个恶咒会在最初的轨道上尽可能接近目标，然后当它探测到目标再次远离时，会在空中扭转方向，直接冲向目标。它只能完成一次转向——但是咒语发音和‘昏昏倒地’非常接近，而且发出的是同样的红光，所以如果敌人认为这是普通的昏迷咒，按通常的方式躲闪的话，空中的转向就会结果他们。对了，教授要求我们别把他的这个秘密武器说出去，以防在将来的比赛中还有机会用到它。”

“但是——”麦格教授说道。她瞥了一眼疯眼汉穆迪，他正在赞许地点头；又看了一眼西弗勒斯，他正坚决地做出面无表情的样子。“波特先生，你刚刚打昏了疯眼汉穆迪！傲罗史上最著名的黑巫师猎人！这简直不可思议！”

穆迪阴沉地笑了一声。“你怎么回应这句话，孩子？我很好奇。”

“呃……”哈利说道，“首先，麦格教授，我们俩人都没有认真战斗。”

“你们都没有？”

15 《第二基地》：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基地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小说中的人物为了对抗第二基地中可以谈心的对手，采用了强大的心灵干扰手段。<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5%9F%BA%E5%9C%B0>

“当然，”哈利说道，“在一场认真的战斗里，穆迪先生会立刻打倒所有的我，而不是等着他们发动攻击。在我这一方，如果真有必要制服史上最著名的傲罗，我会请邓布利多校长帮我完成。除此之外……因为这并不是真正的战斗……”哈利停顿了一下，“该怎么说呢？巫师们习惯于决斗，大家用魔法你来我往地较量一番。但是如果让两个麻瓜拿着枪在一个小房间里互射的话……那么第一个击中的人就是赢家。如果其中的一个人故意打偏，一次又一次地给另一个人机会——就像穆迪先生一次又一次地给我机会那样——呃，如果这样还输就太差劲了。”

“哦，也没那么差劲啦。”穆迪说道，有点威胁地笑了笑。

哈利似乎没有注意。“你也许可以说，穆迪先生是在测试我，看看我会试图和他战斗，还是试图获胜。也就是说，我究竟会扮演一个战斗的人这个角色——使用我已经知道的标准咒语，尽管我并不认为行动的后果会是胜利——还是会搜索不同寻常的计划，直到找到能够获胜的方法为止。这当中的区别就像因为‘学生必须学习’而坐在教室里学习的学生，和一个真正在意，问自己如何才能真正学懂，然后一直练习到学懂为止的学生之间的区别——你明白了吗，麦格教授？当你这么看的时候——意识到穆迪先生是在给我机会，而我如果不认为自己能够获胜的话，就不会尝试——我就显得没那么强了，因为事实上我试了三次才打中他。而且，就像我之前说的，在真正的战斗中穆迪先生也可以隐形，或者打开护盾——”

“不要过分依赖护盾，小子。”疯眼汉说道。这位身着皮衣的傲罗再次啜了一口他的恢复饮料。“你在一年级课本里学到的理论不会永远成立，在对付最强大的黑巫师时会失效。任何护盾都有能直接穿透它的魔法，除非你及时施展反咒。还有一个咒语可以穿透一切，而任何食死徒都会使用这个咒语。”

哈利·波特严肃地点点头。“对了，有些魔法是挡不住的。我会记住这一点，以防有人对我施展死咒。再一次。”

“耍这种小聪明会让人送命，小子，不要忘记这一点。”

大难不死的男孩声调悲哀地叹了口气。“我知道。对不起。”

“那么，孩子。你对阿不思和我收拾洛哈特有什么意见？”

哈利张开嘴，然后停顿了一下。“我不会告诉你该如何战斗，”大难不死的男孩最终说道，“我在这方面毫无经验。我所知的只是，这样的行为会有后果。我的建议是，根据我个人的判断，这个洛哈特也许是无辜的，所以如果你能在风险不大的情况下避免伤害他——”男孩耸耸肩，“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代价。只是请求你，如果可能的话，在他无辜的情况下小心不要伤害他。”

“我尽量吧。”穆迪说道。

“还有——你搜索他的大脑，是为了寻找关于黑魔王的证据，对不对？我不知道魔法英国对可采用证据有什么规定——但是每个人都多少违反过这样或那样的法律，因为法律实在太多了。如果这和黑魔王无关，就不要把他交给魔法部，把他一忘皆空之后就离开，好吗？”

穆迪皱起眉。“孩子，如果没有猫腻，谁都不可能像这样迅速获得力量。”

“那就把这件事留给普通的傲罗，等他们用常规方法找到证据吧。拜托你，穆迪先生。就当作我的来自麻瓜背景的怪癖好了。如果整件事和战争无关，我不希望我们成为深夜私闯民宅，搜查他们的思想，然后把他们送进阿兹卡班的那种邪恶警察。”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意义，孩子，但是我可以送你这个人情。”

“还有别的事吗，阿拉斯托？”阿不思问道。

“有，”穆迪说道，“关于你们那个防御术教授——”

假说：吉德罗·洛哈特：终

假说：邓布利多

(一九九二年四月九日，下午五点三十二分)

奇洛教授缓缓举起他的茶，茶杯在半空中抖了一下，深色的透明液体倾斜了一点，三滴水珠沿着茶杯边缘慢慢滚了下来。要不是哈利正在仔细观察，他很可能都不会发现；因为奇洛教授的手在之前和之后都极为稳定。

如果这个微小的抖动发展成持续的颤抖，防御术教授用魔杖施法的日子就到头了。魔杖法术容不发育抖的手指。这会在事实上给奇洛教授带来多少障碍，甚至是否会带来障碍，哈利猜不出。防御术教授肯定会无杖魔法，但仍然常用魔杖施展大型的法术——不过对他来说，这也许只是图方便而已……

“疯狂，”奇洛教授一边说，小心翼翼地啜饮着他的茶——他在望着茶杯，而不是哈利，对他来说不太寻常——“本身就是一个特征。”

防御术教授的小办公室里寂静无声，房间是隔音的，校长办公室永远不可能安静到这种程度。有时候他们俩会碰巧同时停止呼气或吸气；这时那种听觉上的空虚几乎本身就是一种声音。

“我在某种意义上同意这一点，”哈利说道，“如果有人对我说，每个人都在瞪着他们，而且他们的内衣被人撒了控心术粉末，我就会知道他们有精神病，因为这是精神病患者的典型特征。但是如果你对我说，任何令人迷惑的事都指向阿不思·邓布利多这个嫌疑人，那就……太牵强了。我看不到这件事的目的，不等于目的不存在。”

“没有目的？”奇洛教授说道，“哦，但是邓布利多的疯狂并不在于他没有目的，而是他的目的实在太多了。校长这么计划也许是为了让卢修斯·马尔福放弃他的游戏，向你复仇——或者也许是其他的一打阴谋。校长找到理由做的怪事实在太多了，谁知道他会认为自己有理由做什么？”

哈利礼貌地拒绝了喝茶，虽然他知道奇洛教授会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他曾想自己带罐汽水——但是同样否决了，因为他意识到，尽管他俩的魔法不能

直接接触，防御术教授轻易就能传送一点药水进去。

“我对邓布利多现在有了一点了解，”哈利说道，“除非我看见的一切都是谎言，我很难相信他会密谋把任何一个霍格沃茨学生送进阿兹卡班。永远不会。”

“啊，”防御术教授轻柔地说道，茶杯的小小倒影在他浅色的眼睛里闪着亮光，“但这也许是另一个特征，波特先生。你还不懂邓布利多这样的人思考问题的角度。如果为了某种足够高尚的使命，他必须牺牲一个学生的话——哎，他会选择谁呢，如果不是那个自封的女英雄？”

这让哈利停顿了一会儿。也许只是后见之明偏差¹⁶，但是这一点确实令这个假说的相当一部分概率集中在了陷害赫敏这个选择上。类似地，奇洛教授也**确实**事先预言过邓布利多也许会把德拉科作为目标……

但如果这一切的幕后策划人是你，教授，你也许早已计划好了陷害校长，而且小心地让他事先就受到怀疑。

当你面对的是一个声称在玩‘比你高一层’的游戏的人时，‘证据’这个概念的意思是不同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教授，”哈利平稳地说道，没有泄露一丝其他思绪，“所以你认为最可能的情况是校长陷害了赫敏？”

“不一定，波特先生。”奇洛教授将杯里的茶一口饮尽，放下茶杯，杯子在落回盘中的时候发出一声脆响。“还有西弗勒斯·斯内普——不过他能从这件事上获得什么好处，我猜不出。所以他也不是我的主要嫌疑人。”

“那是谁呢？”哈利问道，有些迷惑。奇洛教授当然不会回答‘神秘人’

“傲罗有一个规则，”奇洛教授说道，“调查受害人。很多计划犯罪的人以为如果他们是一桩罪行表面上的受害人，就不会遭到怀疑。事实上，抱有

16 后见之明偏差：即“事后诸葛亮”，是认知偏差的一种：<http://zh.wikipedia.org/wiki/后见之明偏差>

这种幻想的犯人太多了，每个老资格的傲罗都见识过不下十几次。”

“你不会想说服我说是赫敏——”

防御术教授给了哈利一个意味着‘你在发傻’的眯眼表情。

德拉科？德拉科在吐真剂下接受过讯问——但是卢修斯也许拥有足够的控制，可以策反傲罗，使得……哦。

“你认为卢修斯·马尔福谋害了他的亲儿子？”哈利问道。

“为什么不呢？”奇洛教授轻柔地说道，“从马尔福先生的证词记录来看，波特先生，我得知你在改变马尔福先生的政治观点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如果卢修斯·马尔福事先就知道了……他也许会决定他的前继承人已经成了一个负担。”

“我不信。”哈利断然说道。

“你真是天真到任性，波特先生。历史书里多的是家庭纷争引起的谋杀，起因比马尔福先生给他父亲带来的不便和威胁微小得多。我猜下面你就会对我说，身为食死徒的马尔福阁下性情太温柔，不可能这样伤害自己的儿子。”一丝浓重的讽刺意味。

“嗯，坦率地说，正是这样，”哈利答道，“爱是真实存在的，教授，是具有可观测效果的现象。大脑是真实存在的，感情是真实存在的，爱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像苹果和树木一样真实。如果你在不考虑父母之爱的情况下进行实验预测，就很难解释我自己的父母在那次科学项目事故之后为什么没有把我扔到孤儿院去。”

防御术教授对此毫无反应。

哈利继续说道，“据德拉科说，卢修斯把他的重要性排在了威森加摩的重要投票之前。这是重要的证据，因为如果你想装装样子的话，还有更廉价的方式来伪装父爱。而且父母爱孩子的先验概率并不低。我想确实有这个可能，

卢修斯只是在扮演一个慈爱父亲的角色，在发现德拉科和麻瓜出身的巫师混在一起之后就放弃了这个角色。但是就像老话说的，教授，你必须区分理论上的可能和真正显著的可能。”

“如果没人相信是他干的，”防御术教授仍然用轻柔的语气说道，“正好有利于犯罪。”

“那么首先，卢修斯怎么可能对赫敏施展假记忆术而不触发警报？他不是教授——哦，对了，你认为是斯内普教授。”

“错，”防御术教授说道，“卢修斯·马尔福不会放心让任何仆人做这种事。但是假定有一个霍格沃茨的教授——聪明到能够施展优质的记忆法术，但是战斗力不强——去了霍格米德村。从一条阴暗的小巷里，一身黑衣的马尔福走上前来——这件事他会亲自动手——对她说出唯一的一个词。”

“魂魄出窍。”

“不，摄神取念，”奇洛教授说道，“我不知道被施展了夺魂咒的教授在回到霍格沃茨时会不会触发霍格沃茨的安全系统。如果我不知道，马尔福恐怕也不知道。但至少马尔福是完美的大脑封闭师；他也许会摄神取念。至于目标……也许是奥罗拉·辛尼斯塔；天文学教授在晚上活动不会遭到怀疑。”

“或者更明显的目标是，斯普劳特教授，”哈利说道，“因为她是最不会被怀疑的人。”

防御术教授微微犹豫了一下。“也许吧。”

“事实上，”哈利这时说道，在脸上安放了一个皱眉沉思的表情，“你知不知道在现任的霍格沃茨教授中，有谁在海格被陷害的一九四三年也在霍格沃茨？”

“邓布利多教变形术，凯特尔伯恩教神奇生物，维克多在教算术占卜，”奇洛教授立刻答道，“而且我相信，目前教授古代魔文的芭丝茜达·芭布玲当时是拉文克劳的一个级长。但是波特先生，没有理由假定除了神秘人之

外，那件事还和别人有关。”

哈利狡诈地耸耸肩。“随便查一下而已，感觉问问还是值得的。无论如何，教授，我同意有可能是某个外人对霍格沃茨的教职员工施展了摄神取念——随后又把他们一忘皆空了，绝对不会有人忘记这个部分。但是我认为卢修斯·马尔福是幕后操纵者的可能性不大。是有可能卢修斯对德拉科表现出来的爱只是一种责任感，而且像一缕轻烟一样完全消散了，但是可能性不大。是有可能卢修斯在威森加摩面前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演戏，但是可能性不大。就像你说的那样，人们并非总是表里如一。但是还有一项证据完全对不上。”

“什么证据？”防御术教授半闭着眼睛问道。

“卢修斯企图拒绝用十万加隆换取赫敏的生命。当卢修斯说他宁可违反荣誉的准则也要拒绝的时候，我看见了威森加摩是多么惊讶。威森加摩没有料到他会这么做。他为什么不假装义愤填膺，咬牙切齿地接受这些钱呢？他其实应该不会那么在意，非要把赫敏扔进阿兹卡班。”

一个停顿。“也许他扮演角色太入戏了，”奇洛教授说道，“这种情况是可能的，波特先生，头脑一时发热。”

“也许吧，”哈利说道，“但是这个假设又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当你需要在理论里加入这么多借口的话，它的排名就不可能太靠前了。在所有其他的可能性里，还有什么是你认为我应该考虑的吗？”

一阵长长的沉默。防御术教授的视线落在面前的空茶杯上，看起来异常心不在焉。

“我想，我还能想到最后的一个嫌疑人。”防御术教授终于说道。

哈利点点头。

防御术教授似乎没有察觉，只是继续说了下去。“校长有没有告诉你——哪怕暗示也好——特里劳妮教授的预言？”

“啊？”哈利机械地说道，尽量掩饰着大吃一惊的感觉。也许要骗过奇

洛教授，他所在的层次是不对的，但是哈利**绝**不能在花时间考虑之后再回答——等等，但是奇洛教授怎么可能知道——“特里劳妮教授做过预言？”

“你也在啊，听到了开头，”奇洛教授皱眉说道，“你对全校的学生喊道，这个预言不可能是关于你的，因为你不是要来，而是已经在这里了。”

他要来了。那个会撕裂这——

特里劳妮教授刚说到这里，邓布利多就抓住她消失了。

“哦，那个预言啊，”哈利说道，“抱歉！我全忘光了。”

哈利认为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用力过猛了，预料奇洛教授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会说，啊哈，波特先生，你费那么大力否认的**另外**那个神秘的预言是什么——

“这样很蠢，”防御术教授严厉地说道，“假如你真在说实话的话。预言绝非小事。我绞尽脑汁地分析过我听见的一点点，但是这么一小段实在是太少了。”

“你认为也许是那个要来的人陷害了赫敏？”哈利说道。他的大脑为又一个假说分配了位置，不确定的谓词所指，那个要来的人。

“我没有对格兰杰小姐不敬的意思，”防御术教授再次皱起眉说道，“但她的生死似乎没那么重要。但是**确实**有人要来——一个在你的解释中，还没有出现的人——一个极为重要、身份未知的玩家……谁知道那个人还做过**什么别的？**”

哈利点点头，在心里叹了口气，因为他又得把伏地魔还活着的概率重新演算一遍了，证据又多了一个。

奇洛教授说话的时候半闭着眼睛，仿佛在通过一条缝向外看。“比起预言指的是谁，更重要的问题是——谁注定要**听到**这个预言？传说命运会说给那些能够导致或防止它实现的人听。邓布利多。我本人。你。远远落后的第四

名，西弗勒斯·斯内普。但是在这四人当中，邓布利多和斯内普经常呆在特里劳妮身边。你我是那个周日之前不常接近她的人。我认为这个预言的对象很可能是我们中的一个——在邓布利多把先知带走之前。校长没有告诉过你更多吗？”奇洛教授的声音变得咄咄逼人起来，“我认为，我刚才听见的那个否认过于激烈了，波特先生。”

“实话说，没有，”哈利答道，“我真的完全把这件事摆在脑后了。”

“那么我对他很失望，”奇洛教授柔声说道，“事实上，我想我生气了。”

哈利什么也没说。他甚至没有出汗。作为自信的理由，这也许并不好，但是这次哈利确实是无辜的。

奇洛教授严厉地点了点头，像在表示确认。“如果你我之间没有别的话可说，那么你可以走了，波特先生。”

“我可以想到另一个嫌疑人，”哈利说道，“一个完全不在你的嫌疑人名单里的人。你能为我分析一下他吗，教授？”

又一阵沉默，那样的寂静几乎本身就是一种声音。

“关于那位嫌疑人，”防御术教授轻柔地说道，“我想你必须自己调查，波特先生，不能依靠我的帮助。我听过类似的要求，出于经验我必须拒绝。我或者会过于成功，令你确信我有罪——或者会让你认为我过于敷衍了事，因此我有罪。我只说一点，作为对自己的辩护——我需要一个非常好的理由，才会试图破坏你和马尔福家族的继承人之间脆弱的联盟。”

假说：防御术教授

（一九九二年四月八日，晚上八点三十七分）

“……恐怕我必须离开一下，”邓布利多严肃地说道，“我承诺过奎里

纳斯……我是说，我承诺过防御术教授……绝不亲自或委托他人探究他的真实身份。”

“那你为什么要做出这么白痴的承诺？”疯眼汉穆迪抢白道。

“这是他接受这个职位的条件，不可更改，他是这么说的。”邓布利多瞥了一眼麦格教授，脸上闪现出一丝苦笑，“而米勒娃明确地向我表示过，今年霍格沃茨**绝对需要**一个能干的防御术教授，哪怕我必须把格林德沃从纽蒙迦德监狱拉出来，请他念在旧情上担任这个职位。”

“我可没这么说——”

“你的表情替你说了，亲爱的。”

于是，很快，校长办公室里只剩下了四个人——哈利，麦格教授，魔药学教授和阿拉斯托·穆迪，又名‘疯眼汉’。

很奇怪，当校长不在场的时候，校长办公室感觉似乎……失去了平衡。如果没有一个满脸皱纹的古代大师让一切显得庄重的话，就只剩下在一堆奇怪而吵闹的小玩意中试图严肃地开会的四个人。从哈利所在的那个椅子扶手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切断了圆锥体，像是一个被掰断了头的圆锥，缓慢地绕着中心的脉冲光源旋转，罩住了光源，但是并没有挡住光线；内部的脉冲光每次律动的时候，这个组合就会发出**噗噜-噗噜-噗噜**的响声，听起来奇怪地遥远，闷闷的，像是从四面实心墙后面传来的，尽管这个旋转的部分圆锥体离他只有一两米远。¹⁷

噗噜……噗噜……噗噜……

而且还有那几个仍在呼吸的哈利·波特，他在收拾这场在不止一个意义上都是他自己造成的混乱时，把这些身体堆在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只有一个身体没穿隐身衣；但是作为隐身衣的主人，他只需稍微集中注意力，就能发现其他隐身衣下的自己——之前他非常小心地**不**这么做，他想要自己做出决定，

17 这个仪器出自《神秘博士》：<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19308/11108760.htm>

因此不能接收来自未来的信息。)可悲的是,到了今天,看见躺在角落里的自己的身体感觉已经没那么疯狂了。这只是……霍格沃茨而已。

“那么,好吧。”穆迪说道,听起来相当不满。这位疤痕男人从皮甲里掏出一个黑色的文件夹。“这是阿米莉亚的人搜集到的资料拷贝。她几乎肯定知道我们拿到了这些资料,但这是心照不宣的,清楚了吗?无论如何——”

然后穆迪告诉了他们魔法法律执行司对‘奎里纳斯·奇洛’真正身份的看法。一个貌似普通的霍格沃茨学生(不过相当聪明,曾以微小的差距落选男生学生会主席),毕业后去了阿尔巴尼亚度假,失踪了,二十五年后才回归,然后卷入了魔法战争——

“对门罗家族的杀戮让老伏出了名,”穆迪说道,“在此之前,他只是又一个黑巫师,拥有的只是对光荣的幻想和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在那以后——”穆迪嗤鼻,“这个国家的所有白痴都争先恐后地投奔他去了。你会希望威森加摩在意识到老伏连他们这些神圣的大人物都敢杀的时候,会从此认真起来。而那帮混蛋正是这么做的——希望其他混蛋会从此认真起来。那帮胆小鬼没有一个人愿意挺身而出。门罗,克劳奇,博恩斯,和隆巴顿,这几乎就是魔法部里敢于出言得罪老伏的所有人了。”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家族获得了贵族的荣誉,波特先生,”麦格教授庄重的声音插了进来,“有一条古老的法律,如果有人终结了一个最古老的家族,那么为这个血债复仇的人就会成为贵族。当然,波特家族原本就比一些号称最古老的家族还要古老。但是你们家族是在战后才成为英国贵族的,是为最古老的门罗家族复仇得到的奖励。”

“心血来潮的感激之情罢了,”疯眼汉气愤愤地说道,“没有持续多久,不过至少詹姆和莉莉得到了一个漂亮的头衔和一枚没用的奖章,可供他们带进坟墓里去。但这就略去了八年的完全恐怖,在门罗失踪,雷古勒斯·布莱克——他是门罗在食死徒中的线人,我们相当确定——被老伏处决之后,形势就像大坝决堤,血流成河,把整个国家都淹没了。阿不思·特么的邓布利多只得亲自接替门罗的位置,即使这样也不过让我们勉强撑下来而已。”

哈利听着，感到一种奇怪的不真实感。其中的一些感觉是对的，和观察到的现象相符——特别是奇洛教授在圣诞节前的演讲——然而……

他们说的可是**奇洛教授**。

“好了，这些就是警方对你们防御术教授的身份推断，”疯眼汉穆迪结束了他的叙述，“那么你怎么看，孩子？”

“呃……”哈利慢慢说道。面具之后也可能还有面具。“下一个明显的想法是这位‘戴维·门罗’确实是在战争中去去世了，是其他人在假装自己是扮成了奎里纳斯·奇洛的戴维·门罗。”

“这叫**明显**？”麦格教授说道，“梅林在上……”

“真的吗，孩子？”疯眼汉穆迪说道，蓝色的眼睛飞快地旋转着，“我要说，这就有一点点……**多疑**了。”

你不了解奇洛教授，哈利想，但是没有说出来。“这个理论很容易验证，”哈利说道，“只要看看防御术教授记不记得真正的戴维·门罗应该知道的战争细节就行了。不过我想，如果他扮演的是一个正在扮演其他人的戴维·门罗，那么他就有很好的借口，**假装**他是在假装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只有一点点多疑，”疤痕男人说道，提高了声音，“**根本不够！保持警惕！**想一想，小伙子——如果真正的戴维·门罗一直没有从阿尔巴尼亚回来呢？”

一个停顿。

“我明白了……”哈利说道。

“当然你明白了，”麦格教授说道，“请不要在意我。我就在这里默默地发疯好了。”

“在这一行，如果你能活下来，就会知道黑巫师有三种。”穆迪严峻地说道；

他的魔杖没有指向任何人，而是略微向下，但是仍然握在手里。从他进房间的那一刻起，他的魔杖就没有离过手。“有些黑巫师有一个名字。有些黑巫师有两个名字。还有一些黑巫师换名字就像你我换衣服一样。我见过‘门罗’干掉三个食死徒，像掰断小树枝一样轻而易举。很少有巫师在四十五岁的时候就这么强。邓布利多也许可以，但是能做到的人不多。”

“也许确实是这样，”魔药学教授在他藏身的角落说道，“但是那又怎么样呢，疯眼汉？无论他的身份如何，门罗总是黑魔王的敌人。哪怕食死徒以为他已经死了，我仍然听见过他们诅咒他的名字。他们非常怕他。”

“至少作为防御术教授，”麦格教授正色说道，“我会接受，而且满怀感激。”

穆迪转过身怒视着她。“但是这个‘门罗’在消失的这些年他妈的去哪了，嗯？也许他以为能靠反对老伏在英国出名，在发现搞错了以后就销声匿迹了。那他现在回来干什么，啊？他的新计划是什么？”

“他，啊……”哈利试探地说道，“他说他一直想做一个伟大的防御术教授，因为所有最好的战斗巫师都在霍格沃茨教过课。而且事实上，他确实是个非常好的防御术教授……我是说，如果他的目的只是伪装的话，他根本不必这么用心，也能蒙混过关……”

麦格教授坚决地点点头。

“天真，”穆迪断然说道，“我估计你们谁都没想过，也许是你们的防御术教授设计了整个门罗家族的灭亡？”

“什么？”麦格教授嚷道。

“我们的神秘巫师听说一个英国最古老的家族的孩子走丢了，”穆迪说道，“于是伪装成‘戴维·门罗’，但是和门罗家族很疏远。但是最终这个家族一定会注意到不对劲的地方。于是这个骗子就设法让老伏把他们全灭了——比如把他们给他的安全系统密码泄露出去——然后他就成了威森加摩的成员！”

哈利内心的不同角色正在吵架，赫奇帕奇一号从来就没有信任过防御术

教授；而赫奇帕奇二号对于哈利的朋友——奇洛教授——极为忠诚，决不肯因为穆迪的一句话就相信这样的事。

不过，这其实挺明显的，他内心的斯莱特林指出。我是说，难道你真的相信在自然状况下，会有人是高贵而最古老的家族的最后一个后裔，而且伏地魔杀死了他的全家，而且他必须为他的武功师父报仇？无论如何我要说，把他的新身份设计成这种故事里的理想英雄，实在太过分了。这种事在现实生活里不会发生。

而这是一个不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孤儿说的，哈利内心的批评家评论道。还有一个关于他的预言。你知道吗，我不认为我们读过任何一个故事，两个同样命中注定的英雄在比赛谁更老套，更配打败坏人——

没错，哈利的主要部分透过噗噜-噗噜的背景噪音答道，我们过的是非常可悲的生活，而你在帮倒忙。

现在只能做一件事，拉文克劳说道，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所以有什么可吵的呢？

但是，哈利答道，我们如何用实验的方法测试奇洛教授是否最初的戴维·门罗？我是说，真正的门罗和假扮的门罗有什么可观测的不同行为？

“你想让我做什么呢，疯眼汉？”麦格教授追问道，“我又不能——”

“你可以的，”疤痕男人说道，目光灼灼地瞪着她，“把那个见鬼的防御术教授解雇掉就行了。”

“你每年都这么说。”麦格教授抱怨道。

“没错，而且我总是对的！”

“无论是否保持警惕，阿拉斯托，学生总得有人来教啊！”

穆迪嗤之以鼻。“呸！我敢发誓，这个诅咒一年比一年严重，因为你们

这帮人越来越不愿意请他们走路。你们珍贵的奇洛教授必须得是格林德沃假扮的，你们才会舍得把他送走！”

“会吗？”哈利不禁问道，“我是说，有没有可能他就是——”

“我每两个月检查一次老格的牢房，”穆迪答道，“三月的时候他还在那里。”

“牢房里的人有没有可能是个替身？”

“我会通过验血确定他的身份，孩子。”

“用来比照的血样存在哪里？”

“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布满疤痕的嘴唇咧开了，掠过了一个仿佛笑容的表情，“你考虑过毕业后到傲罗办公室工作吗？”

“阿拉斯托，”麦格教授很不情愿地说道，“防御术教授确实有……健康问题。我估计你会认为这一点就很可疑——但是你根本不可能确定他会因为做坏事而导致我们不能和他续约。”

“是啊，他那些小小的瞌睡时间，”穆迪阴沉沉地说道，“阿米莉亚认为他被一个高阶恶咒打中了。我觉得更像一个失败的黑魔法仪式留下的后遗症！”

“你根本没有证据！”麦格教授抗议道。

“那人就差在头上顶个牌子，用发光的绿色字母写上‘黑巫师’几个字。”

“啊……”哈利说道。现在问穆迪先生对‘并非所有祭献仪式都很邪恶’这个观点有什么看法恐怕不太合适。“抱歉，但是你刚才说奇洛教授——我是说原来的戴维·门罗——我是说七十年代的戴维·门罗——无论如何，你说过这个人用过死咒。这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只有黑巫师才能使用这个魔咒？”

穆迪摇摇头。“我本人就用过。它只需要法力和某种心境。”扭曲的嘴唇咧开了，露出了牙齿。“我第一次施展这个咒语是对一个名叫杰拉德·格赖

斯的巫师¹⁸，等你从霍格沃茨毕业以后再回来问我他干过什么。”

“但是，那它为什么是不可饶恕的咒语呢？”哈利问道，“我是说，切割咒也能杀人。为什么粉身碎骨咒要好过阿瓦达索——”

“闭上你的嘴！”穆迪厉声说道，“有人也许会误以为你在念咒。你看起来还太小，应该还不能施展，但是有种东西叫做复方汤剂。现在回答你的问题，小子，这个咒语之所以被列为最黑暗的咒语之一，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死咒直接攻击灵魂，而且在打中之前会一直向前。直接穿过护盾，直接穿过墙壁。在门罗法案之前，傲罗在和食死徒战斗的时候不许使用死咒，是有原因的。”

“啊，”哈利说道，“这个理由确实非常充分，禁止——”

“我还没说完呢，孩子。第二个原因是死咒不只需要一点强大的法力。你必须是存心的。你必须想让一个人死，而且不是为了更伟大的利益。杀死格赖斯救不回布莱尔·罗奇，救不回内森·雷富斯，也救不回戴维·卡皮托。这不是为了正义，也不是为了防止他再次犯罪。我想让他死。你现在明白了吗，小伙子？你不用是黑巫师也能使用这个法术——但你也不能是阿不思·邓布利多。如果你用这个魔咒杀人被捕的话，没有任何可能的辩护。”

“我……明白了。”大难不死的男孩喃喃道。你无法因为杀死一个人的工具价值¹⁹——以便在将来得到某些正面的后果——而施展。你无法因为相信这是必要的邪恶而施展，你必须真正因为想让他们死而让他们死，把杀戮作为你的效用函数的最终目标。“一个优先选择死而不是生的魔法意愿，在纯粹的生命力位面进行攻击……听起来确实是很难挡住的法术。”

“不是难，”穆迪抢白道，“是不可能。”

18 杰拉德·格赖斯：DC漫画《守护者》中的罪犯，他绑架并杀死了一位名叫布莱尔·罗奇的女孩，并将尸体喂给了他的两头德国牧羊犬弗雷德和巴尼，后被罗夏杀死：[https://zh.wikipedia.org/zh/%E5%AE%88%E8%AD%B7%E8%80%85_\(%E6%BC%AB%E7%95%AB\)](https://zh.wikipedia.org/zh/%E5%AE%88%E8%AD%B7%E8%80%85_(%E6%BC%AB%E7%95%AB))

19 工具价值：又称外在价值，不是指事物的价值本身，而是指作为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时体现的价值：http://en.wikipedia.org/wiki/Instrumental_value

哈利严肃地点点头。“但是戴维·门罗——或者无论是谁——在全家被食死徒杀死之前，就对几个食死徒施展过死咒。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在那时就已经痛恨他们了？比方说，那个功夫场的故事或许是真的？”

穆迪微微摇了摇头。“孩子，关于死咒的一个黑暗真相是，你一旦施展过第一次，下次就用不着那么多仇恨了。”

“它会破坏你的心灵？”

穆迪再次摇了摇头。“不。破坏心灵的是杀戮本身。杀戮会撕裂灵魂——但是即使用切割咒也是一样的。死咒并不会令你的灵魂破裂。然而只有破裂的灵魂才能施展死咒。”如果那张布满疤痕的脸上出现了悲伤的表情，反正从外表上看不出来。“但这说明不了门罗是怎样的人。邓布利多这样的人一辈子也不可能施展死咒，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破裂——他们很罕见，非常罕见。一点点裂痕就够了。”

哈利感到心头一阵奇怪的沉重。他想知道莉莉·波特在临死之前试图对伏地魔施展死咒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当然这是情有可原的，一个母亲当然应该痛恨来杀她的孩子，并且嘲笑她无能为力的黑巫师。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你身为父母却**无法**施展阿瓦达索命，那才不正常。而且任何其它魔咒都不可能穿过黑魔王的护盾；如果这是救你孩子的唯一办法，你必须至少**努力**痛恨黑魔王到为杀他而杀他的程度。

一点点裂痕就够了……

“好了，”麦格教授说道，“你想让我们做什么？”

穆迪的笑容扭曲了一下。“把防御术教授开掉，看看你们的问题是不是全都神奇地消失了。我跟你赌一个金加隆会是这样。”

麦格教授的表情很痛苦。“阿拉斯托——可是——那你能不能来教这门课，如果——”

“哈！”穆迪说道，“如果哪天我答应了这个要求的话，检查一下是不

是复方汤剂，因为那不是我。”

“我会通过实验测试。”哈利说道。然后，当大家都看着他的时候，“我会问奇洛教授一个真正的戴维·门罗知道答案的问题——比如一九四五年还有哪些斯莱特林学生之类的——然后尽量让我的意图不要太明显。这不是决定性的证据，他有可能研究过这个角色，但仍然是证据。不过，穆迪先生，即使奇洛教授不是最初的门罗，除掉他恐怕也不是没有代价的。他救过两次我的命——”

“什么？”穆迪追问道，“什么时候？怎么救的？”

“有一次，他打倒了一群正在把我召向地面的女巫，还有一次，他发现摄魂怪在通过我的魔杖吸取力量。而且如果奇洛教授没有设计谋害德拉科·马尔福，他就救了德拉科·马尔福的命，如果不是他的话，事情会严重得多。如果防御术教授并非所有这一切的主谋——那他就不是我们能够随意舍弃的人。”

麦格教授坚定地地点头。

假说：西弗勒斯·斯内普

（一九九二年四月八日，晚上九点零三分）

现在哈利和麦格教授站在了缓缓旋转的楼梯上，只是旋转，还没有开始下降；或者至少是，一个哈利站在了楼梯上——另外三个他还留在校长办公室里。

“我可以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当哈利认为他们已经离校长办公室足够远，不再有被窃听的危险时问道，“特别是，不能让校长知道。”

“好吧，”麦格教授答道，几乎没有叹气，“但是我希望你明白，我不能做任何违反我职责的——”

“是的，”哈利说道，“这正是我需要问你的问题。在威森加摩面前，当卢修斯·马尔福说赫敏不是波特家族的一员，他不接受赔款的时候，你教赫敏发下了那个誓言。我想知道，如果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的话，你的第一职责是帮助霍格沃茨的学生赫敏·格兰杰，还是凤凰社的首领，阿不思·邓布利多。”

麦格教授看上去就像几分钟之前有人用铸铁锅打了她的脸，如今被告知那人还要再来一次，而她不可以畏缩。

哈利自己也畏缩了一下。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他需要学会如何不用最伤人的方式来描述一件事。

墙壁在他们周围旋转，在他们身后旋转，而不知为什么，他们在下降。

“哦，波特先生，”麦格教授低低地吐了口气，说道，“我……希望你不要问我这样的问题……哦，哈利，我当时没有思考，根本没有。我只是看到了一个帮助格兰杰小姐的机会，然后……我毕竟被分到了格兰芬多。”

“现在你有思考的机会了。”哈利说道。这么说的感觉完全不对，但他无论如何都必须说出来，因为——“我不是在要求你对我忠诚。但是如果你确实知道——如果你能肯定——当你必须再次在无辜的霍格沃茨学生和凤凰社之间做出选择时，你会怎么做……”

但是麦格教授摇了摇头。“我不确定，”变形术教授悄声说道，“即使在那时，我也不知道那是否是正确的选择。对不起。我无法决定这么可怕的事情！”

“但是如果这件事再次发生的话，你总得有所行动，”哈利说道，“犹豫不决也是一个选择。你不能想像一下需要立刻决定的情况吗？”

“不能。”麦格教授答道，听上去坚定些了；哈利意识到自己不小心为她提供了一个出口。教授接下来的话证实了哈利的担忧，“这样的选择太可怕了，波特先生——我想若非绝对必要，我宁可不去选择。”

哈利在心里叹了口气。他想，他没有权利预期麦格教授说出其他的话。在这样的道德两难困境中，无论怎样选择都会失去一些东西，无论怎样选择都

会让人感觉不好，所以如果拒绝选择的话，就可以暂时逃避一些精神上的痛苦。代价是你无法提前计划任何事，造成无所作为，直到为时已晚的严重倾向……但你不能要求一个女巫明白这一切。“好吧。”哈利说道。

然而一点也不好，真的不好。邓布利多也许会希望移除那笔债务，奇洛教授也会希望哈利从那笔债务中脱身。而且如果防御术教授确实是戴维·门罗，或者可以令人信服地扮演戴维·门罗，那么伏地魔就没有在事实上根绝门罗家族。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也许就能让威森加摩通过一项决议，取消波特家族的贵族地位，因为那是通过为最古老的门罗家族复仇得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赫敏为贵族家族效忠的誓言也许就是无效的。

也许不会。哈利对于魔法界的法律细节毫无了解，特别是如果赫敏被送进阿兹卡班的话，波特家族能不能把钱拿回来。从法律上来说，失去一件东西不一定意味着你能把付出的款项取回。哈利不确定，他也不敢去问魔法律师……

……在面对这种问题的威胁时，如果能至少信任一个成年人站在赫敏一边，而不是邓布利多那一边就好了。

他们所在的楼梯停止了旋转，他们到了巨大的石像鬼背后；石像鬼轰隆隆地让开了，大厅展现在眼前。

哈利走了出去——

一只手握住了哈利的肩膀。

“波特先生，”麦格教授低声问道，“你为什么让我观察斯内普教授？”

哈利再次转过身来。

“你让我观察他，看他有没有什么变化，”麦格教授用急迫的语气继续问道，“你为什么这么说，波特先生？”

在此刻，哈利花了一点时间才回想起他当时为什么那么说。哈利和纳威

从几个恶霸手里救出了莱萨斯·莱斯特兰奇，接着哈利在走廊里遭遇了西弗勒斯，然后，至少按魔药学教授本人的话来说，他‘差点就死了’——

“我得知了一些令我担忧的事，”哈利在片刻之后说道，“我向令我得知这些事的人发过誓，不告诉任何人。”西弗勒斯曾要求哈利发誓不向任何人提及他们的谈话，而哈利仍然受到这个誓言的束缚。

“波特先生——”麦格教授开始说道，然后吐了一口气，声音里的严厉一闪而逝，像出现时那样迅速消失了，“算了。如果你不能说，就不要说吧。”

“你为什么这么问？”哈利问道。

麦格教授似乎犹豫了一下——

“好吧，我说具体一点。”哈利说道。自从奇洛教授几次这么对付他之后，哈利也开始掌握了窍门。“你已经在斯内普教授身上看到了什么变化，正在犹豫要不要告诉我？”

“哈利——”变形术教授说道，然后闭上了嘴。

“我显然知道某些你不知道的事，”哈利鼓励道，“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在遇到可怕的道德两难境地的时候，我们不能总是逃避做出决定。”

麦格教授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捏了几次鼻梁。“好吧，”她说道，“这是一件微妙的事……但是令人担忧。该怎么说呢……波特先生，你有没有读过很多小孩子不该读的书？”

“我全都读过。”

“你当然读过。好吧……我自己是不太理解，但是自从西弗勒斯来这所学校教书，穿着他那件可怕的脏斗篷走来走去，就一直有一种女孩渴望地盯着他看——”

“你怎么说得好像那是坏事一样？”哈利说道，“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确实从那些书里学到了一件事的话，那就是你不该去质疑别人的喜好。”

麦格教授用非常奇怪的眼神看了哈利一眼。

“我是说，”哈利再次说道，“根据我读过的书，等我再大一点的时候，有大概 10% 的概率，我也会发现斯内普教授很有魅力，而重要的是我必须接受自——”

“无论如何，波特先生，西弗勒斯对这些年轻女孩们的目光一直视而不见。但是现在——”麦格教授似乎忽然意识到了什么，连忙举起双手解释道，“请不要误会，斯内普教授肯定没有去占任何年轻女巫的便宜！绝对没有！他甚至从没有对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个笑过，反正我没听说。他叫那些年轻女孩别再盯着他看了。如果她们不顾警告继续盯着他的话，他就会移开目光。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呃……”哈利说道，“抱歉，我读过那些书并不代表我能理解。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他注意到了，”麦格教授低声说道，“这是件微妙的事，但是我看到了，确定了。这意味着……我非常担心……把西弗勒斯和阿不思的使命连结在一起的纽带……可能已经变弱，甚至断掉了。”

2+2=……

“斯内普和邓布利多？”这时哈利听见了刚刚从他嘴里说出的话，连忙补了一句，“倒不是说这有什么不对——”

“不是！”麦格教授说道，“哦，我的天——我没法向你解释，波特先生！”

另一只鞋子终于掉下来了。

他还爱着我妈妈？

这听起来不知道是凄美还是可悲，而在大约五秒钟以后，第三只鞋子也掉了下来。

当然了，那是在我给他那些热心的恋爱建议之前。

“我明白了。”过了一会儿之后，哈利小心地说道。有的感受是‘哎呀’无法完全表达的。“你说的对，这可不是好兆头。”

麦格教授用双手捂住了脸。“无论你现在正想什么，”她用闷闷的声音说道，“我都可以肯定地告诉你，那**也**是错的，而且我永远不想知道。”

“所以……”哈利问道，“如果，就像你说的那样，把斯内普教授和校长连结在一起的纽带已经断了……那他会做什么呢？”

长长的沉默。

他会做什么呢？

米勒娃垂下手，低头看着大难不死的男孩仰起的脸庞。一个简单的问题本不应令她如此不安。她认识西弗勒斯很多年了；以某种奇异的方式，他们被俩人同时听见的预言连结在了一起。不过，从米勒娃所知的预言规则看起来，她怀疑自己只是**碰巧**听见了。是西弗勒斯的行为令那个预言变成了现实。这个选择带来的内疚和心碎折磨了魔药学教授很多年。她想象不出如果没有这些，西弗勒斯会变成什么样子。当她试图想象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她的思绪如同一张空白的羊皮纸。

西弗勒斯当然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愤世嫉俗而又极度愚蠢，想通过把预言带给伏地魔来换取食死徒资格的那个年轻人了。她认识了他很多年，西弗勒斯当然已经不再是那样的人了……

她真的了解他吗？

有人见过真正的西弗勒斯·斯内普吗？

“我不知道，”麦格教授最终说道，“我真的一点也不知道。我根本无法想象。关于这一点你知道什么吗，波特先生？”

“呃……”哈利说道，“我想我可以，我自己的证据和你的证据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我是说，这增加了斯内普教授已经不爱我妈妈的概率。”

麦格教授闭上了眼睛。“我放弃。”

“不过，我不知道除此之外他做过什么错事，”哈利加了一句，“这么说，校长允许你问我这件事了？”

麦格教授避开他的眼光，看向了墙壁。“请不要这样，哈利。”

“好吧。”哈利说道，转了一个弯，快步走进一条走廊，身后是麦格教授落在后面的脚步，和石像鬼回归原位发出的轰鸣声。

在两天后的早晨，下一堂魔药课的时候，哈利的**防寒药水**沸腾着从坩埚里溢了出来，泛着绿色的泡沫，散发着有点恶心的味道。斯内普教授让哈利在课后留下来，表情与其说在作呕，不如说是认命。哈利对这件事有点疑心，而在下课之后——赫敏像最近几天一样，第一个逃出了门口——门立刻在离开学生身后关闭，锁上了。

“抱歉糟蹋了你的魔药，波特先生。”西弗勒斯·斯内普静静地说道。他脸上有一种奇怪的悲伤表情，哈利只见过一次，那是在一个走廊里，一段时间以前。“这不会影响你的成绩。请坐。”

哈利重新在桌前坐下，擦了一会儿木头桌面上的绿色污渍打发时间，与此同时，魔药学教授施展了几个保密咒语。

在完成之后，魔药学教授再次说话了。“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提起这个话题，波特先生，所以我就直说吧……在摄魂怪面前，你恢复了你父母死去那晚的记忆？”

哈利默默地点头。

“如果……我知道这是很不愉快的回忆，但是……如果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哈利问道。他的声音很认真，绝对不是在取笑面前这个人恳求的神情，哈利从来没想到会在他脸上看到这种表情。“我认为这对你也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教授——”

魔药学教授的声音几乎在低语。“十年来，我每天晚上都在想象这个场景。”

你知道吗，哈利内心的斯莱特林说道，帮了他却这个心结恐怕不是什么好主意，他基于愧疚的忠诚本来就已经动摇了——

闭嘴。驳回。

哈利事实上不可能狠心拒绝这样的要求。他只是采用了他的斯莱特林一面的一个建议，如此而已。

“你能不能详细地告诉我，你是如何得知那个预言的？”哈利说道，“很抱歉拿这个来交易，我之后一定会告诉你，只是，这可能很重要——”

“没什么可说的。我去接受副校长女士的面试，应征魔药学教授职位，而我前面的申请人——西比尔·特里劳妮——正在应征占卜课的位置，所以我就在猪头酒吧的房间外等着。特里劳妮刚说完她的预言，我就跑掉了，放弃了去霍格沃茨教书的机会，投奔了黑魔王。”魔药学教授的面孔绷紧了，“我在把这个谜语出卖给别人之前，甚至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它为什么会落到我的手上。”

“面试？”哈利说道，“你和特里劳妮教授同时申请职位，而麦格教授是面试官？这感觉……实在太凑巧了……”

“先知是时间的棋子，波特先生。巧合对他们不适用，他们是凌驾于巧合之上的。我注定听到这个预言，受到它的愚弄。米勒娃也在场，但是没有造

成结果上的差别。不是你猜想的记忆法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想，但是不是记忆法术，不可能是记忆法术。先知的声音有一种特质，连摄神取念都无法展现它的奥秘，怎么可能注入到假记忆里？你以为黑魔王会相信我说的话吗？黑魔王夺取了我的大脑，看到了这个秘密，尽管他抓不住它的奥秘，他知道这个预言是真实的。黑魔王当时原本可以杀了我，他已经拿走了他想要的东西——我去找他，确实是个傻瓜——但他不知道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让我加入了食死徒，不过是按他的条件，而不是按我的条件。我就是这样令它发生，令所有这一切发生的，从头到尾，全是我自作自受。”西弗勒斯的声音嘶哑了，脸上全是毫无掩饰的痛苦。“现在请你告诉我，莉莉是怎么死的？”

哈利咽了两次口水，开始回忆。

“詹姆·波特叫莉莉带着我逃走，说他会拖住神秘人。”

“神秘人说——”哈利停了下来，感到全身都的皮肤都在发冷，肌肉僵硬，仿佛癫痫的前兆。回忆清晰地涌了回来，带着寒冷和黑暗。“他用了……死咒……然后他不知怎么上楼来了，我想他一定是飞上来的，我不记得听见了楼梯上的脚步声，或者类似的声音……然后我母亲说了‘不，别杀哈利，请不要杀哈利！’之类的话。而黑魔王——他的声音非常尖，像是茶壶的哨声，只不过不是滚沸而是冰冷——黑魔王说——”

站开，女人！我来不是为了你，只是为了这个男孩。

那些字句在哈利的记忆里无比清晰。

“——他叫我母亲让开，说他去那里只是为了杀我，我母亲哀求他发发慈悲，而黑魔王说——”

我给了你这个罕见的逃走的机会。

“——说他很仁慈，给了她一个逃走的机会，但他不会费神和她战斗，而且即使她死了，也救不了我——”哈利的声音在发抖，“——所以她应该站开，不要挡他的路。然后我母亲哀求黑魔王杀了她，饶过我——而黑魔王——黑魔王对她说——他的声音变低了，仿佛卸下了一层伪装——”

很好，我接受这个交易。

“——他说他接受她的提议，她应该放下魔杖，让他杀死她。然后黑魔王等着，只是等着。我，我不知道莉莉·波特在想什么，她的话根本不合情理，黑魔王决不会杀了她就离开，他去那里就是为了杀我。莉莉·波特什么也没说，然后黑魔王开始嘲笑她，非常可怕的嘲笑，然后——然后她终于尝试了除了抛弃我和放弃一切去死之外的最后一件事。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可能成功，有没有可能施展出那个魔咒，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想的话，她总得试一试。我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阿凡达索——’但是黑魔王在她说出‘阿凡’的时候就开始说同样的咒语，不到半秒就说完了，然后是一个绿色的闪光，然后——然后——然后——”

“够了。”

慢慢地，像身体浮上了水面，哈利从那个地方回到了现实。

“够了。”魔药学教授嘶哑地说道。“她死的……那么，莉莉死的时候没有痛苦？黑魔王……在她死去之前，没有对她做什么？”

她死去的时候认为自己失败了，黑魔王接下来会杀死她的孩子。这就是痛苦。

“他——黑魔王没有折磨她——”哈利说道，“如果你是问这个的话。”

在哈利身后，门锁打开，门开了。

哈利离开了。

那是一九九二年，四月十日，星期五。

第八十七章 享乐意识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六日，星期四。

学校里现在空空荡荡，九成的学生都回家过复活节了，她认识的人几乎都不在。苏珊留了下来，她的祖姑母很忙，罗恩也留了下来，但她不知道为什么——或许韦斯莱家里已经穷到连多养所有孩子一星期都会觉得吃力的地步？这对她来说是件好事，因为罗恩和苏珊几乎是目前仅存的还愿意和她说话的人了。（至少她也愿意和他们说话。拉文德对她还是很友好，而特蕾西，呃，也还是特蕾西，但是和她们一起打发一小时空闲的时光并不轻松；而且无论如何，这两人在复活节假期都没有留在学校。）

如果她不能回家——他们不许她回家，骗她的父母说她得了闪亮疹子——那么几乎没人的霍格沃茨就是余下的选择中最好的一个了。

她甚至可以去图书馆，都没有人盯着她看了，因为不上课，没人在那里做作业。

如果你以为赫敏成天躲在走廊里哭，你就错了。哦，头两天她当然是哭了很多，但是两天也就够了。哈利借给她的书里解释过这一点。在六个月以后，连因为交通事故瘫痪的人都远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难过，而赢了彩票的人也远远没有他们预期的那么快乐。人会调整，他们的幸福度会回到从前的水平，生活会继续。

一个影子落在赫敏正在读的书上，她飞快地转过身，抬起藏在腿上的魔杖，对准了一张惊讶的脸——

“对不起！”哈利·波特说道，急忙举起双手，他的左手是空的，右手拿着一个小小的红色天鹅绒袋子，“对不起。我没想吓你。”

一阵尴尬的沉默，哈利·波特只是看着她，而她的心跳加快了，手心开始出汗。在她的余生的第一个早晨，她差点就和他说话了；但是当她们下来吃早

饭的时候，哈利·波特的脸色那么可怕——因此她没有坐到他旁边，而是躲在她小小的“没有一个人坐在她旁边”的气泡中，静静地吃完了早饭，感觉糟透了，但是哈利没有过来找她，后来……从那以后，她就没再和他说过话。（想躲开每个人并不难，只要避开拉文克劳的公共休息室，而且一下课就跑掉，不给人和你说话的机会就好。）

从那以后，她一直在疑惑哈利会对她怎么想——会不会因为失去了所有的钱恨她——还是真的爱上了她，所以才这么做——还是他已经放弃了，认为她无法跟上他的脚步，因为她不会吓唬摄魂怪——如今她无法面对他了，无论如何都无法面对，她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担心哈利现在会怎么看待她，而她很怕，她一直躲着这个花掉所有的钱去救她的男孩，她是个可怕的忘恩负义的坏人，一个糟透了的人，而且——

然后她向下一瞥，看到哈利把手伸进红色的天鹅绒袋子里，拿出一颗红色糖纸包着的心形糖果，她的大脑像太阳下的巧克力一样化掉了。

“我原本想多给你一点空间，”哈利·波特说道，“但是我读了克里奇的享乐理论¹，如何训练你内心的那只鸽子，以及微小的即时正/负反馈是如何在事实上悄悄控制着我们的绝大部分行为，所以我想，你躲开我也许是因为看见我会让你有一些负面的联想，而我真的不希望任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而无所作为，所以我从韦斯莱双胞胎那里弄来了一袋巧克力，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在你每次看见我的时候给你一颗，作为一个正反馈——”

“呼吸，哈利。”赫敏不假思索地说道。

自从审判那天以后，这是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

两人看着对方。

周围书架上的书看着他们。

1 克里奇的享乐理论：作者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发布的写作笔记中说道：“此处引述的安德鲁·克里奇关于享乐意识的理论并非经过发表的科学。这是他在加大柏克莱的一门为数学家开设的心理学课上得到的私人研究成果。…因为HPMOR中的文学理论认为科学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因此假定MOR中的克里奇在1987年就发表了这个成果，而哈利读到了它。”<http://acritch.com>

他们继续看着对方。

“你应该把巧克力吃掉，”哈利说道，把心形的糖块像情人节礼物一样递过来，“除非被赠予巧克力的感觉已经足够作为一个正反馈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许需要把它放在口袋里什么的。”

她知道如果试图再次说话会失败，所以她没有去试。

哈利的头垂下去了一点。“你现在恨我了吗？”

“不是的！”她说，“不是，你不该这么想，哈利！只是——只是——只是一言难尽！”她意识到自己的魔杖仍然指着哈利，于是放下了，拼命努力不哭出来，“一言难尽！”她重复道，找不出任何更好的描述，虽然她确定哈利会想让她说具体一点。

“我想我能理解，”哈利小心翼翼地说道，“你在读什么？”

她还没来得及阻止他，哈利已经向图书馆的桌子弯下身，去看她正在读的那本书，在她想到把书抢走之前把头探了过去——

哈利瞪着打开的书页。

“世上最富有的巫师和他们的发家史，”哈利从上面读出了书名，“第六十五名，加雷斯爵士，拥有一家运输公司，是十九世纪运输战的赢家……O-T-3 的垄断巨头²……我明白了。”

“我猜你会对我说，我什么都不用担心，你会全部搞定，是不是？”这话说出来比她预想的刺耳得多，她又为自己是如此可怕的坏人而感到一阵痛苦的愧疚。

“不会，”哈利说道，听起来奇怪地很开心，“我能从你的立场考虑并且理解，如果你花了钱来救我，我也会设法还你的。我会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这

2 同人梗。运输 (ship) 是 relationship 的简写，在网上有支持文学作品人物配对的意思，而运输战 (shipping wars) 则指代大家对于文学作品人物的配对之争（比如哈利/赫敏还是哈利/德拉科）。O-T-3(one-true-threesome) 是 O-T-P(one-true-pairing) 的引申，也就是从真爱配对衍生出真爱三人行的概念，比如哈利/赫敏/德拉科：http://lesswrong.com/lw/g1q/harry_potter_and_the_methods_of_rationality/

是发傻，但是我仍然会努力自己付清。这我不可能不懂，赫敏。”

赫敏的脸皱了起来，她感到眼角湿润了。

“不过，公平警告一下，”哈利继续说道，“如果我比你先想到办法的话，我也许会自己解决和卢修斯·马尔福的债务。和由我们当中的哪一个来解决这个问题相比，更重要的是尽快把它解决掉。有什么有意思的发现吗？”

四分之三的她在琢磨哈利刚才说的每句话的弦外之音，时而在原地绕圈子，时而碰壁，（他还像敬重女英雄那样敬重她吗？还是这些话意味着他认为她无法独立完成这件事？）同时赫敏的一个明智得多的部分把书翻回了三十七页，上面是她目前见过的最有希望的一项（不过在她的想象中，她总是自己完成的，让哈利吓一大跳）——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她的声音说道。

“第十四名，‘权杖’，真实姓名未知，”哈利读道，“哇，这是……这是我见过的最花哨的棋盘格礼帽了。财产，至少六十万金加隆……所以是大约三千万英镑，在麻瓜当中还没法出名，但在人数比较少的巫师中已经很可观了，我猜。据说是活了六个世纪的尼古拉斯·勒梅在这个时代的别名，目前所知唯一成功完成了无比困难的炼金程序，造出了魔法石的的巫师，可以将便宜的金属变成金银，以及……长生不老药，无限延长服用者的青春和健康……呃，赫敏，这看起来显然是假的。”

“我读过其它提到尼古拉斯·勒梅的书，”赫敏说道，“《黑魔法的兴盛和衰落》说他曾经秘密训练邓布利多，以对抗格林德沃。有很多书认为这个故事是真的，不仅仅是这一本……你认为不会有这样的好事吗？”

“不，当然不是。”哈利说道。哈利拉开她身边的椅子，在她的小桌边坐下了，仍像平常一样坐在她右边，好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她不得不抑制住喉头的哽咽。“所谓‘太好的事不会发生’并不是因果推理，宇宙不会根据一个方程式的结果是‘太好了’还是‘太坏了’来决定它能否成立。大家曾经以为不会有飞机和天花疫苗这样的好事。麻瓜已经想到办法，不用魔法就能

去别的星球，而你我用魔杖可以做到麻瓜科学家认为决不可能的事。我甚至无法想像真正的魔法定律做不到什么。”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赫敏问道。她感到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些了。

“啊……”哈利说道。这个男孩越过她伸出的手臂，袍子拂过她的，用手敲了敲书里的插画；画上的石头发出不祥的血色光芒，鲜红的液体正往下滴。

“第一个问题是，没有任何符合逻辑的理由让**同一个魔法宝物能把铅变成黄金，同时又制造令人永葆青春的长生不老药**。不知道这种现象在文学里有没有正式的名字？也许类似于‘把音量开到 11 档’³？如果每个人都能看到一朵花，而你说花像房子那么大，就会被人抓住错处。但是如果你信奉飞碟邪教，因为反正谁都没见过外星人的母舰，你就可以说它像一座城市那么大，或者像月亮那么大。可观测的事物会受到证据的限制，但是在编故事的时候，无论编得多极端都可以。因此魔法石能给你无穷的**黄金以及永恒的生命**，不是因为某个魔法方面的发现可以同时制造出这两种效果，而是因为有人编出了这么一个特别令人开心的东西。”

“哈利，魔法里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合情理的。”她说。

“没错，”哈利说道，“但是赫敏，第二个问题在于，连**巫师也不会疯狂到这种地步**，会随便忽略**这件事的意义**。**每个人**都会试图重新找到魔法石的配方，各个国家都会试图抓捕这位永生的巫师，把秘密从他那里撬出来——”

“这不是**秘密**。”赫敏翻过一页，让哈利看上面的图解。“指令就在下一页。它只是很困难而已，以至于只有尼古拉斯·勒梅真正**做成了**。”

“那么各个国家都会试图绑架勒梅，逼他制造更多魔法石。得啦，赫敏，连巫师都不可能听说了**永生**，还，还，”哈利·波特停住了，平时的口若悬河似乎消失了，“还置若罔闻。人是疯子，但还没有疯到**那种地步**！”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想，哈利。”他说得确实有道理，但是……她

3 把音量开到 11 档：指极端／夸张／过度努力的举动：http://en.wikipedia.org/wiki/Up_to_eleven

见过多少本不同的书提到尼古拉斯·勒梅？除了《黑魔法的兴盛和衰落》，还有《中古时代轶事》和《名至实归的名人传记》……

“好吧，那么奇洛教授会绑架这个名叫勒梅的家伙。无论是恶人还是好人或者只是自私的普通人，只要有点头脑的人都会这么做。防御术教授知道很多秘密，他不会漏掉这一个的。”哈利叹了口气，抬起头；她随着他的视线望去，但他看起来只是在望着整个图书馆，那一行又一行的书架。“我没有干涉你的项目的意思，”哈利说道，“也绝对不想让你泄气，但是……说实话，赫敏，我不确定你能在这种书里找到挣钱的好办法。就像那个老笑话，如果一个经济学家看到地上有一张二十英镑的钞票，他是不会费心去捡的，因为如果是真钞的话，其他人就应该已经把它捡起来了。任何众所周知到了被收录到这种书里的挣大钱的办法……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不可能有简单的三个步骤让每个人每月挣一千加隆，否则所有人都会这么做了。”

“那又怎么样？那也拦不住你，”赫敏说道，声音又刺耳起来，“你一直在做不可能的事，我敢说上个星期就做过什么不可能的事，而你都懒得告诉别人。”

（略微的停顿，如果格兰杰小姐知情的话，就会知道如果你在八天前和疯眼穆迪战斗还赢了，就会正好停顿那么长的时间。）

“不，在最近七天里没有，”哈利说道，“你看……想要做到不可能的事情，其中的一个诀窍是仔细选择挑战哪些不可能的事情，只有在你拥有特别优势的情况下才去尝试。如果这本书里有什么挣钱的方法对一个巫师感觉很难，但是用爸爸的旧苹果电脑很容易做到的话，那我们就有办法了。”

“这我知道，哈利，”赫敏说道，她的声音只是微微发抖，“我是来看看这里有没有我能够设法做到的事情。我想过，也许炼制魔法石最困难的部分在于炼金环必须非常精确，那么我就可以使用麻瓜的显微镜来完成——”

“太了不起了，赫敏！”男孩飞快地拔出魔杖，说道“无声无息。”然后在那些吵闹的书发出的声音消失之后继续说道，“即使魔法石只是一个神话，

同样的技巧对于其它困难的炼金程序也可能有用——”

“呃，不会有用的。”赫敏说道。她当时飞奔到图书馆去翻阅了唯一一本不在禁书区里的有关炼金的书。然后——她还记得那极度的失望，所有忽然生出的希望都像烟雾一样消散了。“因为所有的炼金环都必须画成‘孩子的头发那么细’，并不是在某些炼金程序中更细一些。而且巫师有全景望远镜，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法术需要使用全景望远镜来放大物体以便精确操作。我本该想到的！”

“赫敏，”哈利严肃地说道，再次把手伸进红色天鹅绒的袋子里，“不要因为一个好主意没有成功而惩罚自己。你必须筛除很多有缺陷的想法，才能找到有可能成功的想法。如果你在想到有缺陷的想法的时候感到不开心，给你的大脑发送负反馈，而不是意识到提出想法是很好的大脑行为，应该鼓励的话，很快你就不会有任何想法了。”哈利在书边放下两颗心形的巧克力，“来，再来块巧克力。我的意思是，除了刚才那块。这块是奖励你的大脑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备选策略。”

“我想你说得对。”赫敏小声说道，但是没有去碰巧克力。她开始把书翻回167页，哈利进来的时候她正在读那一页。

（赫敏·格兰杰自然用不着书签。）

哈利微微靠了过来，头几乎碰到了她的肩膀，在她翻书的时候看着那些书页，就像他在翻页的四分之一秒里能看到什么宝贵的信息一样。早饭过去还没多久，从他呼吸的依稀气味中，她可以清楚地辨认出哈利甜点吃的是香蕉布丁。

哈利再次说话了。“所以总之……请把这句话当成正面的鼓励……你真的在试图发明大规模生产长生不老药的办法，好帮我还清卢修斯·马尔福的债？”

“是的。”她的声音更小了。即使她努力像哈利那样思考，看来她还没有找到诀窍。“那你这段时间都在干什么呢，哈利？”

哈利做了个鬼脸表示恶心。“设法为‘谁陷害了赫敏·格兰杰’之谜收集证据。”

“我……”赫敏抬头看着哈利，“可是，难道我……不该自己试图解开这个谜吗？”这不是她的第一个念头，不是她认为最重要的事，但是既然哈利都这么说了……

“这是行不通的，”哈利冷静地说道，“有太多人愿意和我说话而不愿和你说话……而且遗憾的是，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要我保证不把谈话的内容告诉别人。很抱歉，但我不认为你在这件事上能帮上什么忙。”

“好吧，我想，”赫敏语气沉重地说道，“那就这样吧。全都由你来。你去搜集所有的线索，和所有嫌疑人谈话，我就在图书馆这儿呆着。等你发现是奇洛教授干的时候请记得告诉我。”

“赫敏……”哈利说道，“为什么由谁来做那么重要？把所有的事情决掉，难道不比由谁来解决更重要吗？”

“我想你说得对。”赫敏说道。她抬起手，按住了眼睛。“我想这已经不重要了。所有人都会认为——我知道不是你的错，哈利，你是在——你是在做好事，你是完美的绅士——只不过现在无论我做什么，他们都会认为我只是——你的营救对象。”她停顿了一下，然后用发抖的声音说道，“也许他们是对的，哈利。”

“喂，喂，等一下——”

“我不会吓唬摄魂怪。我能在魔咒课上得到优异的成绩，但是我不会吓唬摄魂怪。”

“我有一个神秘的黑暗面！”哈利转头向图书馆的其余部分扫视了一遍，然后激烈地小声说道。（在遥远的角落里有一个男孩，偶然确实会向他们这边望望；但是距离太远了，就算没有静音法术也不可能听到什么。）“我的黑暗面绝对不是个孩子，而且天知道我的头脑里还有什么其他疯狂的魔法——奇洛

教授声称我想扮演谁就能扮演谁——这些全是作弊，你不明白吗，赫敏？学校的管理层为我做了特别安排——我不能告诉别人——好让大难不死的男孩每天拥有比别人更多的学习时间，我在作弊，而你的魔咒课成绩仍然比我好。我——我恐怕不是——大难不死的男孩恐怕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孩子——但是你仍然能与之竞争。你难道没有想到，如果大家没有关注我的话，就会发现你可能是本世纪最强大的女巫？比如你能一个人和三个高年级的恶霸战斗，而且还能赢？”

“我不知道。”她说，再次用手按住眼睛，声音在发抖。“我只知道——即使那些都是事实——再也没有人会看到真正的我了，永远不会了。”

“好吧，”过了一会儿以后，哈利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是著名的波特-格兰杰研究团队，而是哈利·波特和他的实验室助手。嗯……我有个想法。不如我暂时不关注赚钱的事，怎么样？我的意思是，这笔债务要等到我从霍格沃茨毕业的时候才需要清偿。所以你可以自己完成，让这个世界知道你依然像以前那样强。如果你顺带发现了永生的秘密，我们就把它当作意外收获好了。”

想到哈利要靠她想出解决的办法，就像……无比沉重的担子压在了一个可怜的精神受创的十二岁女孩肩上，但她想拥抱哈利，为他给了她一个恢复作为女英雄的自尊的机会；她原本是活该的，她是个可怕的坏人，老是对哈利凶巴巴地说话，而他却自始至终是她忠诚的朋友，比她对他忠诚得多，而她很高兴他仍然认为她可以完成一些事，而且……

“你在思绪纷乱的时候有什么神奇的理性方法可用吗？”她终于问道。

“我个人的做法通常是把不同的想法区分开来，给他们起名字，把他们当成独立的个体，让他们在我的头脑里争辩清楚。目前主要的永久性个体有：我的赫奇帕奇，拉文克劳，格兰芬多和斯莱特林特质，我内心的批评家，以及仿真模拟的你，纳威，德拉科，麦格教授，弗立维教授，奇洛教授，爸爸，妈

妈，理查德·费曼⁴，和道格拉斯·赫夫斯特⁵。”

赫敏考虑了一下要不要试试，然后她的**常识**警告她这种角色扮演可能很危险。“你的头脑里有一个**我的**副本？”

“当然有啊！”哈利说道。这个男孩突然显得有些脆弱。“难道**你的**头脑里**没有我的**副本吗？”

这时她意识到，**确实有**；不仅如此，它说话的时候用的还是哈利本人的声音。

“这么一想怪 人的，”赫敏说道，“我的脑子里确实有一个你的副本。它现在就在用你的声音对我说话，争辩为什么这是完全正常的。”

“很好，”哈利认真地说道，“我是说，否则我都不知道大家怎么能算朋友。”

然后她继续读书，而哈利似乎满足于越过她的肩膀和她看同一本。

她一直看到第七十名——凯瑟琳·斯科特，她似乎发明了一种把小动物变成柠檬塔的方法——才终于鼓足勇气开口。

“哈利？”她说道。（她略微朝远离他的方向靠了靠，虽然她自己没注意到。）“如果你的头脑里有一个德拉科·马尔福的副本，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和德拉科·马尔福是朋友？”

“啊……”哈利说道。他叹了口气。“是的，我原本就想和你谈谈这件事。我有点后悔没有早跟你说。无论如何，该怎么说呢……我在腐蚀他？”

“**腐蚀**他是什么意思？”

“把他引诱到原力的光明面来。”⁶

4 理查德·费曼：美国物理学家，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费曼物理学讲义》《物理之美》等：<http://baike.baidu.com/view/119118.htm>

5 道格拉斯·赫夫斯特：美国学者，作家，中文名侯世达，《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别名《GEB——一条永恒的金带》的作者：<http://baike.baidu.com/view/747664.htm>

6 原力的光明面：《星球大战》里的设定，指正义一方：<http://zh.wikipedia.org/wiki/原力>

她的嘴巴合不上了。

“你知道，就像皇帝和达斯·维德那样，只不过是反方向。”

“德拉科·马尔福，”她说，“哈利，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马尔福说过我什么话？说他找到机会的时候会对我做什么？我不知道他对你是怎么说的，但是达芙妮·格林格拉斯把马尔福在斯莱特林说过的话告诉了我。那些话简直令人难以启齿，哈利！完全是字面意义上的难以启齿，因为我都说不出口！”

“那是什么时候？”哈利问道，“是在今年年初吗？达芙妮有没有说是什么时候？”

“没有，”赫敏说道，“因为什么时候不重要，哈利。任何说出这种话的人——说出马尔福说的那些话的人——都不可能是好人。你再怎么引诱他也没用，他坏透了，因为好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

“你错了。”哈利说道，笔直地望着她的眼睛，“我能猜到德拉科威胁要对你做什么，因为我在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说要对一个十岁的女孩做同样的事。但是你难道不明白吗，德拉科在进入霍格沃茨之前，一直是由食死徒抚养长大的。以他所处的环境，除非有超自然的力量，才能让他的道德标准和你相同——”

赫敏在拼命摇头。“不是这样的，哈利。根本用不着别人来告诉你伤害他人是不对的。你不去做的理由不是老师不允许，而是因为——因为你能看见别人受伤，你难道不知道吗，哈利？”她的声音在发抖，“这不是——这不是一个需要遵守的规则，像代数规则那样！如果你看不见，如果你这里感受不到，”她用手拍了拍胸脯中间，和她心脏的位置不太一样，但是无所谓了，因为这一切反正实际上都在大脑里，“那你就是没有！”

这时她才想到，哈利也许就没有。

“有些历史书你还没读过，”哈利静静地说，“有些书你还没读过，赫敏，那些书也许会给你一个大局观。在几个世纪以前——我想在十七世纪的时候肯定还是有的——乡下的一个大众娱乐是把一打活的猫咪装在柳条篮子或者包裹里面，然后——”

“别说了。”她说道。

“——放在篝火上烤熟。只是普通的庆祝。有趣，文明的娱乐。我的看法是，这比起烧死他们认为是巫婆的女人确实文明些。因为人的构造就是这样的，赫敏，人类感受情感的方式——”哈利把一只手放在自己心口，在正确的解剖学位置上，接着顿了一下，又把手向上移到头部，指着大概与耳朵平齐的位置，“——是看到朋友受伤时会感到受伤。他们关心范围内的人，本部落的成员。这种感觉有一个切断开关，开关上标注着‘敌人’，‘外国人’，或者有时只是‘陌生人’。如果没有学习的话，人就是这样的。所以不，这不意味着德拉科·马尔福没有人性，甚至不意味着他特别邪恶。如果他的成长环境教他相信伤害敌人很有趣——”

“如果你相信这个的话，”她的声音在发抖，“如果你能够相信这个的话，那你就是邪恶的。人永远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不管是谁让你去做的，你才是那个行动的人。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

“不，他们不会！你是在二战后的社会里长大的，**所有人都知道**只有坏人才会说‘我只是在执行命令’⁷。在十五世纪，这种行为会被称为高尚的忠诚。”哈利提高了声音，“你是不是认为，你在基因方面比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每个人都强？比如，假设你在婴儿时期穿回十五世纪，你自己就能想到烧死猫咪是不对的，烧死女巫是不对的，奴隶制是不对的，所有拥有自我意识的生灵都应该在你的关心范围之内？你是不是认为你在霍格沃茨入学的第一天就能完成这个认识过程？没有任何人告诉过德拉科，他有责任比他成长的社会环境具有更强

7 我只是在执行命令：原文有德语口音，描述德国士兵在二战后对自己行为的托辞。

的道德心。而**即使**这样，他也只花了四个月就会抓住一个麻瓜出身的巫师，不让她从屋顶掉下去。”她从没见过哈利的眼神比现在更激烈，“我还没**完成**对德拉科·马尔福的腐蚀，但是我觉得**迄今为止**他做得很好。”

拥有出色记忆的问题在于，她的**确**记得。

她记得在她从霍格沃茨屋顶掉落的时候，德拉科·马尔福紧握着她的手腕，握得那么用力，后来她的手腕都起了乌青。

她记得有人用恶咒将她绊倒，让她摔到斯莱特林魁地奇队长的餐盘上时，是德拉科·马尔福扶她站了起来。

她也记得——实际上，这原本就是她提起这个话题的原因——她听到德拉科·马尔福在吐真剂下的证词时的感受。

“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赫敏说道，情不自禁地提高了声音，“如果我知道——”

“我没法告诉你，这不是我的秘密，”哈利说道，“如果给他父亲知道了的话，危险的是德拉科。”

“我可不傻，波特先生。你不告诉我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你**到底**在和马尔福先生做什么？”

“啊。嗯……”哈利躲开她的视线，低头去看图书馆的桌子。

“德拉科·马尔福在吐真剂下告诉傲罗，他想知道能否打败我，于是要求和我决斗，好**通过实践来测试**。根据笔录，这是他的原话。”

“是啊，”哈利说道，仍然没看她的眼睛，“赫敏·格兰杰。**当然**她会记得准确的措辞。哪怕是被捆在椅子上，在威森加摩的所有成员面前因为涉嫌谋杀受审——”

“你**到底**在和德拉科·马尔福做什么？”

哈利畏缩了一下，说道，“恐怕和你猜的不太一样，不过……”

恐怖在她的心里层层升级，终于爆发了。

“你在和他做科学研究？”

“呃——”

“你在和他做科学研究？你应该和我做科学研究的！”

“不是那样！我又没有和他做真正的科学研究！我只是，你知道，教给他一些无害的麻瓜科学，比如物理学基础和代数之类的——我没有像跟你那样，和他做独创性的魔法研究——”

“我猜你也没把我的事告诉他了？”

“呃，当然没有？”哈利说道，“我从十月起就开始和他做科学研究了，那时他还不适合听说你的事——”

那种无法言喻的受到背叛的感觉在她心里一直向上涌，向上涌，接管了一切，她的声音在升高，眼里喷着怒火，她确定她的鼻子已经开始流鼻涕了，她的喉咙像火烧一样。她推开桌子站起来，退后一步，定睛看着背叛了她的人，用尖锐刺耳的声音怒吼道，“那是不对的！你不能同时和两个人做科学研究！”

“呃——”

“我是说，你不能同时和两个人做科学研究，还让彼此互不知情！”

“啊……”哈利小心翼翼地说道，“我确实想到了这一点，我很小心，没有把你的研究和我跟他做的任何事混在一起——”

“你很小心。”她几乎是嘶嘶地说出这句话，只可惜这句话里没有哪个字可以让她嘶一下。

哈利抬起一只手，揉了揉乱糟糟的头发，不知道为什么这让她更想对他

尖叫了。“格兰杰小姐，”哈利说道，“我认为这个谈话已经越来越像一个隐喻，嗯……”

“什么？”在静音屏障里，她拼尽了所有力气对他尖叫起来。

然后她意识到了，不禁面红耳赤，如果她的魔力达到成人水平的話，她的头发会自燃的。

图书馆里唯一的另一个人——坐在远处另一头的那个拉文克劳男孩——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们俩，同时用一本书蹙脚地挡住了脸的下半部分，作为掩饰。

“好吧，”哈利微微叹了口气，“那么，请你牢牢记住这只是一个很坏的比喻，真正的科学家会随时互相合作，我不认为我的行为是欺骗行为。科学家经常会对他们的工作保密。你和我的研究是保密的，尤其不能告诉德拉科·马尔福——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如果知道我是你的朋友而不是对手的话，根本就不会接近我。而如果我把德拉科的事告诉别人的话，危险的是德拉科——”

“真的只是这样而已吗？”她问道，“真的吗，哈利？你难道没有希望我们俩都感到自己很特别，就像你只想和我们在一起，只有我们能和你在一起？”

“这不是我那么做的原因——”

哈利停住了。

哈利看着她。

当她意识到自己脱口而出的内容时，所有的血液都涌回到她脸上，那样的高温原本该让她的耳朵冒出蒸汽，把她的头熔化掉，血肉都会化成液体，沿着脖子流下来。

哈利盯着她，脸上是恍然大悟的全然的恐怖。

“嗯……”她尖声说道，“这是……哦，我不知道，哈利！这只是比喻

而已吗？如果一个男孩花了十万金加隆把一个女孩从厄运中救出来，她当然有权疑惑，你说呢？这就像给她送花，只不过，你看，实际上**更多——**”

哈利推开桌子站起身来，踉跄后退了一步，开始拼命摇手。“**我那么做不是因为这个！我那么做是因为我们是朋友！**”

“只是朋友？”

哈利·波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开始向大声喘气发展。“很好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朋友！也许永远是最好的朋友！但是不是那种朋友！”

“这么想真的那么糟吗？”她的声音有点哽住了，“我是说——我不是在说**我爱上了你，但是——**”

“哦，你没有吗？**谢天谢地。**”哈利用袍袖擦了擦前额的汗水，“赫敏，你看，你别误会，我知道你是好人——”

她战栗地后退了一步。

“——但是——即便是我的黑暗面——”

“是这个问题吗？”赫敏说道，“但是我——我不会——”

“不，不，我是说，我有一个神秘的黑暗面，身上也许还有其他奇怪的魔法，**你知道我不是正常的孩子，不完全正常——**”

“不正常也没关系啊，”她说，感到越来越着急和迷惑，“**我不介意——**”

“但是**即使所有这些奇怪的魔法**让我比其他孩子更像大人，我仍然没有进入青春期，我的血液里没有荷尔蒙，我的大脑还没有爱上任何人的能力。所以我没有爱上你！我不可能爱上你！就我目前的所知来看，六个月以后我的大脑就会苏醒，说不定会爱上斯内普教授！呃，我能据此认为你**已经进入青春期**”

了吗？”

“噢噢。”赫敏尖声说道。她站立不稳，摇晃了一下，哈利立刻冲到她身边，扶她坐在地上，用稳定的双手支撑着她的身体。

事实是，在十二月的时候她确实跌跌撞撞地跑到了麦格教授的办公室，并没有特别吃惊，因为她在书上读到过，但是仍然感到相当反胃，在得知女巫可以用法术处理由此而来的种种不方便之后不禁大大松了一口气，而哈利怎么能这样，问一个可怜的无辜女孩这种问题——

“你看，我很抱歉，”哈利狼狈地说道，“我真的不是刚才听起来的那个意思！我敢肯定，任何人如果从外人的角度纵观全局，据此打赌我最后会和谁结婚的话，都会给你分配比任何其他人都高的概率——”

她的理智正要开始恢复，又立刻爆炸成了火花和火焰。

“——但是恐怕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我的意思是，从外人的角度来看还有很多其他可能，而我在青春期之前喜欢的对象恐怕很难用于判断我七年以后会和谁在一起——我不想让我听起来像在承诺什么——”

她的喉咙发出了某种尖细的声音，但她没有注意去听自己到底在说什么。她的整个宇宙都聚焦在哈利可怕，可怕的声音上。

“——而且我读过进化心理学，而且，嗯，里面多次提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恐怕是例外而不是常规，而在那些以捕猎和采集为生的部落里，更普遍的情况是一对夫妇在一起生活两三年，抚养孩子度过最脆弱的阶段——而且，我的意思是，考虑到多少人在传统婚姻里感到极不幸福，这个制度也许需要一些聪明的改革——特别是如果我们真的解决了永生问题的话——”

塔诺·沃尔夫，一个五年级的拉文克劳，慢慢从图书馆的桌前站了起来。在这个便于观察的有利地形，他看见格兰杰啜泣着从图书馆跑了出去。他听不

见争吵的内容，但毫无疑问，是那一种。

塔诺慢慢走向大难不死的男孩，膝盖都在发抖；后者正瞪着图书馆的门，还在因为刚才被猛地甩上的力量颤动不已。

塔诺其实并不想这么做，但是哈利·波特**确实**被分到了拉文克劳。严格地说，大难不死的男孩要算他的拉文克劳同学。这就意味着有一个不成文的**法则**。

塔诺走过来的时候，大难不死的男孩没说什么，但他的目光可不怎么友好。

塔诺咽了口口水，把手放在哈利·波特的肩膀上，用微微发抖的声音背诵道，“这些女巫！简直不可理喻，是吧？”

“把你的手拿开，不然我就把它扔到世界之外的黑暗里去。”⁸

图书馆的门再次猛地打开，又有人出去了。

⁸ 世界之外的黑暗：圣经《新约》多处提到过，是一个令人哀哭切齿的地方。参见：<http://cclw.net/gospel/asking/xinyuoshenjinnanti/1/chapter020.html>

第八十八章 时间压力，第一部分¹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六日。

下午十二点零七分。

午餐时间。

哈利杀气腾腾地走向几乎没人的格兰芬多长桌，一眼看出今天的午饭是布林和菇泊肉丸²，餐桌话题也被哈利一耳朵听穿：是关于魁地奇的；这种听觉环境比锈链锯发出的噪音差点儿，但总比拉文克劳长桌上关于赫敏的连篇鬼话强。格兰芬多学院本来就对德拉科·马尔福没有什么好感，出于政治动机也更希望大家就干脆忘掉某些不幸事实得了；即使这算不得闭嘴的好理由，至少他们没议论。迪安、西莫和拉文德都去度假了，但好歹还有人留下……

“刚才主宴席上怎么乱成一团？”哈利问韦斯莱双胞胎·意识集合体，一边动手给自己盛菜，“我进来的时候他们好像才快搞定。”

“我们深受爱戴，却笨手笨脚的特里劳妮教授——”

“貌似脑子一滑，就把一整盆汤泼到了自己身上——”

“更别提海格先生也跟着遭了殃。”

一望可知，教工席上，占卜教授确实在疯狂挥舞魔杖，混血巨人擦着自己的衣服。其他人好像不怎么注意，就算是麦格教授也没有。弗立维教授一如往常地站在椅子上，校长似乎又缺席了（他大半个假期都不在），斯普劳特、辛尼斯塔和维克多教授也一如往常地聚在一起吃饭，还有——

“你们知道不，”哈利说，转头望向天花板上湛蓝天空的幻象，“这事

1 关于标题：本文标题来自于科幻小说 Deathkiller Trilogy 的第二部：http://en.wikipedia.org/wiki/Mindkiller#Sequel_stories

2 布林和菇泊肉丸 (breen and Roopo balls)：某种类似瑞士肉丸的食物，来自《巴比伦五号》：http://babylon5.wikia.com/wiki/List_of_Food_and_Drinks#cite_note-w-2

有时候还是让我毛骨悚然。”

“啥事？”弗雷德或乔治说。

强大又神秘的黑魔法防御术教授正在“休憩”，或者或者正进入了那种天知道什么不对劲的状态，他的双手正笨拙犹豫地试图抓住盘子里一只像是在躲着他的鸡腿。

“呃，没什么。”哈利说，“我还不大习惯霍格沃茨呢。”

哈利在适度的沉默中继续吃，韦斯莱们则讨论着一种影响神智的奇特物质，其名为查德里火炮队。

“你脑子里转着什么深邃神秘的念头啊？”离他很近的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短发女巫说，“我的意思是，我只是好奇。顺带一提，我叫布莉安妮。”她带着某种表情凝视着他，这表情属于哈利在长大点儿前坚决不想理会的那一类表情。

“嗯，”哈利说，“你知道那些极其简单的人工智能程序吧，比如 ELIZA³？编程设计让它们能用词汇组织合乎语法的英语句子，但它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用词都是什么意思。”

“当然啦，”女巫说，“我箱子里就存着一打呢。”

“啊，我十分确定我对女孩的理解大概就在那个水平上。”

突然一片安静。

哈利利用了几秒才意识到，不，整个礼堂里的人盯着的不是自己，于是哈利转头一看。

踉踉跄跄进了大礼堂的人影似乎是费尔奇先生，霍格沃茨象征性的维护走廊纪律的员工。他和他捕猎成性的猫，洛丽丝夫人，有时会和哈利遇上，碰面的频率不高，而且随机；通常哈利都穿着他史诗级别的死亡圣器悄无声息地飘然而过。（哈利曾咨询过韦斯莱双胞胎，想在这么一个招人惦记的目标身上

3 ELIZA: <http://en.wikipedia.org/wiki/ELIZA>

玩恶作剧。随之弗雷德或乔治便悄悄指出，大家从没看见费尔奇先生用过魔杖；考虑到那么多咒语都对管理员的职务很有用，这事可真奇怪。这也让你深思：邓布利多为什么要给这人在霍格沃茨安排个工作？于是哈利闭了嘴。）

眼下，费尔奇先生褐色的衣服混乱不整，浸透汗水，他的肩膀在呼吸间明显地起伏，他形影不离的猫不见了。

“有巨怪——”费尔奇先生喘着粗气喊道，“在地牢里——”

主宾席上，米勒娃·麦格刷地一下站起来，带倒了身后的椅子。

“阿格斯！”她叫道，“你出什么事了？”

阿格斯·费尔奇从巨门踉跄进入，他的上半身满是血红色条痕和斑点，就好像有人把牛排酱泼了他一脸。“巨怪——灰色的——比我高一倍——它——它——”阿格斯·费尔奇手捂着脸，“它吃了洛丽丝夫人——一口就把她吃掉了——”

米勒娃的另一个自我感到一丝伤感，她不怎么喜欢那只猫，但她们俩毕竟同为猫科动物。

骚动开始在大礼堂蔓延。西弗勒斯从教师席上起身，不知怎么回事，居然成功地避免了引起注意。他一个字也没说，就大步走出了巨门。

当然了，米勒娃想道，四层走廊——这可能是个调虎离山计——

她心中暗自将这类任务托付给了西弗勒斯，拔出魔杖，高高举起，发射了五簇紫色的火焰，伴随着尖利的噼啪声。

除了阿格斯破碎的抽泣，只剩下一片惊呆了的静寂。

“看来霍格沃茨里有危险生物在逃。”她对教工席上的教工们宣布，“我请求你们来协助搜索。”接着她转向呆呆观望的学生们，提高了音量，“级长们——立刻把你们学院的学生领回宿舍！”

格兰芬多长桌上，珀西·韦斯莱一跃而起。“跟我来！”他高声说，“一年级生，待在一起！不，你~~别~~——”然而此时其他级长也已经提高嗓音，新一轮嘈杂开始了。

此时一个清晰、冰凉的声音在突然爆发的一波噪音下响起。

“副校长女士。”

她转身。

黑魔法防御术教授冷静地用餐巾擦着手，从教工桌旁站起。“我并无冒犯之意，”身份不明先生说，“但您确实不是战术专家，女士。在这种情形下，更明智的做法可能是——”

“我诚心道歉，教授，”麦格教授转身走向巨门，菲利乌斯和波莫娜已经起身跟上了她，鲁伯·海格这位混血巨人也站了起来，高高耸立在他们中间。时至今日，类似的经验麦格已经有了太多次，“悲剧的经历教会我，在这种时候，不宜采纳任何现任防御术教授提供的建议。实际上，我认为我和你一同去找巨怪更为明智，这样，假如这段时间里发生什么异常情况，你就不会被怀疑为肇事者了。”

防御术教授毫不迟疑，行云流水地走到格兰芬多长桌旁，手掌一拍，发出地板破碎塌陷一般的声响。

“格兰芬多院的米歇尔·摩根，品尼尼战队的二把手，”拍手声导致的安静中，防御术教授冷静地说，“请向你的院长提出建议。”

米歇尔·摩根站上她的长凳，开始说话；相比米勒娃记忆中她开学初的样子，个子娇小的女巫的语气自信了很多。“穿行在走廊里的学生会分散开来，无法被保护。所有学生应当留在礼堂里，聚集在大厅中央……**不能被桌子围在中间**，巨怪能够直接跃过桌子……学生四周应该安排七年级生来防御。只用军队里的人，其他人不管**决斗**多优秀都不能用，以防自己人互相之间误伤。”米歇尔犹豫了一下。“我很抱歉，海格先生，但是——参加搜寻对你而言不安全，你应当和学生一起留在后方。特里劳妮教授也不该独自面对巨怪，”米歇尔说

这段时语调里的歉意少多了，“但如果她和奇洛教授组队，他俩则能形成一个可信、有效的战斗单位。我的分析就是这些，教授。”

“不错，鉴于这是临场答出的，”防御术教授评价道，“奖励你二十奇洛点。不过你仍然忽略了更简单的一点：家并不意味着安全，巨怪足够强壮，可以把肖像画从门框上扯下来——”

“够了。”米勒娃厉声说道，“谢谢你，摩根小姐。”她看向长桌边观望的人群，“学生们，按她说的做。”她转头看回教工席，“特里劳妮教授，你来陪同防御术教授——”

“啊，”西比尔结结巴巴地说道；过浓的妆容和乱糟糟的披肩遮掩下，这女人脸色苍白，“我恐怕——我今天不太舒服——真的，我感觉相当虚弱——”

“你不需要和巨怪战斗。”米勒娃尖锐地说；一如往常，应付这女人总令她很不耐烦，“就跟好了防御术教授，一秒也别让他离开你的视线。你必须在事后作证自己一直和他呆在一块儿。”她转向鲁伯，“鲁伯，我留你在这儿管控局面。保证好他们的安全。”体型巨大的男人听见这话挺直了脊背，失落的表情一扫而空，骄傲地向她点点头。

接着，米勒娃看向学生们，提高了音量：“任何走出礼堂的人，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都会被开除。这一点毫无疑问。没得商量。明白了吗？”

被她目光正对上的韦斯莱双胞胎恭敬地点头。

她没再多说一个字，转身走向礼堂门口。其他教授跟在她身后。

房间远端，一只钟挂在墙上，无人注意。钟表显示的时间为：下午 12 点 14 分。

……而他依然没意识到。

嘀嗒。

哈利眯起眼睛盯着教授们消失之处，心里琢磨着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这情况又意味着什么，同时学生们聚集成更易保护的一群，大家挥动魔杖，把桌子悬浮到不碍事的地方，而哈利依然没意识到。

嘀嗒。

“难道教授们不该全都两两结对吗？”一个高年级格兰芬多说；哈利不知道这人叫什么，“我是说——搜寻会慢一些，但我觉得会更安全——”

嘀嗒。

有人提高音量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哈利没听进去多少，只听见回答的大意是尽管巨怪魔法抗性很强，极其强壮，还有再生能力，但它们声响太大了，所以如果霍格沃茨教授听见它们靠近，不难把它们用瓦蒂姆之牢不可破什么的裹起来。

嘀嗒。

而哈利依然没意识到。

嘀嗒。

人群发出的噪音压低了。大家互相悄声交谈，一边还瞅着四周，仔细听着有没有门被撞开的轰隆声，有没有愤怒的咆哮声。

嘀嗒。

有的学生低声细语，猜想着防御术教授偷偷运进一只巨怪有何居心，调虎离山计被麦格教授识破是不是让他生了气，这个调虎离山计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

嘀嗒。

而哈利依然没有想到。他一直没想起来，直到所有学生——大概一百人——都已经站到一起；七年级学生表情凝重而自豪，魔杖指向外边，保护着低年级学生群。有人建议数数人头；另外一个人讽刺地回道，这建议放在平时可能有道理，可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去度春假了，没人知道房间里本该有多少学生，更别提知道有没有人不见了。

嘀嗒。

这时哈利才开始想赫敏跑哪儿去了。

嘀嗒。

哈利看向拉文克劳聚集的地方。他看不到赫敏，但大家都挤在一起，以至于你不能指望在高年级的人群中寻见小一些的学生。

嘀嗒。

然后哈利看向赫奇帕奇，试着找出纳威。尽管纳威站在一个比他高得多的学生身后，哈利的视觉处理系统几乎立刻就成功发现了他。赫敏也没跟赫奇帕奇在一起，至少哈利在赫奇帕奇群里找不到她——而她肯定不是和斯莱特林在一块——

嘀嗒。

哈利挤过密集的人堆，避开或绕过年龄更大的学生，有一次干脆从人家腿下钻了过去，直到他站进拉文克劳群，确切无疑地证实了：不，赫敏真的不在这里。

嘀嗒。

“赫敏·格兰杰！”哈利大声说，“你在吗？”

没人回答。

嘀嗒。

他脑海深处的什么地方升起一阵恐惧，而他大脑的其他部分正在决定要恐慌到什么程度。哈利对第一节防御术课的记忆已经非常遥远模糊，但他隐约记得课上提到，巨怪能够捕食形单影只、未加防备的猎物。

嘀嗒。

另一条思路疯狂地检索着各种未成熟的想法；他到底该怎么办？还没到下午三点，所以他没法用时间转换器回到这一个当下。就算他能悄悄溜出屋子——肯定有办法偷偷穿上隐形衣，试着用点什么引开注意力——他也对赫敏在哪一无所知，而霍格沃茨太大了。

嘀嗒。

另一部分思维试图给可能性建立模型。根据其他学生的说法，巨怪不是悄无声息的掠食者，巨怪声音大得很——

赫敏不知道那声音来自一只巨怪，所以她会去看看声源是什么。她是个英雄，不是吗？

——但赫敏的小包里装着一件隐形衣和一把扫帚。之前，哈利坚持要赫敏与纳威都拿到这些东西，麦格教授也告诉他东西已经给他们了。这应该足够让赫敏成功逃生，即使她飞得很笨拙。她只需要到一块房顶上；今天天气晴朗，阳光好像对巨怪不利，哈利记得这一点，因此赫敏肯定记得清清楚楚。想必即便赫敏想再次证明自己的能力，她也不至于傻到攻击一只巨怪。

嘀嗒。

她肯定不会的。

嘀嗒。

那绝不是她会干的事。

嘀嗒。

然后哈利突然想到，有人在不久前试图用记忆咒诬陷赫敏·格兰杰谋杀。这人在霍格沃茨里干成了这件事，却没触发任何警报。这人本来安排德拉科慢慢死掉，慢到霍格沃茨结界六个小时都没有报警，这样就没人能用时间转换器查出真相了。而不管是谁聪明到能把一只巨怪偷渡过古老的霍格沃茨结界还没招来校长的注意，这个人一定也足够聪明，**也会采取那个显而易见的措施**：给赫敏的魔法物品施上恶咒……

嘀嗒。

他头脑的一部分感觉到缓缓上升的恐慌；视角变换，如同内克尔立方体转了方向⁴：自己之前究竟在想什么，因为赫敏与纳威拿到了几个一文不值的愚蠢小玩意，就让他们留在霍格沃茨——那些小东西无论如何也挡不住想杀掉他们的人。

嘀嗒。

他头脑的另一部分在进行抵抗：那个可能性并不**确定**，很复杂，并且发生概率很可能低于百分之五十。容易想见这样的情形：他在所有人面前惊惧失态，接着赫敏就从礼堂外的洗手间回来了；又或者是巨怪最后根本没接近赫敏……就好像“狼来了”的故事一样，下一次，如果她真有了麻烦，没人会再相信他；发出假警报会耗尽他的信誉，而今后他为了其他事情还会需要它们……

嘀嗒。

哈利意识到这是“担心丢面子”模式的表现——正是它让大部分人在不确定情况下什么事都不敢做——并且把它狠狠压了下去。尽管如此，他也感觉这真是奇怪：需要那么大的意志力才能下定决心在所有人面前喊出声来；如果只是他没在人群里看见赫敏，而不是赫敏真的不见了的话，事情会非常尴尬……

4 内克尔立方体 (Necker cube)：也称奈克方块，是一个由 12 条线组成的图像，是等大透视的角度绘画一个立方体，等长的平行线不论其远近，在图中会画成等长的平行线，其中没有任何关于立体的资讯。因此对于立方体的放置位置及观看角度会有模棱两可的诠释。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88%E5%85%8B%E6%96%B9%E5%A1%8A>

嘀嗒。

哈利深吸一口气，尽可能大声地喊道：“赫敏·格兰杰！你在吗？”

学生们都转头看向他。接着有些人环视自己的身侧。一些对话中止了；屋里的噪音减弱下去。

“有谁看见过赫敏·格兰杰吗，在——在今天大概十点半之后？有谁知道她可能在哪里吗？”

背景噪音更小了。

没有人提高音量冲他喊话，尤其没人喊道：别担心，哈利，我就在这。

“哦，梅林啊。”附近的什么人叹道，然后背景噪音就又开始了，话音里多了激动的新语调。

哈利盯着自己的手，屏蔽掉吵人的废话，试着想一想，想一想，想一想

——
嘀嗒。

嘀嗒。

嘀嗒。

苏珊·伯恩斯和一个拿着破旧魔杖的红发男孩在人群里推开一条路，同时挤到了哈利身旁。

“我们得找个办法通知教授们——”

“我们得找到她——”

“找到她？”苏珊转身厉声反驳他，“我们可怎么做到这事呢，韦斯莱上尉？”

“我们这就去找她！”罗恩·韦斯莱厉声回道。

“你疯了吗？已经有教授到走廊里搜索了，是什么让你觉得我们碰上格兰杰将军的机会更大？只不过我们会被巨怪吃掉！然后还会被开除！”

有时候听听糟糕的主意，对比之下，正确的主意就会变得显而易见。这挺奇怪。

“好了！大家听着！”

人们转头看他。

“安静！大家都闭嘴！”

哈利喊完后嗓子都疼，但大家的注意力转向了他。

“我有一把飞天扫帚。”哈利尽可能大声地说，忍着喉咙痛。因为想到了阿兹卡班那把只能乘坐两人的扫帚带来的麻烦，他在指定装备的时候要了一把能坐三个人的扫帚。“我需要一个参加军队的七年级生和我一起去。我们要尽快飞遍走廊，找到赫敏·格兰杰，接上她，然后立刻回来。谁愿意跟我走？”

礼堂内顿时一片寂静。

学生们不安地对视着。年龄小的学生期待地看向高年级生，而高年级生则看向防守外围的学生。防御的学生大多直视前方，举着魔杖，以防巨怪恰好选在这时破墙而入。

没有人动。

没人出声。

哈利·波特再次开口：“我们不用和巨怪战斗。如果我们看见它，我们只需要飞走，它也绝对追不上我们的扫帚。我会负责跟校方协调。拜托了。”

所有人继续看着其他人。

哈利盯着沉默的人群——十几个七年级生都坚定地看向人群之外——他感觉寒意涌上心头。意识深处的某个地方，奇洛教授嘲讽地大笑，笑他怎么会以为普通傻瓜在没有魔杖指着脑袋的情况下也会自愿做点有用的事……

嘀嗒。

对于旁观者冷漠效应⁵，标准对策是向单独一个人集中火力。“好吧，”哈利说，努力保持大难不死的男孩那不容置疑的命令语气，“摩根小姐，现在跟我来。我们没时间可浪费了。”

被他点名的女巫之前一直在防御圈边界坚定地向外注视，现在她转过头来，有一秒钟惊恐失色，然后变成了面无表情。

“女副校长命令我们都待在这里，波特先生。”

哈利费了些力气才松开紧咬的牙关，“奇洛教授没这么说，你也没有。麦格教授不是战术家，她没想到要查查有没有学生不见了，而且她还以为让学生从走廊疏散是个好主意。但有人指出麦格教授的错误时，她能明白的，你也看见她听取了你和奇洛教授的话；我确信她不会想要我们忽略赫敏·格兰杰正在外面，独自一人的事实——”

嘀嗒。

“我觉得教授会说她不希望有更多学生到处乱逛。教授说如果离开大厅，不管有什么原因，都会被开除。可能你不用担心被开除，就因为你是大难不死的男孩，但我们其他人都得担心！”

嘀嗒。

5 紧急事件现场，如果有多个旁观者，他们就会指望别人先行动，导致的不作为使受害者得不到帮助。

脑海深处的什么地方，奇洛教授正在笑他。正常人有绝好的借口袖手旁观时，他居然指望他们在战略不完全清晰，个人没有背负明确的责任的情况下行动……“一个学生命在旦夕，”哈利声音平稳地说，“就是现在，她可能正和巨怪搏斗。出于好奇问一句，这对你没有任何意义吗？”

嘀嗒。

摩根小姐的脸扭曲了。“你——你是大难不死的男孩！如果你想帮她，就自己跑出去打个响指好了！”

嘀嗒。

哈利几乎意识不到自己在说什么了：“那只是小聪明和说大话，真实生活里我没有那种力量，一个年轻女孩正需要你的帮助你到底是不是个格兰芬多？”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摩根小姐喊道，“这里又不是我负责！负责的是海格先生！”

尴尬的寂静在整个房间里蔓延开来。

哈利转身仰视高耸在学生群之上的魁梧的混血巨人，而其他人的脑袋不约而同地转向他。

“海格先生，”哈利说，尽量保持住命令的语气，“你需要授权这次行动，现在就做。”

鲁伯·海格看起来进退两难，但是他的大脑袋被未修剪的胡子和卷发包围着，很难判断他的表情；只有他的眼睛看起来有生气，陷在那么多毛发中。“呃……”半巨人说，“俺可得保证恁们大家安全——”

“好极了，那我们能不能也保证赫敏·格兰杰的安全？你知道，就是那个被诬陷谋杀、需要有人去帮她的无辜学生？”

哈利这么说时，混血巨人惊跳了一下。

哈利盯着这个身形巨大的人，绝望地盼望着他明白这个暗示，希望这些话没有向其他人泄露天机——他不可能只有肌肉，詹姆和莉莉跟他做朋友应该不只是出于怜悯——

“被诬陷？”从斯莱特林聚集区附近的什么地方，有人叫道，“哈，你还在坚持这么讲？如果她被吃了也是活该。”

有人大笑，同时也有人气愤地喊出声来。

混血巨人的表情坚定起来，“恁待在这儿，小家伙，”海格先生声音隆隆作响，虽然他可能本想说得语调温和，“俺自己去找她。说实话，巨怪可能会有那么点难搞——恁得抓着一只脚踝把它拎起来，还得拎对头了，要不然它就会把恁齐齐撕成两半——”

“你能骑扫帚吗，海格先生？”

“呃——”鲁伯·海格皱皱眉，“不能。”

“那你就不能足够迅速地进行搜索。六年级生！召唤所有的六年级生！有没有六年级生不是百无一用的懦夫？”

寂静。

“五年级生？海格先生，告诉他们你授权他们跟我走，来保证我的安全！妈的，我在试图做明智的事呢！”

混血巨人绞着手，表情痛苦，“呃——我——”

哈利心里有什么断掉了，他开始大步直奔厅门，一路推开所有没给他让路的人，仿佛他们是泥塑木雕一般？。（他没有跑，因为跑起来相当于邀请别人阻止你。）脑中什么地方，他是在穿过一个满是机械傀儡的空房间，刚才他是被傀儡嘴唇移动的毫无意义的噪音分散了注意力——

一个巨大的人形挡在了他的去路上。

哈利仰头看去。

“俺不能让你这么干，哈利·波特，尤其是恁。城堡里正在发生奇怪的事，有人可能想害格兰杰小姐——或者他们是想害恁。”鲁伯·海格声音遗憾但坚定，他的巨手像叉车叉子一样垂在身侧，“我不能让你出去，哈利·波特。”

“昏昏倒地！”

红色光束砸上海格脑袋一边，令身形庞大的男人惊跳起来。他的头一下转过来：像他的头这么大的东西根本不该移动这么快。他冲年轻的苏珊·伯恩斯大喊：“恁以为恁在干啥！”

“对不起！”她尖声叫道，“火焰熊熊！滑道平平！”

巨大的人正忙着手扑灭胡子上的火苗，没来得及防止自己摔倒在地；但此时这事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哈利已经越过了他——

纳威·隆巴顿跨步挡在他面前，神态绝望但坚定，赫奇帕奇男孩手中的魔杖已经扬起。

哈利的手纯条件反射地拿起魔杖，在纳威向他施咒之前，他勉强设法制止了自己，盯着他的上尉，仿佛世界发了疯一样。

“哈利！”纳威吼道，“哈利，海格先生是对的，你不能去，这可能是个陷阱，他们的目标可能是你——”

纳威浑身肌肉僵住了，他失去平衡，僵硬地摔倒在地。

脸色苍白的罗恩·韦斯莱从纳威身后跨出，举着他自己的魔杖说，“走。”

“罗恩，你个疯子，你在干什么——”远处一个依稀可辨的声音说道，似乎是克利尔沃特小姐的男朋友，但哈利已经冲向了大门，无暇后顾，即便罗恩和苏珊念咒的声音再次扬起。一声愤怒的巨吼传来，一些他不认识的声音咆哮起来。

于是哈利穿过了门，手伸进莫克袋，口中说道“飞天扫帚”，在他身后，巨大的门再次关上了。

那柄长长的、能坐三人的飞天扫帚及其镫具开始从莫克袋里伸出的同时，哈利继续跑过门廊，一边在大脑里反复用脏话骂人，一边想着试图做明智的事就是这种下场，一边试图找到一个搜寻方案来覆盖赫敏所有可能的去处。图书馆在四楼，几乎在城堡的另一侧……哈利把扫帚握在手中时，他快到了巨大的大理石台阶，“起！”，他起飞了，加速冲向三楼——

“嘎！”哈利尖叫道，他的扫帚勉强在空中打了个旋，以便不会刺穿潜伏在台阶顶的人影之一。勉力阻止自己从扫帚上掉下来的一瞬惊险无比，他得做出那些扭转动作，不至于让他从镫具上掉下来，尽管太接近地面，而且根本没空间移动，然后——

“弗雷德？乔治？”

“我们想不出怎么找到她！”韦斯莱双胞胎中的一个脱口而出，苦恼地绞着手。“我们偷偷溜出来，因为我们觉得能找到格兰杰小姐——肯定有个快捷的途径在霍格沃茨城堡里找人，我俩都很确定——但我们想不出是什么！”

哈利盯着他们俩，以悬停着倒挂在扫帚上的角度——他的铤而走险为他招致的姿势——完全是条件反射地说道，“好吧，为什么你们那么确信能找到她？”

“我们不知道！”韦斯莱双胞胎中的另一个叫道。

“你们以前在霍格沃茨成功地找到过什么人吗？”

“是的！我们——”正说着的韦斯莱双胞胎突然闭上嘴，两位红发男孩移开视线，一脸空白地盯着远处。

一声雷鸣般的巨响，与此同时，两扇巨型的门被某个非常，非常强壮的人推开。

哈利在空中翻了个身，为韦斯莱兄弟腾出两个扫帚上的空位，他什么也没说，如果并不必要的话，他们没有理由暴露自己所在的位置。韦斯莱双胞胎爬上镫具时，时间过得如此漫长，哈利的心脏咚咚直跳，尽管根据他的心算，

海格先生，大概连台阶底都来不及赶到。然后他们三个**猛力加速**，向着最近的走廊飞去，下方的石头地板变得模糊，墙体似乎在他们经过时发出清晰可闻的呼啸（尽管那只不过是穿过他们耳侧的风）；哈利在下一个拐角处才想起自己骑的是一把加长版三座款扫帚，差点来不及**减速**。

现在扫帚上的位置满了，但话说如果他们真找到了赫敏——哈利可以穿上隐形衣，那样他就能在巨怪眼皮底下藏起来，给赫敏腾出一个空位——

哈利在一道突然出现的拱门把他脑袋削下来之前，猛地低头躲开。

“我们找到过杰西！”韦斯莱双胞胎坐在哈利身后说。“我知道我们找到过！那时我们得通知他费尔奇正在逮他！”

“怎么做到的？”哈利问，他大脑的绝大部分都在专注于不让他们死于可怕的空难。安全起见他本应减速，但他内心越来越不安，一股无来由的恐惧。他**不能**减速，一旦他减速，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

“我们——”坐在扫帚最后的韦斯来双胞胎说，“我们不记得了！”

在另一个急转弯的速度，哈利估算，大致接近0.3%的光速，他们穿过一条形状扭曲的走廊，哈利平时从大厅到图书馆一直是走这条路，只是如果你**骑扫帚**的话，它**不是**最短路径，他本应选那条又长又直的西走廊的——

他脑中不掌控驾驶的那部分意识到了真相。

“有人篡改了你们的记忆！”哈利吼道，他在扭曲的走廊里全速穿行，速度太快，以至于坐在扫帚尾的韦斯莱不时会轻轻地撞到墙，因为哈利的飞行技巧不适应这个长度的扫帚。

“什么？”弗雷德和乔治叫道。

“植入赫敏记忆的那个人，无论他是谁，也扰乱了你们的记忆！”或许是个一忘皆空咒，或许是个植入不太成功的假记忆，可眼下哈利**无暇思考**——

扫帚转过弯，在一个螺旋状的楼梯处直线爬升，他们仨都紧紧贴着扫帚，

这样他们就能穿过天花板上的开口，进入四楼的地板，然后他们站在了图书馆前，飞天扫帚减速，伴随着一声尖锐的声响停了下来，尽管根本没有能使它产生刹车摩擦的物体存在。哈利快速瞥了一眼韦斯莱兄弟，让他们待在原地，同时他爬下扫帚，推开图书馆大门，控制着自己的呼吸，把脑袋伸了进去。

赫敏·格兰杰不在。

平斯夫人正在桌旁吃三明治，抬起头怒目而视。“图书馆不开！”

“您看到过赫敏·格兰杰吗？”哈利说。

“我说了图书馆不开，小子！午餐时间！”

“这非常重要。您看到过赫敏·格兰杰，或您知道她可能会在哪儿吗？”

“没有，现在给我出去！”

“您知道紧急情况下迅速联络麦格教授的方法吗？”

“哈？”图书管理员吃惊地说。她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怎么——”

“知道还是不知道。请马上作答。”

“啊——飞路——”

“她不在办公室，”哈利说，“您知道联系她的其他方法吗？知道还是不知道？”

“年轻人，我要求你——”

哈利在心里把这状况归类为我又在跟 NPC 说话了，他转身冲回他的扫帚。

“别走！”平斯夫人吼道，从门里冲了出来，但太晚了，哈利和韦斯莱兄弟已经重新起飞，从图书管理员的视线中消失不见。哈利心中的压力仍在增加，如同一只有形的手挤压着他的胸膛，他必须找到赫敏，他根本不知道赫敏还可能在哪里，除了拉文克劳高塔的女生宿舍，那里他也进不去。搜索整个霍格沃茨在数学上接近不可能，大概根本不存在进入所有房间至少一次的连续飞

行路径——为什么他没想到给赫敏，纳威和他争取一套傲罗用来传递信息的那种方便的小镜子——

他在发傻，这个认知击中了他的胃。他不需要镜子来传递信息，他从一月份起就不再需要镜子了。哈利减速，让扫帚在一道走廊的空中停下，他手中已经握好魔杖，**保护赫敏·格兰杰**的强烈意志如一轮燃烧着银色火焰的耀日升起，充斥着他的心灵，沿着他的手臂泉涌，他喊道：

“呼神护卫！”

那炽烈洁白的人类形象宛若一颗新星骤然形成，韦斯莱双胞胎震惊地高呼出声。

“告诉赫敏·格兰杰——霍格沃茨有巨怪在逃——它有可能在搜寻她——她需要去阳光直射的地方，立刻！”

银色的人形转过身，仿佛要出发离去，然后它消失了。

“梅林的内裤啊。”弗雷德或乔治轻声低语道。

银色的轮廓疾风般回归，那种奇怪的，在外人听起来是哈利本人的声音说道：“赫敏·格兰杰说，”耀眼人形的声音变尖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时间似乎断裂开来，所有的一切进行得如此之快，同时又如此之慢。哈利有股绝望的冲动要令扫帚加速，全速飞行，只是他**不知道去哪儿——**

“如果你知道她在哪里，”哈利冲炽烈的人形大叫，直视着它，尽管它如太阳般耀眼，“那么**带我去找她！**”

那团银色火焰动了，哈利加速紧随其后，如同一颗炮弹穿透空气，速度快得仿佛失去了理智，韦斯莱双胞胎在他身后尖叫，哈利没注意他身侧墙体呼啸而过的飕飕声响，也没注意他究竟飞得多快，他只是跟随着那团银色光芒，穿越走廊，飞爬阶梯，闪电般穿门而行——那些门是弗雷德或者乔治绝望地念

着咒语打开的，这一切仍花得时间太长，窗户和画像飞驰而过，哈利内心深处的某个念头觉得，他正在糖浆中沉没。

飞天扫帚尖啸着拐过最后的转弯，韦斯莱兄弟之一被重重摔上墙壁，但是没游走球打得重，然后他们跟随明亮的守护神穿过天花板上的出口，飞驰得越来越高，穿过一层地板，瞬息之间又穿过另一层。

他的守护神在他们到达一个拥有开阔空间的地板那儿减速停下（哈利跟着紧急刹车），空间一直向外延伸，越过了天花板边沿，延伸至一个露天的阳台，铺着大理石瓷砖，朝向户外的天空——

第八十九章 时间压力，第二部分

冰凉的蓝火小团小团，紧紧附着在地板上，围绕着一个耀眼的池子，池里燃烧着更致命，更灼热的蓝。

一个狭小的圆圈里，大理石瓷砖被某种爆破咒烧焦了，炸得粉碎，这咒语只有最强大的一年级女巫才能施展，用她最后的力气。

在阳台上，站着个巨大而粗笨的、暗花岗岩灰色的生物，暴晒在阳光下，**仍然在动**。它的身体像一块巨型卵石，顶端有个石头一样的头，又小又秃，像树干那么粗的短腿连着一双扁平而粗硬的大脚。它一只手拿着一根巨大的石头棒，棍棒的长宽足有一个成人的尺寸，而另一只手拿着

韦斯莱双胞胎尖叫起来。

哈利的守护神粉碎了。

巨怪喷着鼻息，转过来面对他们，举高大棒，手中的

掉进它脚下漫延开的红色池子里。

此时一个韦斯莱大声喊出个咒语，令大棒从巨怪手上脱落，狠狠砸进了它的脸，令巨怪退后了一步，这当头一棒可能会使一名麻瓜致死。巨怪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它的鼻子被砸扁，血迹斑斑，然而那鼻子重新挺立起来，再生了。巨怪伸出双手在空中挥舞，想抓回大棒，但它迅速飞开了，勉强躲过了巨怪的抓取。

“把它引开，别让它靠近我。”一个声音说。

受漂浮咒控制的大棒从巨怪那里倒退回来，从阳台退到天花板下开阔的地板上；巨怪猛地一跃，差点就够到大棒了。然后巨怪又猛地一跃，因为大棒移动到另一侧去了；扫帚向前移动，哈利跳下来，径直跑向血泊里的赫敏·格兰杰，她大腿中部以下的部分被吃掉了。

哈利的手撕开从莫克袋里拿出的急救包，扯了条自紧式的止血带，把它们包扎在一条留有参差不齐牙印的残肢上，他的手在鲜血里滑了一下，没有颤抖，它们没有颤抖的余地。止血带形成一个闭合的环带，它强力地收紧，更多的血涌出，但接着那条残肢停止了流血，哈利转向另一条。他脑中的某部分在尖叫，尖叫，尖叫，连他捡起另一条自紧式止血带的那个部分都听见了，但这也是不被允许的。

两位韦斯莱忙着念咒，一个接一个连珠炮似地施咒，这样的战斗六十秒内就能把哈利放倒，有时双胞胎会默契配合，两人同时念出咒语，然而大部分咒语只在巨怪的皮肤表面散裂成了无害的火花雨。另一条止血带在涌出的一阵鲜血中自动收紧时，哈利仰头看到，一对“四分五裂！”/“粉身碎骨！”咒使巨怪脆弱的眼睛爆裂，形成两股玻璃状液骤雨，可巨怪只是再一次地咆哮着，它的眼睛已经开始再生。

“火和酸！” 哈利叫道，**“使用火和酸！”**

“火焰灼灼！” / **“火焰熊熊！”**¹ 哈利听到，但他没看，他忙着拿盛满发光橘色液体的注射器，那是氧化剂，他把它从赫敏的脖子注射进去，希望自己找对了颈动脉，让她的大脑在心肺停止工作的情况下也能活下来，只要她的大脑完好无损，其他的一切都可以被修复，魔法肯定有办法修复，魔法肯定有办法修复，魔法肯定有办法修复，哈利将注射器的活塞一推到底，在她脖颈苍白皮肤下，催生出微弱的光辉。继而向下挤压她的胸膛，在她心脏大概所处的位置进行猛烈的胸部按压，希望这样能促使含氧血循环，到达她的脑部，哪怕她的心脏可能已经停止跳动，他没真想过要检查她的脉搏。

然后哈利盯着急救包里的其他物品，试图找找还有其他什么，其他任何能用的东西，他的意识一片空白。他脑海中，遥远角落里的尖叫声在变大，比之前大多了，因为他的手已经停下了狂乱的忙活。他忽然感到身上湿漉漉的，血浸透了他的长袍，漫过了他裤子的膝盖。

在哈利背后，传来又一声巨怪的怒吼，他听到韦斯莱双胞胎中的一个喊**“择**

1 这里的咒语原文为 *Incendio*，动词形式，88 章的同词根咒语原文为 *Incendium*，名词形式，经讨论统一翻译成“火焰熊熊”。

者现身！”紧接着是，“帮帮我！做点什么！”

哈利扭头看，看到韦斯莱双胞胎之一不知怎的头上带着分院帽，对抗着双手握巨大石棒的巨怪，现在巨怪看上去有些被烧焦了，手臂上有一两道冒烟的伤疤，但仍旧完好无损。

正当时，分院帽发出了一声洪亮的咆哮，似乎震颤了墙体：

“格兰芬多！”

一股强劲的力量灼烧着空气，即便是哈利年轻的感官，也能感知到那魔力近乎于有形，伴随着惊诧的鼻息声，巨怪后跃了一步。弗雷德或是乔治，脸上表情古怪，像变魔术一样，动作流畅地把分院帽从脑袋上扫掉，只手从中抽出一柄剑，剑柄顶端镶着一颗光芒四射的红宝石，柄身是宽十字型护手，以发亮的白色金属铸就，剑刃则是与高大孩童等身的长度。宝剑显身时，空气中仿佛充斥着无声的狂怒嘶吼。

剑刃上篆刻着金色的拉丁文字迹，在他之上，空无所有。

接着，韦斯莱兄弟之一高高举起宝剑，仿佛那巨刃毫无重量，高喊着向前冲去。

哈利张着嘴，想说点什么，说些长句，比如，不，停下，你不知道怎样用剑，但连一个单音节都没能从他嘴里蹦出，宝剑就将巨怪的右臂齐肘砍下，切穿皮肤，血肉，骨头，如割果冻；与此同时，那根早已挥出的石棒，砸在冲锋的韦斯莱身上，将他撞飞，穿过大理石地板上空，越过他们骑扫帚而穿升的出口，直到那位韦斯莱撞上了另一侧的墙壁，轰然倒塌在地，一动也不动。

夺目的宝剑掉进了地板上的出口，消失无迹，随着它跌落，远远传来咔嚓声响。

“弗雷德！”乔治·韦斯莱惊叫道，然后他高喊**“呼呼神风！”**

一阵无形的风抓住巨怪，猛地将它侧掷出去，扔到空中。

“呼呼神风！”

巨怪再次被击中，被刮到地板边沿，那通往下方的出口旁。

“呼呼神风！”

但巨怪已经向下抠住了地板，仅剩的那只手将大理石地板攥得嘎吱作响，试图牢牢抓作依傍。第三轮强风使巨怪的身躯掉下出口；可它的手仍旧抓着边沿。然后，巨怪单手引体，将自己拽回地板上，咆哮声轰鸣怒狂。

乔治·韦斯莱步履蹒跚，摇摇欲坠，手垂落在身侧。“哈利——”这位韦斯莱勉强说道，“快跑——”

这位还没倒下的韦斯莱往旁边踏了一步，身体倚墙滑下，跌在地上。

时间在哈利脑中断裂，他周围的世界似乎缓慢移动，变形，或许是他自己的意识正在扭曲，折叠。他本应动一动，做些什么，但一阵奇怪的麻痹突袭了他的肌肉，令他动弹不得。没时间废话，思绪中电光般闪过一堆念头：如果哈利逃开，巨怪会像吃了赫敏一样，也吃了韦斯莱兄弟，如果游走球无法杀死巫师，那么弗雷德应该还活着，韦斯莱兄弟是比他更强大的施咒者，连他们都无法阻止巨怪，时间不够变形出他手头没有的东西，巨怪似乎很敏捷，不会被引诱到阳台边沿，从霍格沃茨城堡的边缘掉下去，把巨怪当谋杀武器的人施过魔法，使它不再害怕阳光，或许还增强了其他方面的力量。随后，他脑中浮现出赫敏逃离巨怪的画面，她跑向阳光，巨怪紧追其后，最终她跑上明亮的阳台，却只是发现其他人早已考虑到了这个可能性。

他心中尖利刺耳的恐惧被另一种情绪淹没。

哈利站了起来。

房间的另一端，敌人同样站了起来，被宝剑砍伤而无法再生的胳膊仍然血肉模糊。

杀戮意向

巨怪剩下的那只手抓起掉落在地的大棒，发出巨响的怒号，将大棒砸向地板，溅起乱飞的大理石碎片。

纯粹地想要杀戮

巨怪开始笨拙地向乔治倒下的方向移动，嘴里垂下一细条口水。

尽一切办法杀了它

哈利向前迈了五大步，敌人发出又一声咆哮，从乔治那儿转过身，眼睛聚焦，直直地盯着他。

撤销屏蔽，不要犹豫

自然界中第三完美的杀人机器跳跃着向他袭来。

杀戮。

哈利左手已握住他戒指上变过形的钻石，右手已握住他的魔杖。

“羽加迪姆，勒维奥萨。”

哈利的魔杖将那枚小巧的珠宝送进巨怪口中。

“咒立停。”

石头膨胀到它原本大小时，巨怪的脑袋从他脊柱上掉落下来，哈利往旁边一退，敌人的身躯在他原来站立的地方轰然倒地。

敌人的头已经开始再生，下巴和脊柱上参差不平的断面正在痊愈，

嘴巴在自我修复，牙齿也正被替换成新。

哈利弯下腰，拎着左耳拾起巨怪的脑袋。他的魔杖捣进巨怪的左眼，插入胶状物质，戳穿头骨上的宽眼窝。哈利在敌人的大脑里具象化了一个一毫米厚的横截面，把它变作了硫酸。

敌人停止了再生。

哈利把尸体扔出了阳台边沿，返回赫敏身边。

她的眼睛动了动，聚焦在他身上。

哈利急忙在她身旁蹲下，不顾鲜血再次浸透了他的长袍。你会没事的，他脑海中组成了这句话，但他的嘴唇却动弹不得。你会没事的，我们会找到某种魔法治好你，让你变得和平常一样，就坚持一下，别——

赫敏的嘴唇动了动，很轻微，但它们确实在动。

“你……错……”

时间冻住了。哈利本该告诉她别说话，节约她的呼吸，只是他无法张嘴。

赫敏又吸了口气，她的嘴唇轻声喃道：“不是你的错。”

然后她呼出一口气，闭上了眼睛。

哈利半张着嘴盯着她，他的呼吸梗在了喉咙里。

“别这样。”他说。他只不过晚了两分钟。

赫敏突然抽搐起来，她的胳膊颤搐着伸向天空，仿佛要去够什么东西，她的眼睛猛地再次张开。一股不止是魔法的东西，一声比地震更轰鸣的呼喊，涵盖着数以千计的书册，一千座图书馆，全部被一句呼喊诉说着，那就是赫敏；太浩瀚了以至于无法解读，哈利只是突然意识到，赫敏摆脱了痛苦，她很高兴死时并不孤独。有一会儿，释放出的魔力仿佛会停驻，扎根于城堡的石块中；不过紧接着魔力释放停止了，魔法消退，她的身体不再动弹，一切动作都停止了，因为赫敏·简·格兰杰，不复存在了——

不。

哈利从尸体旁站起来，摇摇晃晃。

不。

一簇火焰生起，邓布利多站在那里，肩上停着福克斯，他的眼中满是惊惧。

“我感受到了一个学生的死亡！什么——”

老巫师的眼睛看到了地上的一切。

“噢，不。”阿不思·邓布利多喃喃说。福克斯发出一声悲伤，凄绝的哀吟。

“带她回来。”

阳台上陷入了一阵沉默。弗雷德·韦斯莱随着邓布利多魔杖的动作升到空中，向他们漂浮而来，周身环绕着令人安心的粉色光芒。

“哈利——”老巫师开始说话。声音沙哑破碎。“哈利——”

“让福克斯在她身上哭之类的。快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极其平静。

“我，我做不到，哈利，太迟了，她已经死了——”

“我不想听见这种话。如果躺在那儿的是我，你就会像变戏法那样救我的命，对，因为故事结束前，主角不许死。好吧，她也是主角，所以不论你为这类极端特殊的场合准备了什么，尽管来吧，现在就用上它。我保证我会报答的。”

“我什么都做不了！她的灵魂已经逝去，她已经走了！”

哈利张嘴想要大叫出他所有的愤怒，然后又闭上。叫喊什么意义也没有，它无法解决任何事。他身体中升腾的难以承受的压力，无法通过它排解。

哈利离开邓布利多，低头看着血泊里赫敏的残骸。他大脑的一部分正锤打着周遭的世界，试图让它消失，从噩梦中醒来，发现他回到了拉文克劳的寝室里，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照射进来。然而鲜血仍然存在，哈利没有醒来，他的另一部分已经明白了这就是现实，是那个满是缺陷的世界的一部分，有着阿兹卡班和威森加摩议院和

不

分裂的感觉袭来，仿佛他身边的时间仍然被撕裂成碎片，哈利转身背对邓布利多，低头看着血泊里赫敏的残骸，大腿的残肢上系着两条止血带，他决

定

不。

我不接受这种事。

没有任何理由接受这事，尤其是这个世界存在魔法的时候。

哈利将会去学习任何他需要学的，发明任何他需要发明的，从黑魔王的脑袋里撕扯萨拉查·斯莱特林的知识，探索亚特兰蒂斯秘密，打开任何一扇门，破除任何一道封印，寻找所有魔法的根源，重新设计。

他将扯开现实本身的根基，把赫敏·格兰杰带回来。

“危机解除。”防御术的教授说。“你可以下来了，女士。”

特里劳妮一直坐在他身后，那柄两座式的扫帚刚刚燃烧着穿过霍格沃茨，径直烧毁了挡他们路的一切墙体和地板，她仓促地下来，重重地坐在地板上，仅与墙上新被制造出的裂痕那红光闪耀的边沿一步之遥。女人仍旧粗喘着呼吸，弯着腰，濒临呕吐，仿佛要吐出什么比她大的东西一般。

通过两人之间的连结和魔法的共鸣，防御术教授感知到了男孩的惊恐；他意识到那个男孩搜寻巨怪，并找到了它。防御术教授曾试着送去一波撤退的冲动，催促男孩披上隐形衣逃走；但他从未做到通过共鸣对男孩施加影响，这一次同样也没成功。他感知到男孩将自己完全交付给了杀戮的意图。就是这个时候防御术教授开始焚烧构成霍格沃茨的物质，试图及时赶上那场战斗。

他感知到男孩几秒内消灭了敌人。

他感知到了男孩因朋友之死的伤悲。

他感知到男孩把愤怒的矛头指向某个令人厌烦的东西，很可能是邓布利多；接着是一股未知的决心，其固执的坚决连他亦觉得足够。幸运的话，男孩刚刚抛弃了他那些愚蠢的小顾忌。

没有任何人看到，防御术教授的嘴唇弯曲成一个微笑。尽管有些小波折，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今天真是个出乎意料的好日子——

“他在这里。那个会撕裂苍穹中星辰之人。他在这里。他就是这个世界的终结。”

第九十章 角色，第一部分

校长用一个简单的**快快复苏**让弗雷德·韦斯莱苏醒过来，随后一个初步治疗咒语施展在折断的手臂和肋骨上。哈利的声音恍惚地告诉校长巨怪头部里面有被变形的酸液(邓布利多向下看了看天台的边缘,在返回之前做了个手势),还有韦斯莱双胞胎的记忆被篡改了,他的嘴巴独自继续说着,大脑只能提供记忆但却无法处理。

哈利仍旧站在赫敏的尸体旁边,他在那里一动不动,尽快地思考,经历着解离感和碎片般的时间。**现在**还有任何他应该做的事情,任何不可逆转的机会正在流逝吗?某些可以降低今后需要的魔法难度的方法。用一个时间的信标标记这一刻,以备之后的时间旅行,如果他有一天发现了能够回到超过6个小时前的方法。在广义相对论下有一些时间旅行的理论(在哈利使用时间转换器穿梭之前看起来不是太可行),那些理论认为你不可能回到时间机器发明前的时间——相对论的时间机器在时空中保持着连续的路径,它不能传送任何东西。但是哈利并不觉得他掌握的咒语能帮上任何忙,邓布利多不是特别合作,而且无论如何,离时间线上的关键时间点已经过去好几分钟了。

“哈利。”邓布利多低声说,他的手放在哈利的肩膀上。他从站在韦斯莱双胞胎旁边的地方消失,在哈利身旁出现;乔治·韦斯莱从坐着的地方忽然出现在他弟弟身旁,跪下来,弗雷德直挺挺地躺着,睁着眼,痛苦地喘息。“哈利,你必须离开这里。”

“等一下,”哈利说,“我在试着思考,还有没有任何我能做的。”

年老的巫师声音听上去很无助。“哈利——我知道你不相信灵魂——但是无论赫敏现在是否在看你,我不认为她会希望你这个样子。”

……不,这很明显。

哈利向赫敏的尸体举起了魔杖——

“哈利！你在——”

——然后将一切从手臂倾注到手中——

“冰寒霜冻！”

“——做什么？”

“低温。”哈利踉跄了一下，恍惚地说。这是他和赫敏试验过的咒语之一，就好像是上辈子那么久，所以他能够精准的控制它，尽管作用在那么大的物质消耗了很多力量。赫敏的身体现在应该几乎刚好 5 摄氏度。“在冷水中超过 30 分钟没有呼吸的人还可以复苏。寒冷防止你大脑受损，你看，它将一切都慢下来。麻瓜医生有句话说，除非你的身体又死透又暖乎，否则你就还没有死透¹——我好像记得在某些手术中，如果他们要将病人的心脏停跳一会，甚至会将病人冷却。”

弗雷德和乔治开始抽泣。

邓布利多的脸上已经布满泪水。“我很抱歉，”他低声说，“哈利，我真的很抱歉，但是你要停下来。”校长扭过哈利的肩膀，把他拉开了。

哈利任由自己被转离赫敏的尸体，在校长将他推离血迹时向前走。冷冻咒会为他争取时间。至少有几个小时，也许几天，如果他能持续在赫敏身上施咒，或者他们将她的尸体放在冷的地方。

现在有时间来思考了。

米勒娃一看到阿不思的脸，就知道有事情不对劲；她之前思索了一会儿发生了什么事，甚至是谁死了；她的大脑中闪过过阿拉斯托，奥古斯塔，亚瑟和莫莉，所有伏地魔第二次崛起之初最有可能的目标。她以为自己已经提前挺住了，她以为自己为最糟糕的事态做好了准备。

¹ 临床死亡 http://en.wikipedia.org/wiki/Clinical_death

然后阿不思开口，所有的坚强都离她而去。

不是赫敏——不——

阿不思给了她一点空间哭泣，然后告诉她，哈利·波特眼睁睁地看着格兰杰小姐死去，他坐在保存格兰杰小姐遗体的储藏室外，拒绝从那里离开，并告诉所有和他说话的人走开，以便他思考。

唯一能引起那个男孩反应的，是福克斯试图向他歌唱；哈利·波特尖叫着让凤凰不要那样做，他的感受是真实的，他不想让魔法治愈它，就好像它是种疾病似的。那之后福克斯拒绝再次歌唱。

阿不思认为，现在她最有可能接近哈利·波特。

所以她只好控制情绪，整理仪容；之后会有时间留给个人悲痛，当她活下来的孩子们不再需要她的时候。

米勒娃·麦格拼凑起支离破碎的自己，最后一次擦拭眼睛，将手放在医疗室的门把手上，这是这个世纪以来的第二次，也是霍格沃茨城堡建立起来之后的第五次，医疗室后面的储藏室被用作一名有为的年轻学生安息的地方。

她打开了门。

哈利·波特的眼睛望着她。男孩在后储物室门前的地板上坐着，握着的魔杖搁在腿上。即便那双眼睛曾经悲痛过，空洞过，甚至绝望过，男孩的脸上也看不出来。那脸颊上没有干涸的泪水。

“你为什么在这，麦格教授？”哈利·波特问道，“我告诉过校长我想一个人待一会。”

她想不出要说什么。来帮助你——你不太好——但是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想不出说些什么能让事情好一点。她进入房间之前没有提前计划过，不在她最好的状态。

“你在想什么？”米勒娃问。这是她唯一想到的一句话。阿不思告诉他

哈利·波特一直在说，一遍又一遍地在说，他在思考；无论怎样，她得让哈利开口讲话。

哈利眼神游移地看着她，他的脸绷了起来，她屏住了呼吸。

过了一会哈利才说话。

“我在试图思考有什么是我现在能做的，”哈利·波特说，“尽管，这很难。我的大脑一直在想象如果我当时思考的快一点，就能使过去变得不同的方法，而且我也不能排除其中有关键见解的可能性。”

“波特先生——”她颤抖着说，“哈利，我不认为你——这样想是健康的。”

“我不同意。让人被杀的是不去思考。”语气单调，就像是书中背诵句子。

“哈利，”她说，说话的时候甚至几乎没有思考，“当时没有你可以做的——”

哈利脸色一变，他的眼睛盯着她，就好像第一次见她。

“没有我可以做的？”哈利的声音在最后一个字徒然拔高，“没有我可以做的？我记不清我能有多少种不同的方法救她！如果我要求让我们都拥有通讯镜。如果我坚持要求赫敏被带离霍格沃茨，去一个没有疯了学校！如果我立刻出发而不是试图和那些普通人争辩！如果我早一点想起来守护神咒！如果我想过可能发生的紧急事件，训练我自己早点想到守护神咒！即便是在最后的几分钟，也可能不是太晚！我杀死了巨怪回到她身旁，她还活着，而我就跪在她身边，像个傻瓜一样听她的遗言，而不是再次施放守护神咒，让邓布利多把福克斯送过来！或者如果我只是换个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如果我去找拥有时间转换器的学生，及时把消息送回我发现她出事之前，而不是以一个不能更改的结果结束——我请求校长回到过去救赫敏然后伪造一切，伪造尸体，修改所有人的记忆，但是邓布利多说他曾经试过那样的事情，并不成功，而他又失去了另一个朋友。或者如果——如果我跟着——如果，那个晚上——”

哈利把手捂在脸上，当他再次移开手的时候，他的脸又再次冷静而沉着了。

“不管怎么说，”哈利说，语气再次变得单调，“我不想再重复这个错误，所以我要一直思考到晚饭时间，思考是否有任何我应该做的事情。如果那时候我还没有想出来，我会去吃晚饭。现在请离开。”

她意识到眼泪再次顺着脸颊流下来。“哈利——哈利，你要相信这不是你的错误！”

“这当然是我的错误。这里没有其他人能够对任何事情负责。”

“不！神秘人杀了赫敏！”她几乎没有意识到她说了什么，以至于她没有检查房间有谁可能在听。“不是你！不管你本应该还能做些什么，不是你杀害了她，是伏地魔！如果你不能相信这一点，你会疯的，哈利！”

“责任不是这样运作的，教授。”哈利的声音很耐心，就像他在给一个肯定不明白的孩子解释。他不再看她，只是盯着她右侧的墙。“当你做错误分析的时候，把错误归于你事后无法改变的一部分系统是毫无意义的，就好比掉下悬崖责怪重力，重力下次也不会改变。试图把责任归结给不打算改变行为的人们是毫无意义的。当你从那个角度看问题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追究责任永远不会有用，除了责怪你自己，因为你是唯一会因为责备而改变行为的人。那就是为什么邓布利多有一间放满了折断了的魔杖的屋子。至少，他明白这一部分。”

她大脑深处的部分做了个标记，等到很久之后，她要严厉地和校长谈谈他给容易受影响的年幼孩子们所展示的东西。她这次甚至可能会朝他尖叫。反正她也正想朝他尖叫，因为格兰杰小姐——

“你没有责任，”她说，尽管声音颤抖，“是教授们——是我们对学生的安全负责，不是你。”

哈利的视线转回到她身上，“你负责？”声音中有一种绷紧，“你想让我向你追究责任，麦格教授？”

她扬起下巴，点了点头。这至少，比哈利责备自己要好。

男孩从地板上站起来，向前走了一步。“那好吧，”哈利声音单调地说，“当我发现赫敏失踪，而且没有教授知道的时候，我试着做明智的事情。我让一个七年级学生跟我骑着扫帚一起走，在我们寻找赫敏的时候保护我。我请求帮助。我乞求帮助。没有人帮助我。因为你给了他们绝对的命令：呆在一个地方，否则他们就会被开除，没有借口。无论邓布利多其他什么地方错了，他至少把学生当做人，而不是必须关在笼子里防止跑出来的动物。你知道你不擅长军事思考，你最开始的想法是让我们分散到走廊里，你知道有些学生比你擅长战略和战术，但你仍然没有任何酌情判断就把我们关在一个屋子里。所以当你没有预见到的事情发生，有充分理由让一个七年级学生骑着快速扫帚出去寻找赫敏的时候，学生知道你不会理解或者原谅。他们不害怕巨怪，他们害怕你。你灌输给他们的纪律、服从和怯懦，恰好耽误我去救赫敏。当然了，我不应该向普通人寻求帮助，我会改的，下一次不那么蠢。但如果我傻到将责任归结到别人而不是我自己身上，那就是我要说的。”

泪水从她脸颊上流过。

“那就是如果我认为你能为任何事负责的话，我要告诉你的。但是普通人不会根据结果而做出选择，他们只是扮演自己的角色。你的大脑中有一幅严厉纪律执行者的形象，然后你会做任何那幅形象会做的事，无论是否合理。一个严厉纪律执行者会要求学生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即便走廊里晃悠着一只巨怪。一个严厉纪律执行者会要求学生不要离开大厅，违者开除。而你大脑里那个麦格教授的小形象不能吸取经验或者改变自己，所以这场对话毫无意义。你这样的人不对任何事负责，我这样的人才负责，当我们失败了，没有其他人可责备。”

男孩走向前，直直地站在她面前。他的手忽然从袍子底下拿出一个金色的球体，那是魔法部发给他的时间转换器保护壳。他毫无生气而平稳的声音毫无起伏。“这本可以救赫敏，如果我能使用它。但是你认为你有责任控制我，干涉我。霍格沃茨已经有 50 年没人死去了，这是你锁上它的时候说的，你还记得吗？我应该在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从阿兹卡班逃走的时候再要求一次的，或者在赫敏被陷害谋杀未遂的时候。但是我忘了，因为我的愚蠢。现在请打开

它，在我再有任何一个朋友死亡之前。”

无言以对，她取出魔杖，照办了，解除了之前绑定在外壳上的时间限制咒语。

哈利·波特转开金色的外壳，看了看那之中小小的玻璃沙漏，点了点头，然后啪的一下地将外壳合上了，“谢谢你。现在走开，”男孩的声音再次沙哑，“我要思考。”

她关上身后的门，喉咙发出一阵糟糕的，依然十分压抑的声音——

阿不思在她身边闪现。幻身咒语消失的时候，出现一团鲜艳的色彩。

她并不吃惊，“我告诉过你，不要那么做。”米勒娃说。她的声音在她听来十分木然，“那是私人谈话。”

阿不思的手指了指她身后的门，“我担心波特先生可能伤害你，”校长停顿了一下，然后静静地说，“我很惊讶你就那么站着接受了。”

“我只要说一句‘波特先生’，他就会停下来，”她的声音小到近乎耳语，“仅仅是那样，他就会停下来。然后就没有人能让他讲出那些可怕的话了，一个人都没有。”

“我认为波特先生的评论完全是不公平，不恰当的。”阿不思说。

“如果是你，阿不思，你不会威胁着开除任何离开房间的人。你能实话告诉我你不会那样做吗？”

阿不思扬起眉毛，“你在这场灾难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很小的，在那个时候你的决定是明智的，只是哈利·波特完美的后见之明在让他产生别的假设。你当然足够明智，不至于为此责备自己，米勒娃。”

她当然知道阿不思会在他那间可怕的房间里放上赫敏的画像，占据重要的一席。她确信，尽管阿不思那时甚至不在霍格沃茨，他会认为该对此负责的

是他，而不是她。

所以你也认为不值得让我负责……

她靠着最近的墙滑下去，努力不让泪水再涌出来；她只见过阿不思哭过三次。“你永远信任你的学生，而我从来没有。他们不会害怕你。他们知道你会理解。”

“米勒娃——”

“我不配继任你成为校长。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你错了，”阿不思静静地说，“当时机成熟，你会成为霍格沃茨第四十五任校长，而且你会做得很出色。”

她摇了摇头。“现在怎么办，阿不思？如果他不听我的，还能听谁的？”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男孩依然守着门口，那里通向他最好的朋友尸体安放的地方。他低头盯着手上的魔杖。有时他的脸沉思着，皱成一团，其他的时候则放松下来。

尽管门没有开，悄无声息，男孩还是抬头看去。他的面容沉静下来。当他开口的时候他的声音闷闷的，“我不想有人作伴。”

门开了。

霍格沃茨防御术教授进了屋，关上身后的门，小心地选了两面墙之间的一个角落，在房间允许范围内尽可能离男孩远远的。他们两个之间的空气中升起了一种强烈的灾难感，挥之不去。

“你为什么在这？”男孩说。

男人微微转头。淡色的眼睛打量着男孩，就好像他是来自遥远星球的生命标本，而且相当危险。

“我是来道歉的，波特先生。”男人静静地说。

“为了什么道歉？”男孩说，“为什么，你能做什么阻止赫敏的死亡？”

“我本应该想到去查看你自己、隆巴顿先生和格兰杰小姐是否在场，很明显你们是下一个目标，”防御术教授毫不犹豫的说道，“海格先生智力上不足以随机应变命令学生。我本应该无视副校长让我闭嘴的要求，然后告诉她留下弗立维教授。他更能保护学生不受威胁，而且能通过守护神保持联络。”

“正确，”男孩的声音十分犀利，“我都忘了霍格沃茨还有人能够对事情负责。所以，为什么你没有想到呢，教授？因为我不相信你会犯蠢。”

一阵停顿，男孩握着魔杖的手指都发白了。

“你也没想到，波特先生，在当时。”防御术教授的声音中带有一丝疲倦，“我比你聪明，比你思考的快，比你有经验。但是你我之间的距离与和他们之间的距离不同。如果你漏过了什么事，我也可能漏过，”男人撇了撇嘴，“你看，我立刻推测出那只巨怪只不过是障眼法，它本身并不太重要。所以只要没人把学生送到走廊里漫无目的地乱晃，或者毫不在意地把年轻的斯莱特林们送回恰好目击到巨怪的地窖，它就不重要。”

男孩似乎没有放松，“我想那大概说得通。”

“不管怎么说，”男人说道，“如果有任何人可以说对格兰杰小姐的死负责，那就是我，不是你。是我，而不是你，应该——”

“我感觉你和麦格教授谈过了，她给了你一个剧本，”男孩懒得压抑声音中的挖苦，“如果你要对我说点什么，教授，不要戴着面具。”

一个停顿。

“如你所愿。”防御术教授毫无感情地说。淡色的眼睛依然敏锐又锐利，“我确实对那个女孩的死很遗憾。她在我的防御课上是个好学生，未来本可以成为你的盟友。我希望自己能为你的损失而安抚你，但是我想不出该怎么做。不用说，如果我发现该负责的人，我会杀了他们。如果条件允许，欢迎你加入。”

“真感人，”男孩冷冷地说，“那么，你并不是在声称喜欢过赫敏？”

“她的魅力对我不起作用，我怀疑。我不再那么容易产生牵绊了。”

男孩点点头，“感谢你的诚实。就这些，教授？”

一个停顿。

“城堡现在伤痕累累了。”站在角落里的男人说。

“什么？”

“当我拥有的一个特定的古老仪器通知我格兰杰小姐濒临死亡时，我释放了我曾经提到过的诅咒之火。我烧穿了一些墙和地板，给我的扫帚一条更直接的路径。”男人仍旧毫无声调地说，“尽管如此，霍格沃茨城堡没这么容易修复这种损伤，很可能根本无法复原。我估计得用一些低阶的咒语来修补漏洞了。我现在后悔了，反正不管怎么说我都太迟了。”

“啊，”男孩说，他闭了一会眼，“你想要救她。你如此强烈地想要救她，以至于付出了一些实际努力。我想你的大脑，而不是他们的，是能做到这些的。”

男人一个干笑。

“感谢你，教授。但是现在我想一个人待着，一直到晚饭时间。在所有人中，你应会理解的。还有事么？”

“也不尽然，”男人说。声音中又带上一丝嘲讽般的干涩，“要知道，根据最近的经历，我担心你现在可能想要做些极为愚蠢的事情。”

“比如什么？”男孩说道。

“我不太确定。也许你认为一个没有格兰杰小姐的世界毫无价值，应该为它对你的侮辱而被毁灭。”

男孩毫无幽默地笑了，“你自己的问题暴露了，教授。我真的对那类事情不感兴趣。你想过吗，在某些时候？”

“并没有，我对这个宇宙没有很大的好感，但我生活在这里。”

一个停顿。

“你有什么计划，波特先生？”男人在角落里说道，“你已经下了某种重大的决心，尽管你在试图向我掩饰。你现在打算做什么？”

男孩摇头，“我还在思考，而且更乐于一个人思考。”

“我想起你曾经给我的一个提议，几个月前，”防御术教授说，“你不想找个聪明人说话？如果你不愿意有人在身边，我可以理解。”

男孩再次摇头，“不，谢谢你。”

“那好吧，”防御术教授数道，“一个强大而不太被幼稚的道德顾忌束缚的人呢？”

犹豫了一下，然后男孩再一次摇头。

“一个通晓很多秘密传说，和被一些人们认为是非同寻常的魔法的人呢？”

男孩微微眯起眼睛，如此不引人察觉，以至于其他人可能不会——

“我明白了，”防御术教授说，“那么尽管问我吧，我承诺我绝不会对其他人重复你的话。”

男孩用了一些时间张开口，当他开口时，声音沙哑。

“我打算将赫敏带回来。因为没有死后世界，而我不打算就让她——不复存在——”

男孩用手捂在脸上，当他移开手的时候，他再一次和角落里站着的人一样冷静了。

防御术教授的眼神淡漠，隐约有些困惑。

“如何办到？”男人最终问道。

“无论如何。”

又是一个停顿。

“不管有多少风险，”角落里的男人说道，“不管需要多么危险的魔法来实现。”

“是的。”

防御术教授的眼神充满沉思。“但是你有什么大致思路吗？我想将她的尸体变成僵尸可不是你想²——”

“她能思考吗？”男孩说，“她的身体还会腐烂吗？”

“不能思考，会腐烂。”

“那么，不。”

“卡德摩斯·佩弗利尔的复活石呢，如果能给你弄来的话？”

男孩摇头，“我不想要我记忆中提取出的赫敏的幻象。我想她能够过自己的生活——”男孩的声音沙哑，“我还没有决定要从哪个具体角度下手。如果我必须通过获取足够的力量 and 知识就这么暴力解决问题，我会的。”

又是一个停顿。

“为了实现那一点，”角落里的男人说，“你会使用你最喜欢的工具，科学。”

“当然。”

防御术教授呼着气，几近叹息。“我想就说得通了。”

“你到底愿不愿意帮忙？”男孩说。

“你寻求什么样的帮助？”

² 僵尸：如文中所述，受人作为傀儡操控的尸体。详见：<http://harrypotter.wikia.com/wiki/Inferius>

“魔法。它从哪来？”

“我不知道。”男人说。

“也没有其他人知道？”

“哦，情况比那糟糕得多，波特先生，几乎不存在没有解开魔法本质的奥术学者，而每个人相信的理论都不同。”

“新的咒语从何而来？我总是读到有人发明了一个咒语做这样那样的事情，但是没有提到**方法**。”

穿着袍子的肩膀耸了耸，“新书从哪里来，波特先生？那些读过很多书的人有时候也能够自己写作。怎么办到的？没人知道。”

“有教授怎样写作的书——”

“读这些书不会让你变成一个著名的剧作家。就算把所有这些建议计算在内，这仍然是个谜。发明新咒语也是类似的谜，只是形式更纯粹。”男人的头偏了偏，“那种努力是危险的。一般会告诫这些人，要么就别生小孩，要么等到孩子们长大以后再做研究。那么多发明家似乎都来自格兰芬多，而不是预期中的拉文克劳，这是有原因的。”

“更有力量的那类魔法呢？”男孩问。

“一个传奇的巫师一生中可能发明一个祭祀仪式，然后将知识传给他的后裔。试图发明五个这样的仪式就是自杀。这就是为什么拥有真正力量的巫师都是从古老的传说中获取力量。”

男孩心不在焉地点头，“这么说，是没有直接解决的方式了。发明一个‘死者复活’，‘变身上帝’或者‘召唤控制台’本来挺好的。你知道关于亚特兰蒂斯的事吗？”

“只有所有学者都知道的那么多，”男人不冷不热地说道，“如果你想要听听前 18 种常规理论——不要瞪我，波特先生。如果那么简单，我自己很多年前就已经完成了。”

“我明白。抱歉。”

一阵安静。防御术教授凝视着男孩，男孩似乎盯着虚空。

“有些我准备学的魔法。如果我曾想过提前学习，今天早些时候本可以使用的咒语。”男孩的声音冷冷的，“如果这类事情持续发生，我会用得上的咒语。大多数我想我能查到，有些我想不能。”

防御术教授点点头。“我会教授你绝大多数你想要知道的魔法，波特先生。我是有一些局限，但你随时可以提问。但你到底要找什么？使用死咒，你的魔力还不够，而其他大部分咒语是禁忌的——”

“那个诅咒火焰的咒语。它是不是个连孩子都能使用的祭祀仪式，如果他敢的话？”

防御术教授的嘴角扭曲了一下，“它需要永久献祭一滴血；你的身体，从那一天起，会永远的失去那一滴血，无法再生。不是人们应该反复做的那类事情，波特先生。诅咒火焰需要意志的力量，否则就会背叛你，吞噬你；常用的方法是先在弱一些的仪式中测试一个人的意志。尽管魔力不是仪式中的主要因素，我恐怕需要的魔力还是会比你几年内所掌握的更多。”

“真遗憾，”男孩说，“在敌人下次试图使用巨怪的时候，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还是很愉快的。”

防御术教授点点头，嘴角又扭曲了一下。

“记忆咒语呢？韦斯莱双胞胎举止古怪，校长说他认为他们被一忘皆空了。看上去是敌人最喜欢的把戏之一。”

“规则八，”防御术教授说，“任何强到打败了我一次的工具都值得我学习。”

男孩毫无幽默感地笑了，“而且我曾经听说过一个成年人在她魔力几乎完全枯竭的时候释放了一忘皆空，所以应该不会使用太多魔力。它甚至都没有被认为**不可饶恕**，尽管我不能想象出为什么。如果我当时能让海格先生记住另

一套不同的命令——”

“不是那么直截了当，”防御术教授说道，“你没有足够的力量使用篡改记忆咒语，而且即便是一个简单的一忘皆空也能让目前的你精疲力尽。它是门危险的技艺，没有魔法部授权使用是非法的，而且我会警告你，在有些情况下不要使用，比方说一不小心意外地消除一个人10年生活会给你带来不便的情况。但我愿我能对你说，我会潜进神秘事务司，把某本受到严密守卫的巨著偷出来，用伪装过的封面交给你。但实际上我必须告诉你的是，你将在霍格沃茨主图书馆西北偏北角的一摞书中找到一本标准入门图书，归档在M字母下。”

“你认真的吗。”男孩干脆地说。

“千真万确。”

“感谢你的引导，教授。”

“你的创造力变得越来越实用了，波特先生，从我认识你开始。”

“谢谢你的夸奖。”男孩再次低头凝视起手中握着的魔杖，没有抬头，“现在我想回去思考了。请替我向他们解释如果我被打扰了会发生什么。”

储藏室的门咔哒一声开了，奇洛教授走了出来。他的脸死气沉沉，毫无表情；她会说这让她想起了西弗勒斯，尽管西弗勒斯看上去从未如此。

尽管门咔哒一声又关上了，米勒娃还是无声扔出了一个静音屏障。她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样——你在那待了好一阵子——现在哈利开始讲话了吗？”

奇洛教授迅速地走过房间，来到靠近入口的最远处的墙边，回头看向她。他的脸上出现了表情，就好像摘掉了面具，露出了下面非常严肃的人，“我说了波特先生期望我所说的话，而且避免了会惹恼他的话。我并不认为这能安慰他。我不认为我有这个本事。”

“谢谢你——他只要肯开口就是好的——”她犹豫着，“波特先生说了什么？”

“恐怕我答应过他不会讲出来。而现在……我想我必须去一趟霍格沃茨图书馆。”

“图书馆？”

“是的，”奇洛教授说，声音中带着异常的紧张，“我打算用我设计的特定预防措施，加强禁书区的安全。现在的防御就是个笑话。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波特先生进入禁书区。”

她瞪着防御术教授，心突然跳到嗓子眼。

奇洛教授继续说，“你不能告诉那个男孩我告诉了你这些。你要和弗立维和维克多确认，如果那个男孩问起有关发明咒语的问题，要用常规的借口转移话题。尽管这不是我自己擅长的范围，副校长，如果你能想到任何能够说服那个男孩不要沉湎于他的悲伤与疯狂的方法——任何能够他决心的方法——那么我建议你立刻采取行动。”

第九十一章 角色，第二部分

作者语：这一章不包含任何奥森·斯科特·卡德1小说的剧透。只是个隐喻。

不久后，储藏室的门又被敲响了。

“如果你真的关心我的精神健康，”男孩看都没看便说道，“你会走开，让我一个人待着，等我下去吃晚饭。这没有用。”

门打开了，等在外的人迈步进来。

“认真的吗？”男孩干脆地说。

门在西弗勒斯·斯内普身后咔嗒一声关上了。

霍格沃茨魔药大师没有显露出往常的傲慢神情，甚至没有戴上他通常在校长办公室里那副毫无表情的伪装；当他低头看向守着门的男孩时，他的凝视很奇怪；他的思维令人捉摸不透。

“我也想不到副校长在想什么，”霍格沃茨魔药大师说，“除非我就是个警告，为了告诫你，如果你打算为她的死责备你自己，你的人生道路将会引向何方。”

男孩的嘴唇抿在一起。“好吧，咱们直接跳到这场对话的结尾。你赢了，斯内普教授。我同意你对莉莉·波特的死负的责任，比我对赫敏·格兰杰的死负的责任多，而我的罪责比不上你的。然后我叫你走开，然后你告诉他们，恐怕最好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我们说完了吗？”

“还差一点，”魔药大师说，“是我，把纸条放在格兰杰小姐的枕头下，告诉她去哪里找到她所干预的战斗的。”

1 奥森·斯科特·卡德：《安德的游戏》的作者，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6%A3%AE%C2%B7%E6%96%AF%E7%A7%91%E7%89%B9%C2%B7%E5%8D%A1%E5%BE%B7>

男孩对此完全没有反应。最后他说。“因为你不喜欢霸凌。”

“不只是这个原因。”魔药大师的声音中出现了陌生的痛苦；很难想象同一个声音曾经尖酸地指导过孩子们不要多搅动一次，否则他们会炸掉自己的手腕，“我想，我本应该意识到……很早以前，但我完全没有发现，完全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中。让我当上斯莱特林的院长……意味着阿不思·邓布利多已经对斯莱特林学院还有救完全丧失了希望，我肯定邓布利多一定努力过了，我想象不出当他刚刚当上校长的时候会没有尝试过。那之后有那么多斯莱特林响应了黑魔王的召唤……对他来说肯定是个严重的打击，他不会让我在学院当权，让我为所欲为，除非他丧失了所有的希望。”魔药大师耷拉着斑斑点点的袍子下的肩膀，“但是你和格兰杰小姐试图做点什么，而你们两个甚至设法改变了马尔福先生和格林格拉斯小姐，也许那两人可以树立一个不同的范例……我想我相信这点太傻了。校长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我要求你不要告诉他。”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事情已经变得太严重，以至于不能不谁都不告诉，”西弗勒斯·斯内普嘴角扭曲了一下，“在我作为斯莱特林院长的任期内，我见过足够灾难性的阴谋，足以知道它们有时候有什么下场。如果，将来，一切真相大白——那么至少我告诉过你，你可以全部说出来。”

“很好，”男孩说，“谢谢你澄清。还有吗？”

“你打算声称你的生活现在是一片废墟，留给你的只有复仇吗？”

“不。我还有——”男孩戛然而止。

“那么我就没有什么建议给你了。”西弗勒斯·斯内普说。

男孩淡淡地点点头，“代表赫敏，谢谢你帮助她对付恶霸。她会告诉你那是正确的事情。现在，如果你能告诉他们让我一个人待着，我将不胜感激。”

魔药大师转向门，当他的面孔看不到的时候，他的声音几近耳语，“对你的损失我真的深表遗憾。”

西弗勒斯·斯内普离开了。

男孩目送着他，努力回忆他早些时候说过的一些话。

你的书背叛了你，波特。它们没有告诉你你需要知道的一件事。你无法从故事中了解失去你所爱的人是怎样的感觉。那是你没有自己经历过，就永远不会理解的东西。

大约就是这样了，男孩想，如果他记得没错的话。

现在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在医疗室关闭的门后，一具遗体庄严地躺在后面。

哈利继续盯着他放在腿上的魔杖。十一寸的冬青木上细小的刮痕和污迹，是他之前从未仔细观察到的。一个快速的心算表明，没有理由担心，如果这是六七个月累积下来的损伤，那么标准一生时间不会把魔杖完全磨损掉。如果他当时公开朝着大厅喊道“有人有时间转换器吗”，那时候他可能是在担心自己的时间转换器被没收，但是决定在午饭后找人给弗立维教授发送消息到两个小时之前还是轻而易举的。之后早在巨怪接近赫敏之前，弗立维教授就可以直接找到她，或者派他的渡鸦守护神找她。或许在那个平行世界中，哈利会发现事情已经太迟了——在午饭后，花钱向过去发送信息之前，就听说赫敏已经死了？也许时间旅行的基本守则就是保证，在回到过去之前，千万不能冒险让自己得知已经太迟了。他的魔杖末端有一点被化学烧伤了，大概是接触到了巨怪大脑里他部分**变形**出的酸液。缺少了一点木头，但是魔杖看起来依然结实。确实，你越是思考，需要“魔法权杖”的概念就越奇怪。不过如果咒语都是以神秘的方式发明，新的仪式被开创就如同新的杠杆被安置在未知的机器上，那么也许只是人们不断地创造使用魔杖的仪式，就如同他们创造了“羽加迪姆·勒维奥萨”这样的短语。似乎魔法真的应该，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无所不能，而且如果哈利能够忽略任何阻止人们发明“把一切都永远地修好”这样的咒语的概念性的限制，那肯定会是很方便的，但是不知何故，有魔法的地方，事情就从来不会那么简单。哈利又看了看他的机械表，但还没到时间。

他试着施放守护神咒语，打算告诉他的守护神去找赫敏·格兰杰。以防这一切都是谎言，篡改记忆咒语或是能让巫师闭上眼睛做梦的谁知道还有多少种方法中的一种；以防真正的赫敏还活着，被扣留在某处，尽管他亲身感受到了她的生命离开她的过程；以防还有死后世界，而真正的守护神可以到达。

咒语没有成功，所以这个测试没能提供任何证据，只剩下和之前相同的，不容乐观的先验概率。

时间流逝，然后是更多的时间。从外面你只能看到一个男孩，坐着，茫然地凝视着他的魔杖，隔上两分多钟就看看手表。

通往医疗室隔间的门又被打开了。

男孩坐在那，带着致命的、充满寒意的目光向上看去。

然后男孩的脸惊讶极了，他爬起身来。

“哈利。”穿着暗扣领正式衬衫外搭黑色背心的男人说。他的声音沙哑，“哈利，发生了什么？你学校的校长——他穿着那些荒唐的袍子出现在我办公室，告诉我赫敏·格兰杰死了！”

片刻后，一个女人跟着男人进了屋；她看上去不像男人那么困惑，不那么不知所措，而是更加害怕。

“爸爸，”男孩勉强地说，“妈妈。是的，她死了。他们没告诉你们其他的？”

“没有！哈利，发生了什么？”

一个停顿。

男孩靠着墙角溜了下去。“我不——不能，我不能，我做不到。”

“什么？”

“我无法假装是个小男孩，我现在实——实在是没有精力。”

“哈利，”女人声音颤抖地说，“哈利——”

“爸爸，你知道那些幻想小说中英雄必须向父母隐藏一切，因为他们，他们不会明白，他们会做出愚蠢的反应，然后挡了英雄的路？这是个剧情设置，没错，以便英雄自己解决一切而不是告诉他的父母。请——请不要成为那个剧情设置，爸爸，或者你，妈妈。只是……只是不要成为那样的角色。不要成为不理解的父母。不——不要向我大喊大叫，给我下达我不能遵守的父母式的命令。因为我走进了一个愚蠢的见鬼的奇幻小说，而现在赫敏——我实——实在是没有精力来处理。”

慢慢地，仿佛他的四肢只有一半能活动，穿着黑色背心的男人在哈利站着的地方跪下来，以便平视儿子。“哈利，”男人说，“我要你把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我，现在。”

男孩深吸了一口气，吞咽着。“他们告——告诉我，我打败的黑魔王可能还活着。就好像那不是一本拙劣的书本里的剧——剧情似的，对吧？所以，也可能是我学校的校长，世界上最强大的巫师，疯了。而且，而且赫敏在这之前被陷害谋杀未遂，没有人告诉她的父母这件事。她被陷害谋杀未遂的学生是卢修斯·马尔福的儿子，卢修斯是魔法英国最强大的政客，而且曾经是黑魔王手下的第二号人物。这个学校的防御术教授职位被诅咒了，没人能担任这个职位超过一年，他们有种说法是防御术教授总是有嫌疑的。今年的防御术教授秘密地是个在上一场战争中反对黑魔王的神秘巫师，他自己可能邪恶，也可能不邪恶。而且魔药大师多年来一直渴望得到莉莉·波特，可能因为某种扭曲的心理原因而成为这一切的幕后主使。”男孩的苦涩地抿着嘴，“我想那就是绝大部分见鬼的愚蠢剧情。”

男人静静地听完这一切，站起来。他的手轻柔地按着男孩的肩膀。“足够了，哈利，”他说，“我已经听够了。我们现在就离开这所学校，带着你和我们一起。”

女人看着男孩，脸上显出疑问。

男孩凝视着她，点点头。

女人开口时的声音很勉强。“他们不会让我们带哈利走的，迈克。”

“他们没有合法权利阻止我们——”

“权利？你们是傻瓜。”男孩说。他扭曲地微笑着，“你在魔法英国的司法系统中和老鼠的地位差不多。没有巫师在乎你对权利、公平的争论，他们甚至不会花点时间听。你没有任何力量，明白吗，所以他们不会在意。不，妈妈，我这么笑不是因为我同意他们对傻瓜的政策，我笑是因为我不同意你的儿童政策。”

“那么，”迈克·维瑞斯－伊万斯教授肯定地说，“我们看看真正的政府对此有何看法。我认识几个议员——”

“他们会说，你疯了，祝你在精神病院住的愉快。那还是假设魔法部记忆注销员没有先找到你并清除你的记忆。我听说，他们经常这么对傻瓜。我推测我们政府真正的高层自己已经和对方签订了方便的协议。如果某个重要的人物得了癌症，也许他还能时不时地接受治疗咒语。”男孩又露出了扭曲的笑容，“那就是实际情况，爸爸，这一点妈妈已经知道了。如果你能对此做哪怕是一件事，他们都绝不会把你带到这里，也不会告诉你任何事。”

男人张了张嘴，但是没有说出话来，就好像他读了一个剧本，上面描述了一对焦虑的父母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什么，然后剧本突然一片空白。

“哈利。”女人颤声说。

男孩看着她。

“哈利，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你看上去……不同了……”

“佩妮！”男人说，他的舌头看上去又能工作了，“不要这么说！他只是有压力，就是那样。”

“好吧，妈妈，你看——”男孩的声音沙哑，“你想要一次性都知道吗，妈妈？”

女人点点头，尽管没有说话。

“我有……你知道学校的心理学家是怎样看待我有愤怒管理²的问题吗？好吧——”男孩停住，吞咽了一下，“我不知道怎样向你解释，妈妈，这其实是魔法。也许和我父母去世的那一晚发生的事情有关。我……嗯，我将它称为神秘的黑暗面，我知道听起来像个笑话，我也确实和古老的心电感应魔法帽子检查过，确保我的伤疤不是真的被黑魔王的灵魂寄居，帽子说在帽檐下只有一个人，无论如何我不认为巫师有真的灵魂，因为他们还是会受到脑损伤，只是——”

“哈利，慢点！”男人说。

“——只是，只是不管它是什么，它依然是真的，是我身体中的东西，当事情糟糕的时候它给予我意志力，我愤怒的时候可以睥睨一切，斯内普，邓布利多，整个威森加摩，我的黑暗面什么都不怕，除了摄魂怪。我并不傻，我知道使用我的黑暗面可能有代价，我一直在寻找代价是什么。它没有改变我的魔法，它并没有导致永久性改变阵营³，它没有试图将我从朋友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身边带走，所以每当我不得不使用它的时候我还是会继续使用，直到一切都太晚了，我才发现真正的代价是什么——”男孩的声音近乎耳语，“我直到今天才发现……每次我召唤它……它就会一点一点耗尽我的童年。我杀死了杀了赫敏的东西。不是我的黑暗面做的，是我。哦，妈妈，爸爸，我很抱歉。”

久久的安静，充满了面具的破碎声。

“哈利，”男人说，再次跪下来，“我需要你从最开始说起，慢一点解释。”

男孩讲。

父母听。

一段时间过后，父亲站起身来。

男孩仰头望着他，面孔因苦涩的预知而扭曲了。

2 愤怒管理：控制脾气，保持冷静的技巧：http://en.wikipedia.org/wiki/Anger_management

3 龙与地下城设定中人物伦理道德态度分类，分为守序、中立、混乱和善良、中立、邪恶的3x3阵营，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5%E8%90%A5_\(%E9%BE%99%E4%B8%8E%E5%9C%B0%E4%B8%8B%E5%9F%8E\)](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5%E8%90%A5_(%E9%BE%99%E4%B8%8E%E5%9C%B0%E4%B8%8B%E5%9F%8E))

“哈利，”男人说，“佩妮和我会尽快把你从这弄出去——”

“别，”男孩警告地说，“我认真的，爸爸。魔法部不是你能抗衡的。假装他们是税务局或者是教导主任或者是其他不容挑战权威的东西。在魔法英国你只被允许记住政府认为你应该记得的。记得魔法的存在或者你有个叫做哈利的儿子是一种优待，而不是权利。而如果他们那么做了，我会失控，然后把魔法部变成一片火海。妈妈，你知道利害，你一定要阻止爸爸犯傻。”

“儿子——”男人揉着太阳穴，“也许我不应该现在说这个……但是你确定你谈论的真的是魔法黑暗面，而不是你这个年龄男孩的什么正常现象吗？”

“正常，”男孩特别耐心地说，“怎么个正常法，确切来说？我可以再检查一下，但是我相当确定《儿童世界：家长指南》⁴中没有这部分内容。我的黑暗面不仅仅是一种情绪状态，它令我变得更聪明。某种程度上，总之。你没法假装自己更聪明。”

男人又揉了揉头。“嗯……有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儿童会经历一个生理过程，有时会让他们的愤怒、阴暗、冷酷，这个过程也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智慧和身高——”

男孩垮了下去，又靠在了墙上。“不，爸爸，不是我要变成一个青少年了。我检查了我的大脑，它还是认为女孩子很讨厌。但是如果那就是你想要假装的，那么好吧。如果你不相信我，我的境况可能还会好些。我只是——”男孩的声音哽咽了，“我只是不能容忍在这件事上撒谎。”

“青春期并不是一定要那样的，哈利。你可能需要花一段时间才会注意到女孩子。不过，事实上，你不是已经注意到某一个——”男人戛然而止。

“我对赫敏不是那种喜欢，”男孩低语道，“为什么每个人都认为一定要是那样呢？认为一个人只能以那样的方式喜欢她，对她来说是不尊重。”

男人明显地吞咽了一下，“无论如何，儿子，在我们着手把你从这带出

⁴ 《儿童世界：家长指南》：儿童系列的其中一部，该系列由世界图书出版社出品，是针对儿童的百科全书，每册书均有不同的主题，涵盖了文学、数学、科技等方面。<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ildcraft?set>

来的时候，你要保证自己的安全，明白吗？不许真的认为你已经转投了黑暗面，我知道你经历了，啊，我曾经称之为你的安德·维京⁵时刻——”

“我想我们早就越过了安德的状态，已经进入了虫族杀死瓦伦蒂后安德的状态。”

“用词！”女人说，她的手飞快地捂上了嘴。

男孩疲倦地说。“不是那个意思⁶，妈妈。他们是虫形的外星人——算了。”

“哈利，那就是我要说的你不应该想的，”维瑞斯-伊万斯教授肯定地说，“不要相信你正在变邪恶。你不能伤害任何人，不要把你自己置于险地，或是折腾什么黑魔法，当你的妈妈和我正努力让你摆脱这种境况时。明白了吧，儿子？”

男孩合上眼。“真是绝妙的建议，爸爸，如果我是在一本漫画书中就好了。”

“哈利——”男人出声。

“警察做不到。战士做不到。世界上最强大的巫师做不到，他试过了。如果不能真的遵从法则保护每个人，那么扮演蝙蝠侠，让无辜的路人受害是不公平的。而且我刚刚证明了我也不能。”

迈克·维瑞斯-伊万斯教授的前额上闪着汗滴。“现在你听我的。不管你在书中读过什么，没人期望你去保护任何人！或是将自己卷入危险之中！无论是什么危险！任何危险！离所有这一切都远远的，这个疯人院中的任何疯事，我们一有可能就把你从这里带出去！”

男孩探究地看着他的爸爸，然后是妈妈。然后他又看了看自己的腕表。

“绝佳的观点。”男孩说。

男孩走向通往外面的门，把它打开了。

5 安德·维京：《安德的游戏》男主，瓦伦蒂则是他最珍爱的姐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7%C2%B7%E7%BB%B4%E4%BA%AC>

6 在英文中，虫族=Bugger，而 bugger 的本意比较粗俗

门吱呀一声打开了，让米勒娃吓了一跳，她来不及思考，哈利·波特就走出了房间，直直地盯着她。

“你把我的父母带到**这**，”大难不死的男孩说，“带到霍格沃茨。这里有神秘人或者**某些人**在附近潜伏，把我的朋友们当作目标。你到底在想什么？”

她没有回答说她想的是哈利坐在通往储藏室的门前拒绝移动，储藏室里是赫敏的尸体。

“还有谁知道？”哈利·波特命令道，“有人看到他们和你在一起吗？”

“校长把他们带到这里——”

“我要他们**立刻**离开这里，在其他**人**，特别是神秘人，但也包括奇洛教授和斯内普教授，注意到之前。你发送守护神给校长，告诉他他需要马上把东西带回去。不要提及我父母的名字，或者提及人，以防有人偷听。”

“确实，”维瑞斯－伊万斯教授说，严厉的点点头，他直接站在男孩身后，佩妮站在他身后一步远。他的手掌坚定地放在哈利肩膀上，“我们会在家和我们的儿子谈完的。”

“请等等。”米勒娃礼貌地说。她第一次施放守护神失败了，这是咒语在特定环境下的一个缺点。这不是她第一次这样施放，但她似乎失去了一点诀窍——

米勒娃屏蔽了这个想法，集中精神。

信息发出去后，她转向维瑞斯－伊万斯教授。“先生，”她说，“我恐怕波特先生必须不能离开霍格沃茨学校——”

阿不思终于赶到的时候，听到了一阵嚷嚷，麻瓜男人放弃了体面。至少争论的一方在嚷嚷。米勒娃没有什么辩论的心思。事实是她不敢相信那些从自己嘴里蹦出来的话。

当教授转而和校长争论时，全程保持安静的哈利·波特开口了。“不要在这，”哈利说，“你在哪里都能和他争论，除了霍格沃茨，爸爸。妈妈，求你，求你确保爸爸不要做出让他被魔法部找麻烦的事。”

迈克·维瑞斯－伊万斯皱起脸。他转身，看着哈利·波特。他发出的声音沙哑，眼中含着泪水，“儿子——你在干什么？”

“你完全知道我在做什么，”哈利·波特说，“在你给我那些漫画书很早之前你就读过了。我经历了很多破烂事，成熟了一点，现在我想保护我的亲人。事实上，比那还要简单，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你在试图做同样的事。我要让我深爱的人立刻被带出霍格沃茨，那就是我在做的事情。校长，请把他们带走，在神秘人发现他们，把他们列入死亡清单之前。”

迈克·维瑞斯－伊万斯疯狂地冲向哈利，然后在麻瓜男人向前探身的时候，他一切的动作都停止了。

“我很抱歉，”校长静静地说，“我们很快再谈。米勒娃，你召唤我的时候我和其他人在一起，他们在你的办公室等着。”

校长向前移动，就好像在滑行，直到他站在僵住的男人女人之间；又是一串闪耀的火光。

动作恢复。

米勒娃看着哈利。

她无言以对。

“高明的一招，把他们带到这，”哈利·波特说，“可能永久性地损害了我们的关系。我想要的只是该死的一个人待到该死的晚饭时间。也就是，”男孩看看他的腕表，“也就是现在，反正。我要自己去和赫敏道别，我保证不超过两分钟，然后我会出来，去吃点东西，就像我无论如何也要做的一样。不要在该死的两分钟打扰我，否则我就会打个响指，然后杀个人，我是认真的，教授。”

男孩转身走进小房间，打开通往赫敏·格兰杰尸体停放处的门，在她想出要说什么之前走进去了。透过门口，她看到一点她知道不应该给孩子看到的景象——

门猛地关上了。

她向前走，不加思考。

走到门前，她停下了。

她的大脑还是很迟钝，很痛苦，她被哈利·波特称之为“一幅严厉纪律执行者的形象”的那部分毫无生气地做出儿童不宜行为的口型。她剩下的部分不认为将一个孩子，即便是哈利·波特，一个人留在存放着他最好朋友血迹斑斑的尸体的房间里，是个好主意。但是打开门，或者声明任何权威，在她看来并不明智。没有正确的事情可做，没有正确的话语可说；就算还有什么正确的途径，她也不知道。

很慢地，一分半钟过去了。

门再次打开的时候，哈利似乎变了，就像在那一分半钟里已经渡过了一生。

“封上房间，”哈利静静地说，“我们走吧，麦格教授。”

她朝储藏室的门走去。她不太能克制自己不朝里看，而后看到了干涸的血，被单子盖住的下半身，像玩偶一样苍白的上半身，还看了一眼赫敏·格兰杰闭着的眼睛。她心中的某一块又开始哭泣。

她关上了门。

她的手指在魔杖上移动，口中不加思考地念出词汇，咒语和魔杖封住了房间，让人不得进入。

“麦格教授，”哈利用一种奇怪的声音说道，如同机械般，“你有那块石头吗？校长给我的那块石头？我要再把它变成一块宝石，既然它确实证明有

用处。”

她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看向哈利左手小指上的戒指，注意到本来镶嵌宝石的戒托上空无一物。“我会和校长提起的。”她的舌头回答道。

“顺便一说，那是一种通常的战术吗？”哈利说，声音依然奇怪，“将大型物体变小携带以作为武器？还是那是一种常见的变形术练习？”

恍惚地，她摇了摇头。

“好吧，那我们走吧。”

“我还——”她顿住了，“恐怕我现在还有别的事情一定要做。你自己可以吗，你能保证直接去大厅吃点东西吗，波特先生？”

男孩保证了（除非有特殊和意外情况发生，她没有和这些条款争辩）然后走出了房间。

前面等着她的……不会更简单，这是肯定的，很有可能会更艰难。

米勒娃快速地走向办公室；没有慢慢走，因为那会很礼貌。

麦格教授打开了她办公室的门。

“格兰杰女士，”她的声音说道，“格兰杰先生，我非常非常遗憾——”

第九十二章 角色，第三部分

没有剩下任何事情要做。

没有剩下任何东西要去计划。

没有剩下任何东西要去思考。

一阵空虚之中出现了新的最糟糕的记忆——

大难不死——不同于他最好的朋友——的男孩沿着长长的，带着回音的走廊走向大厅。他所有思考的能量都枯竭了，他的思维开始抛出一些想法，像是赫敏和他肩并肩走在一起，以及“**这景象再也不会出现了**”之类无言的概念，直到他的另一部分大喊道**不**，让之前那部分闭嘴，并决心要将她带回来，只不过那部分的声音变得疲惫，另一部分似乎还不知疲倦。他思维的一部分坚持回顾他和麦格教授还有爸爸妈妈说过的话，尽管他当时只是想让他们尽快离开那里，而且精神力量有限。就好像他受伤的意志只要肯做出努力就可以做的更好似的。他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现在还能剩下什么，哈利猜不到。

他最终来到一个交叉口，那里有一个穿着黑色镶绿边袍子的年长男孩，静静地看着课本，那是任何想要拦截从医疗室去大厅的人的必经之路。

哈利穿着隐身衣，当然了，他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就穿上了，使自己对几乎所有形式的魔法侦测免疫。没道理让任何人轻易地找到并杀了他。哈利就要打算出发继续前进，懒得弄明白发生了什么，直到他认出了斯莱特林男孩的面孔。

哈利忽然意识到。当然了，待在学校过复活节的学生之中自然会有——

“你在等我。”哈利大声地说，没有脱掉隐身衣。

斯莱特林男孩猛地一颤，头撞上了墙，他的五年级咒语书从手上掉下来，然后他睁大了双眼向上看去。

“你是——”

“隐形的。是的。说你想说的话。”

莱萨斯·斯特兰奇爬起来，立正站好，然后脱口而出，“我的主人，我做了正确的事情么？——我觉得你不会希望在那些人面前站出来，他们可能会猜疑我们的关系——我以为，如果你希望我帮你，你自然会召唤我的——”。

令人惊讶，愚蠢有多少种方式可以杀死你最好的朋友。

“我——”莱萨斯犹豫着，然后小声说道，“我错了，是不是？”。

“在那种情况下，你做了你应当做的。我才是那个傻瓜。”

“我很抱歉，我的主人。”莱萨斯低声说。

“如果当时你跟我来，你有能力杀死巨怪吗？”这甚至不是正确的问题，正确的问题是哈利自己是否会认为有莱萨斯就够了，且因此提早 60 秒钟飞出去，但是还是……

“我……我不确定，我的主人……我在斯莱特林的决斗练习中不太受欢迎，我还没有学过死咒的手势——我应该学习这些法术以便更好地为你服务吗，我的主人？”

“我依然坚持我不是你的主人。”哈利说道。

“是的，我的主人。”

“不过，”哈利说，“这不是什么命令，只是个提醒，任何人都应该知道怎样保护自己，特别是你。我相信如果你去问，防御术教授会出于原则帮助你的。”

莱萨斯·斯特兰奇鞠了一躬，说道，“是的，我的主人，如果可以，我会遵循你的命令的，我的主人。”

要是哈利没有被完全理解的话，他会抱怨被误解的。

莱萨斯离开了。

哈利盯着墙。

他本来真的认为，花了半天时间思考之后，自己已经找出了他愚蠢的各种方式。

很显然，他太自信了。

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哪里做错了吗？他的斯莱特林面冷酷地说道。

是的，哈利想。

你的良心不安是讲不通的。你没有欺骗莱萨斯。你恰恰做了莱萨斯认为你做过的事。你不用解释莱萨斯为什么要帮助你，你可以说你要收回把他从恶霸们手中救出来的人情，这件事有6个目击证人呢。

赫敏死了是因为你忘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资源，而你忘了莱萨斯的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有莱萨斯·莱斯特兰奇当跟班看起来有点黑魔王？赫奇帕奇在脑内小声说道。我的意思是……这个决定简直太有我的风格了……

哈利的斯莱特林一面没有用语言回应，只是散发着轻蔑，闪现出赫敏尸体的图像。

停下！哈利心里尖叫着。

下次，斯莱特林冷冰冰地说，我建议我们多花点时间担心效率和效果，少花点时间担心看起来像黑魔王。

有道理，哈利想，我会的。

不，你不会，斯莱特林说，你会为你的小小不安找出更多合理化的借口，下一个朋友死去的时候，才会开始听我的。

哈利开始担心自己会疯掉。他和自己大脑里声音之间的对话通常不是这样的。

大难不死的男孩

痛苦不堪

哈利·维瑞斯独自前行

伤痕累累

哈利沿着安静的走廊走去。

“波特先生怎么样了？”奇洛教授不客气地问。男人身上有一种不安感，你不能完全将之称为**担忧**，而更像是一个计算着时间准备袭击的埋伏者。格兰杰家和庞弗雷夫人刚刚离开，防御术教授就敲响了她办公室的门，不等她回应就径直走进来，在她还没来得及说一个字之前就开了口。米勒娃的一部分有点怀疑哈利·波特是不是从他的防御术教授那里养成的这种习惯——当他思考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对他人的痛苦毫无察觉——或者这只是幼稚的缺陷，而这个男人不知何故没有改掉。

“波特先生已经不再守护格兰杰小姐的尸体了。”她说，语气中带有一丝冷意。她很确定防御术教授不像她那样悲痛，这个男人一句都没有提过赫敏·格兰杰。由**他**来命令她——“我想他已经下楼吃晚饭去了。”

“我不是在问那个男孩的**物理**状态！你有没有——他有没有——”奇洛教授做了一个锐利的手势，就好像是在表达他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概念。

“没有。”她说。还有 30 秒她就要命令防御术教授离开她的办公室。

奇洛教授开始在她办公室狭小的范围内踱步。“只有格兰杰小姐的担心才会让他真正留意——她一死——一切阻止那个男孩鲁莽行事的抑制都解除了。我现在明白了。还有谁？隆巴顿先生？波特先生都不假装他们是同伴。弗

立维？他的妖精血统只会想要复仇。马尔福先生，如果他回来了？有什么用？斯内普？会走路的灾难。邓布利多？呸。触发灾难的事件已经被设置好了，必须要将这些事件引导去非常规方向。波特先生在意谁，谁通常不会和他说话？塞德里克·迪戈里教过他，但是迪戈里先生会建议些什么？谁也不知道。波特先生和莱姆斯·卢平谈了很久。我倒没太留意他。卢平会知道要讲哪些话，必须要做哪些事，付出哪些牺牲来改变那个男孩的方向吗？”奇洛教授转身面向她。“莱姆斯·卢平在凤凰社的时候会不会安慰那些悲伤的人，阻止他们去做鲁莽的事？”

“这不是个糟糕的想法，”她缓缓地说，“我认为卢平先生通常是詹姆·波特在霍格沃茨期间约束他的声音。”

“詹姆·波特，”奇洛教授眯起了眼睛，“那个男孩不太像詹姆·波特。你有信心这个计划会成功？不，这是个错误的问题，我们不限于一个计划。你确定这个计划**足够**吗，我们不用再实施其他计划？用这种方法提问，问题不问自答。必须在每一个可能的干扰点采取措施，避免通往灾难之路。”防御课教授继续在她的办公室范围内踱步，到了一面墙，转过脚后跟，向另一面墙踱去。

“我道歉，教授，”她懒得掩饰声音中的尖锐，“但是我今天已经是极限了。你该走了。”

“你，”奇洛教授猛地转过身，她发现自己直接对上了冰蓝色的双眼，“你

是我继格兰杰小姐之后首先想到能阻止那个男孩做蠢事的人。你已经尽全力了吗？当然了，你没有。”

他怎么敢这么说。“如果你没什么要说的，教授，那么，你走吧。”

“你的盟友推断出我究竟是谁了吗？”虚伪温和的声音说道。

“是的，事实上。现在——”

纯粹的魔法，纯粹的力量如一道闪电般冲进房间，仿佛雷鸣般响彻在她耳边，淹没了她其他的感受，不是突如其来的狂风，而是绝对的原始神秘力量，把她桌子上的纸张吹得四散。

而后那力量平息了，只剩下赫敏·格兰杰的死亡证明从空中飘落到地板。

“我是大卫·门罗，曾经与伏地魔战斗，”男人说道，声音依旧温和，“仔细听好我的话。那个男孩的精神状态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他会变得**危险**。可能你已经做了所有你能做的。但是我发现这种事很少发生，而且经常是说得比做得多。我想更可能你只是做了你通常会做的。我无法真正地理解是什么驱使他人打破极限，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极限。人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消极得令人惊讶。恐惧被众人嘲笑，或者失去自己的谋生之道更可能驱使人们走向极端，摒除他们的习惯。而战争的另一阵营，黑魔王用钻心咒取得了卓越的成果，明智地使用在被标记了的仆人们身上，不成功就惩罚，不接受适度努力。你脑内想象一下他们的精神状态，问问自己是否真的做了**所有你能做的**，将哈利·波特从他的既定方向扭转。”

“我是一个格兰芬多，不太会被恐惧驱动，”她回敬道，“**你在我的办公室里要放礼貌点！**”

“我发现恐惧是一个绝佳的动机，而且现在确实是恐惧在驱使着我。神秘人，尽管如此恐怖，依然被特定的界限所限制。那个男孩可能会加入那些人的行列，他们发明的魔法仪式把好多个国家夷为废墟，这是我作为一个几乎和邓布利多或者是连名字都不能说的人齐平的学识渊博巫师的专业判断。这不是杞人忧天，麦格，我听到的语句足以产生最严重的顾虑。”

“你疯了吗？你认为波特先生会——这太可笑了。波特先生不可能——”

无言的画面划过脑海，那是一个金属球上的一片玻璃。

“——波特先生**不会**做出那样的事！”

“不需要他故意选择。巫师很少着手引发他们自己的厄运。波特先生也许不会让你感到怀有恶意。一旦他认定目标下了决心，他会让你感到鲁莽轻率吗？我再次重申，我有明确的理由去担心最严重的**可能性**。”

“你和校长说过这个吗？”她缓缓地说道。

“那要比酌无成效还糟糕。邓布利多打动不了那个男孩。他充其量足够明智到知道这一点，不把事情弄得更糟。我缺乏必要的心态。**你**才是那个——但是我看到你依然寻找其他人拯救你。”防御术教授转身离开她，大步走向门。

“我想我会咨询西弗勒斯·斯内普。那个男人也许是个会走路的灾难，但他知道事实，而且他可能更了解那个男孩的心情。至于你，女士，想象你到了生命尽头，知道英国——不，英国不是你真正的祖国，不是么？想象在你生命的尽头，黑暗啃食着霍格沃茨褪色的围墙，知道你的学生会和你一同死去，回想起这一天，然后意识到你本可以再做什么。”

第九十三章 角色，第四部分

哈利走进大厅，只环顾一下四周，抓了点卡路里数量足够让他维生的食物，走出去，再次穿上隐身衣，然后随便找了个角落进食。看着坐在长桌旁的学生

当你看着其他人类时感到厌恶可不是个好兆头，赫奇帕奇说，因为他们没有你那样的机会学到你学过的东西而责备他们是不合理的。在紧急关头没有行动和自私毫无关系。这是正常化偏见¹，就好像特内-哈哈中失事的飞机²，只有很少的人跑出来逃脱了，但是大部分人就是坐在座椅上一动不动，而他们的飞机可真是字面意义上的着火了。看看连你都花了那么久才真正开始行动起来。

憎恨毫无意义，格兰芬多说。它只会毁掉你的利他主义。

试着找出一种你能使用的训练方法，防止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拉文克劳说。

我要去记录实验预测，斯莱特林说，我们总是会恰巧观察到基于以下假设的推断：人们不可能被拯救，被教导，也永远不会在重要的事情上帮到我们。还有，我们需要想办法记录下有多少次我是对的。

哈利忽略掉大脑中的声音，尽可能快速地吃掉吐司。一般来说它不是合适的营养物质，但是一次破例不会有什么坏处，只要他明天补上营养即可。

咬到一半，一个闪耀的银色凤凰剪影从虚空之中飞来，然后用一个疲倦的老人的声音说道，“请摘下你的隐身衣，哈利，我有一封寄给你的信。”

1 正常化偏见：是面临灾难的人进入的一种精神状态。它会导致人们低估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和可能的影响，使人们不能为灾难做好充足的准备。这种偏差的假设是，由于灾难从未发生，所以它永远不会发生。当灾难发生的时候，它会导致人们无力应对，很难应对他们没有经历过的事件，并且倾向于以最乐观的方式解释预警人们也往往解释警告在可能的最乐观的方式，抓住任何含糊之处来推断情况不太严重。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Normalcy_bias

2 特里夫机场空难：http://en.wikipedia.org/wiki/Tenerife_airport_disaster

哈利呛了一下，咽下了呛进气管里的吐司，站起来，脱下隐身衣，大声说道，“告诉邓布利多我说可以。”然后坐下，继续吃他的吐司。

吐司都吃完了的时候，阿不思·邓布利多走到哈利的藏身之处，手上拿着折起来的一叠纸；真正的纸，带有条格，不是巫师的羊皮纸。

“那是——”哈利说。

“来自你的父亲，和母亲。”年老的巫师说。无言地，邓布利多递过来折起来的纸张，哈利无言地接受了。年老的巫师犹豫着，然后静静地说，“防御术教授已经告诉我克制我的劝告，而思考一段时间后，我也这么认为。我花了太久才学会缄默这种美德。但如果我错了，你只要说一声——”

“你没错。”哈利说，他低头看着折起来的条格纸，感觉胃里一阵恶心，这是他的身体有强烈悲观预感的征兆。他的父母不会真的和他断绝关系，而且他们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他的内心仍然本能地害怕看电视的权利被剥夺，无论这现在有多么没有道理）。但是他已经走出了父母希望孩子们扮演的角色，他们心中相信，孩子在长幼次序中地位较低。当你对自认为主宰了你的人们那么做了之后，还预料不到全然愤怒的大发雷霆，火力全开的正义怒火，那可就太愚蠢了。

“你看完之后，”校长说，“我相信你应该来一趟大厅，哈利。有事要宣布，你会想要听一听。”

“我对葬礼没兴趣——”

“不。不是那个。拜托，哈利，看完之后马上过来，不要穿着隐身衣。好吗？”

“好的。”

年老的巫师离开了。

哈利强迫自己打开信。重要的是让你容易受伤的朋友和亲人远离伤害，这可能是陈词滥调，但在哈利看来这个逻辑还是成立的。损坏的关系可以之后修补。

第一封信字迹潦草，哈利需要认真集中精神才能读懂，信中写到，
儿子，

无论你在书中读到过什么，相比起不让我们受伤，当你遇到麻烦的时候身边有能帮助你的大人要更加重要。你不容我们插嘴就认定我们会因为你的“黑暗面”而抛弃你。请莎士比亚的鬼魂为我作证，过去一年里我见到的事情，在我的理念中，我做梦也没想到过——有时候我会怀疑，是不是当我开始认为你会魔法的时候，政府部门就把你带走了，而你妈妈只是在为了安慰我而在陪着演戏——所以我不能否认有可能你真的发展出了一些……我不太确定怎么称呼，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么将其称之为“黑暗面”似乎为之过早。你确定这不是正在发展的心电感应天赋，而你只是感应到了周围其他巫师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对于理智文明社会成长起来的孩子来说可能看起来很邪恶。我承认，这些是没有依据的猜测，但你同样也不应该妄下结论。

我要告诉你两件极为重要的事。第一，儿子，我有绝对的信心，只要你选择原力的光明面，你就是光明的，而且我也有绝对的信心你会这么选择。如果你耳边有什么邪恶的灵魂低语着可怕的建议，那就忽略那些建议。我感到有必要强调你应该特别小心，忽视邪恶的灵魂，即便它提出的点子看上去极富创造力，而且我希望我不用提醒你**科学项目事故**，说到那个，我得承认，如果你是在同附体邪灵做斗争，那你那次科学项目事故就说得通了。

我要说的第二件事是，你不用担心妈妈或者我会因为你的“黑暗面”抛弃你。我们也许没有料到你会获得魔法力量，或是黑魔法对你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但是我们确实料到你会变成青少年。从你可怜的老爸的角度想想，就一个9岁便招来了5辆消防车的男孩来说，这前景已经足够让人担心了。孩子们会长大。我不会骗你说你20岁的时候还会感觉和我们像现在一样这么亲密。但是你妈妈和我即便上了年纪，白发苍苍，要麻烦家庭护理机器人的时候，也还会感觉和你一样的亲密。孩子们总是会长大，远离父母，而父母总是在身后

追赶他们，提供热心的建议。孩子们会长大，他们的人格会改变，他们会做父母不希望他们做的事，他们会不尊重父母，然后把他们从魔法学校拖走，而父母还是依然爱着他们。这就是**自然规律**。尽管如此，如果你还没有进入青春期，而你的青少年时期会成比例地比现在还糟糕，那我们保留重新考虑此观点的权利。

无论发生了什么，要记住我们爱你，而且无论怎样都会一直爱你。我不知道我们的爱在你们的规则中是否有任何魔法力量，但如果有，不要犹豫，召唤它。

说了这么多……哈利，你在那里的所作所为是不可接受的。我想你是知道的。而且我也知道现在不是给你上课的时候。但你必须写信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我非常明白为什么你想要我们立刻被带出你的学校，而且我知道我们不能强迫你做任何事情，但是，哈利，要讲讲道理，意识到我们肯定会多么担忧。

我想要告诉你，你绝对被禁止乱用你周围的成年人认为哪怕有一丁点不安全的魔法，但就我所知，你们学校的老师也许每周一都会教授高级亡灵妖法。请你一定一定在情况允许下尽可能谨慎，无论情况如何。虽然你做了你仓促的总结，我们对发生了什么还是一丁点概念都没有，我希望你能尽可能详尽地写信告诉我们。很明显你，至少以某些方式，在长大，而我会试着不扮演儿童图书中只会让事情更糟的父母——尽管我希望你能体会这有多么不容易——而你的妈妈已经对我说了诸多巫术保密和我掀起点波澜就可能给你带来麻烦之类的吓人事。我不能告诉你避免一切不安全的事物，因为你的学校不安全而你的校长不让你离开。我不能告诉你你不应该为你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负责，因为就我所知还有其他的孩子陷入麻烦。但是记住，你没有道德上的责任去保护任何成年人，他们的立场是保护你，而且任何一个好的成年人都会同意这一点。请尽快写信告诉我们更多。

我们两个都渴望帮忙。如果有任何我们能做的，请立刻告诉我们。对于

我们来说，没有比知道你出了事更糟糕的事。

爱你的，

爸爸。

最后一页只写着，

你向我保证过你不会让魔法将你从我身边带走。我抚养你长大不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破坏和妈妈约定的男孩。你必须安全地回来，因为你向我保证过。

爱你的，

妈妈。

慢慢地，哈利放下信，然后迈步走向大厅。他的手在颤抖，他的整个身体在颤抖，而且似乎要十分努力才不会哭出来；他无言地知道他一定不能哭。他一整天都没有哭。而他不会哭。哭泣就意味着承认失败。而这一切还没结束。所以他不会哭。

那一晚大厅的食物很普通，吐司和黄油、果酱，水和橙汁，燕麦和其他简单的食物，没有甜点。一些学生穿着简单的黑色长袍，没有学院颜色。其他人则仍然穿着各学院的颜色。这原本应该引起争执，但却是一片安静，只有吃饭声没有交谈。辩论需要两方，而其中的一方，今晚，对辩论不怎么感兴趣。

副校长米勒娃·麦格坐在主宾席，没有吃东西。她应该吃的。也许她过一小会儿就吃。但是现在她无法强迫自己进食。

对于一个格兰芬多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防御术教授敦促后，她的大脑一片空白，想不出任何聪明的谋略，那之后米勒娃只花了一小会就记起来了。谋略可不是格兰芬多的风格；或者也许她应该只能说不是她的风格，阿不思似

乎确实有努力尝试使用谋略……然而当她回溯他们的历史，在危急时刻没有谋略，在最终手段中不是聪明和诡计。对于阿不思·邓布利多来说，对于她来说，**紧急关头**中的规则就是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事，然后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去做。即使这意味着打破极限，或者改变角色，或者放下自己的那副形象。那就是格兰芬多的最终手段。

透过大厅的侧入口，她看到哈利·波特静静地溜了进来。

是时候了。

米勒娃·麦格教授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磨损了的帽尖，慢慢地走向主宾席前的讲台。

大厅里本来就很微弱的声音，在所有学生转身看向她的时候完全静下来了。

“现在你们已经都听说了。”她说，声音不太平稳。赫敏·格兰杰死了。她没有把这些话大声讲出来，因为他们都听说了，“一只巨怪以某种方法潜入了霍格沃茨城堡，没有触发我们古老结界的警报。这只巨怪以某种方法成功地伤害了一个学生，直到她死亡的那一刻才触发我们的结界警报。调查已经开展了，以确定这是怎么发生的。理事会正在开会，以确定霍格沃茨如何应对。适当的时候，正义将临。同时还有另一件有关正义的事，需要立刻处理。乔治·韦斯莱，弗雷德·韦斯莱，请上前站在讲台上面对我们所有人。”

韦斯莱双胞胎坐在格兰芬多长桌旁，交换着目光，然后他们站起来向她走去，缓慢地，不情愿地；然后米勒娃意识到韦斯莱双胞胎以为他们要被开除了。

他们真的认为她会开除他们。

那就是在她大脑中生活的麦格教授的那副形象带来的后果。

韦斯莱双胞胎走上讲台，抬头看向她，脸上表现得害怕但是坚决；而她感到心中有什么东西又破碎了一点。

“我不是要开除你们。”她说，然后因为他们脸上惊讶的表情而更加伤

心了。“弗雷德·韦斯莱，乔治·韦斯莱，转过身面对你们的同学，让他们看着你们。”

尽管表情依然吃惊，韦斯莱双胞胎还是照做了。

她鼓起心中所有的勇气，说了正确的事情。

“我羞愧于，”米勒娃·麦格说道，“今天的事件。我羞愧于只有你们两个人。羞愧于我对格兰芬多所做的。在所有学院中，当赫敏·格兰杰处于危难之中，哈利·波特召唤勇敢的人帮助他时，本应是格兰芬多出手相助。的确，一个七年级学生本可以在搜索格兰杰小姐的时候阻挡巨怪。而且你们本应相信格兰芬多院长，”她的声音哽咽，“会相信你们，如果你们违抗她，在她没有预见到的情况下去做正确的事情。而你们不相信这一点的原因，是我从未向你们展现这一点。我不相信你们，我不相信格兰芬多本身的美德。我试图磨平你们的桀骜不驯，而不是将你们的勇敢训练成智慧。无论是分院帽看到我哪一种品质，并据此将我分到格兰芬多，我都背叛了这种品质。我已经向校长递交了我作为副校长以及格兰芬多院长的辞呈。”

震惊难过的喊声不只来自格兰芬多的长桌，而哈利的心脏在胸口都停跳了。哈利需要跑上前，说点什么，他要的不是这个——

米勒娃又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但是，校长拒绝接受我的辞呈，”她说，“所以我会继续工作，并且努力消除我造成的影响。无论如何，我必须找出教授我的学生怎样做正确的事的方法。而不是安全的事，不是容易的事，不是我们被告知去做的事。如果我能教给你们的只是按时上交论文，那么就不必有格兰芬多这个学院了。这条路对我来说更加艰难，可能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但是我现在知道，在此之前我只选择了容易的道路。”

她走下讲台，下到韦斯莱兄弟站着的地方。

“弗雷德·韦斯莱，乔治·韦斯莱，”她说，“你们两个并不总是做正确的事。智慧的道路并不存在于公然以及不必要地藐视权威。但是今天，你们证明了自己是我们学院最后两位幸免于我的错误的人。因为这是正确的事情，你们不顾被开除的威胁，并且冒着生命危险面对巨怪。为了嘉奖让你们的学院都以你们为荣的惊人勇气，我奖励你们每人二百分，奖励给格兰芬多。”

他们脸上又是震惊的表情，她的心又是一阵刀刺般的痛。

她转身面对其他学生。

“我不会奖励给拉文克劳任何分数，”她说，“我想波特先生不会想要的。如果我错了，他可以纠正我，然后想要多少学院分就拿多少学院分。但是无论这价值几何，波特先生，我，”她的声音颤抖，“我很抱歉——”

“停！”哈利尖叫着，然后再次说道，“停。”话语如鲠在喉，“你不必这样，教授。”他内心有什么在扭曲着，威胁着要将他撕扯开来，就像巨人的双手在扭动着，要将他撕成两半。“而且，而且你不应该忘记苏珊·博恩斯，和罗恩·韦斯莱——他们也帮忙了，他们也应该得到学院分——”

“博恩斯小姐和年轻的韦斯莱？”麦格教授说，“鲁伯没有提到这些——他们做了什么？”

“博恩斯小姐试图在海格先生想要阻止我的时候打晕他，而韦斯莱先生在纳威想要阻止我的时候击中了纳威。他们俩应该得到分数，而，而且纳威也应该，”哈利之前没有想过，纳威现在的感受，但是在他想到的一瞬间，他就知道，“因为纳威试着做点什么，尽管不是正确的事，做正确的事是第二节课，在你学会先做点什么之后你再开始练习做正确的事——”

“赫奇帕奇加十分，博恩斯小姐，”麦格教授说，她的声音中断了一下，“格兰芬多加十分，罗恩·韦斯莱，今天，你的家庭荣耀非常。赫奇帕奇加十分，为了纳威·隆巴顿站出来阻止波特先生，做了他认为正确的事——”

“你不应该！”赫奇帕奇长桌一个年轻的声音尖叫着，伴随着一阵哽咽声。

哈利看过去，然后快速地回看向麦格教授，尽可能稳定的说道，“纳威是对的，事实上，你不能给正确的行为这个部分一分不加，那会带来错误的信息，但是他做对了一半，所以可以加五分。”

麦格教授有一会儿看起来好像她想不出要说什么；但之后她看向长桌旁纳威的位置，她说，“如你所愿，波特先生。什么事，博恩斯小姐？”

哈利看了过去，看到苏珊·博恩斯向前迈了一步，擦着眼睛，然后赫奇帕奇女孩说，“事实上——麦格教授——波特将军没有看到——但是韦斯莱上尉和我并不是在他跑出去之后唯一想要阻止海格先生的。在一些高年级学生阻止我们之前。但我们还是设法拖延了海格先生一会，所以波特将军才能离开。”

“你一定要为他们也加分，”罗恩·韦斯莱从格兰芬多长桌那边说，“否则我一分不要。”

“还有谁？”麦格教授说，她的声音有点颤抖。

又有七个孩子站起来。

我们的斯莱特林面在预测什么都不会奏效的时候说什么来着？赫奇帕奇面说。

哈利心中的一块裂开了，以至于他要用尽全力让自己不致崩溃。

都说完了，都做完了，米勒娃走到哈利·波特站的地方。尽管不是她最拿手的技艺，她释放了一个结界咒语来模糊视线，又考虑了一下之后，也消除了声音。

“你，你不必——”哈利·波特说，“你不应该说——”他听上去好像哽咽了，“教——教授，我对你说的一切都是伤人的，可恶的，而且是错误的——”

“我已经知道了，哈利，”她说，“即便如此，我希望能做的更好一点。”

她胸口感到一阵轻松，和一个迈出悬崖的人的经历差不多，双腿不再需要将身体撑得笔直。她不太确定她能够做到，她不知道办法；然而她第一次感到，当她成为霍格沃茨的校长的时候，学校似乎有希望不至于变成从前的学校的可悲的亡灵。

哈利盯着她，然后发出一个奇怪的声音，就好像那声音是从他的嗓子里挤出来似的，然后他用手捂上了脸。

所以她跪下来，而后拥抱了他。也许是错的，但也许是对的，而她不会让那种不确定性阻止她；是时候她开始学到格兰芬多的勇气了，如此一来她能够再教会别人。

“我曾经有一个姐妹。”她低语道。就那样，再无其他。

只是确定一下，哈利的一部分说道，而他的剩余部分在麦格教授的臂弯里哭泣，这不意味着我们接受了赫敏的死，对吧？

不，他所有剩余的部分说，他大脑的每个部分都一致同意，温暖、冷酷还有隐藏起来的坚定。永远不会，永远，永远。

古老的巫师对结界咒语视若无物，凝视着他们两个，女巫和哭泣的年轻男巫。阿不思·邓布利多微笑着，眼中有着奇怪悲伤的眼神，好像一个朝预见的命运又走了一步的人。

防御术教授看着他们两个，女人和哭泣的男孩。他的眼神十分冷酷，而且充满算计。

他可不认为这就足够了。

直到第二天早上，赫敏·格兰杰的尸体才被发现不见了。

第九十四章 角色，第五部分

第一次会面：

1992年4月17日早上6点07分，从霍格沃茨城堡远眺，太阳刚刚从地平线升起，透过拉文克劳一年级男生宿舍拉上的窗帘洒下柔和的光线，覆盖在窗子上的白色织物几乎没有改变黎明橘红色的光，没有弄醒那些习惯了冬季作息的男孩们。

很多床中的其中一张上，哈利·波特精疲力尽地熟睡着。

静静地门开了。

静静地一个身影从地板上走过来。

那个身影来到哈利·波特床边。

身影一只手搭在熟睡的男孩肩头，男孩一惊，尖叫起来。

没有其他人听到。

“波特先生，”矮小的男人吱吱地尖声说道，“校长要你立马去见他。”

慢慢地男孩从床上坐起身，他的手指在被单下摸索了一会儿。他本以为早上醒来会感觉更糟的。这感觉……可太不对，他的大脑现在在运作，他的思维还在运转，他并没有无能为力地哭上至少一个礼拜。男孩知道，这不是适应性反应¹下大脑能够进化到的状态。他的黑暗面肯定也不会这么做。即便如此，这个早上活着并且清醒的状态仍然感觉不对。

但是他要复活赫敏·格兰杰的决心感觉还是——很充分，就好像他已经开始做正确的事，一心走在正确的道路，而她将会被带回来，就这样；悲痛将被放下。不需要再做决定，没有模棱两可，没有将他撕裂的冲突，没有必要记

¹ 适应性反应：机体面对不同的环境影响的干扰，为了抵消部分不良影响做出的调整。详见：<http://www.baike.com/wiki/%E9%80%82%E5%BA%94%E6%80%A7%E5%8F%8D%E5%BA%94>

得他看到了——

“我这就换衣服。”哈利说。

弗立维教授看上去相当不情愿，但还是尖声说，“校长特别指明要将你毫不停顿地直接带到他的办公室，波特先生。我很抱歉。”

不到一分钟之后——弗立维教授已经通过霍格沃茨内部飞路网将他直接送到校长办公室——哈里发现自己仍然穿着睡衣，面对着阿不思·邓布利多。副校长坐在另一把椅子上，而魔药大师潜伏在附近，隐于一堆古怪的小玩意当中，哈利从壁炉里从出来的时候恰好看到他在打呵欠。

“哈利，”校长直接问道，“在我说接下来必须说的话之前，我要告诉你赫敏·格兰杰确实死了。结界记录到了，并且通知了我。那些石头说一名女巫死了。我检测了她躺在那里的尸体，那确实是赫敏·格兰杰真正的遗体，不是人偶之类的。已知的巫术中还没有能让死亡逆转的。说了这么多，赫敏·格兰杰的遗体现在从停放着它的、你守护过的储藏室中失踪了。你带走了遗体吗，哈利·波特？”

“没有。”哈利说，眯起了眼睛，余光中看到西弗勒斯正在专心地看着他。

邓布利多的凝视同样是锐利的，但不是不友好。“赫敏·格兰杰的遗体在你那里吗？”

“不在。”

“你知道它在哪里吗？”

“不知道。”

“你知道谁把它带走了吗？”

“不知道，”哈利说，然后犹豫道，“除了并不基于我的具体知识的明显的概率猜测。”

年老的巫师点点头，“你知道为什么会被带走吗？”

“不知道。除了明显的猜测。”

“猜测都是什么？”古老的眼睛十分锐利。

“如果敌人能注意到赫敏被逮捕之后，你在韦斯莱双胞胎上课时跑去咨询他们，并且发现你说被偷走了的魔法地图的话，那么敌人就可能想要知道为什么我要守护赫敏·格兰杰的尸体。轮到我了。你有没有安排赫敏的死亡，为了从卢修斯那里拿回钱？”

“什么？”麦格教授说。

“没有。”年老的巫师说。

“你知道或者猜测过赫敏·格兰杰会死吗？”

“我不知道。对于猜测，我尽我所能保护她不受伏地魔伤害。我不希望她死，也没有坐视她死，更不打算从她的死亡中获益，哈利·波特。现在给我看看你的袋子。”

“在我的箱子里——”哈利说。

“西弗勒斯，”年老的巫师说，然后魔药大师向前一步，“也检查一下他的箱子，每个隔层。”

“我的箱子有结界。”

西佛勒斯·斯内普阴森地露齿一笑，然后大步走进绿色的火焰。

邓布利多拿出他长长的深灰色的魔杖，然后开始在哈利的头发周围挥舞，看上去像个使用金属探测器的傻瓜。在检查到哈利的脖子之前，邓布利多停下了。

“你戒指上的宝石，”邓布利多说，“不再清澈了。现在是棕色了，是赫敏·格兰杰眼睛和头发的颜色。”

房间里的气氛突然绷紧了。

“那是我爸爸的石头，”哈利说，“就像从前一样被变形了，我这么做是为了纪念赫敏——”

“我必须确定。摘下戒指，哈利，然后放在我的桌子上。”

缓缓地，哈利照做了，移除了宝石，摘下戒指放在桌子的另一边。

邓布利多用魔杖点了点宝石，然后——

膨胀之力突然的作用下，一块巨大的普通石头出现在半空，碰到了空中隐形的屏障，然后发出一声巨响，掉在校长的桌子上。

“我还要再花半个小时的功夫，把它再次**变形**。”哈利平淡地说。

邓布利多继续他的检查。哈利不得不脱下左脚的鞋子，摘下趾环，这是他对付紧急情况的门钥匙，以防有人把他绑架带出霍格沃茨结界之外（而且没有设立反幽灵，反门钥匙，反凤凰，反时间循环结界，西弗勒斯警告过哈利，任何高层食死徒都会这么做）。经过证实，趾环发出的魔法射线确实是来自门钥匙，而不是来自变形术。哈利的剩余部分通过检查了。

之后没过多久，魔药大师回来了，带着哈利的袋子，还有原来在哈利箱子里的其他魔法物品，校长也都逐个检查了，甚至连急救包里剩下的每项物品都没错过。

“我现在能走了吗？”一切结束的时候哈利说，语气中尽量带着冷酷。他拿起袋子，然后开始把灰色石头喂进去。空空的戒指又回到了他手指上。

年老的巫师呼了一口气，将魔杖顺回袖子里。“我很抱歉，”他说，“我得知道。哈利……看来，黑魔王带走了赫敏·格兰杰的遗体。我想不出他能得到什么好处，除了将她的尸体变成僵尸对付你。西弗勒斯会给你特定药剂，你要带在身上。现在要提高警惕，准备好，当你必须做的时候做你必须做的。”

“僵尸会有赫敏的思想吗？”

“不——”

“那么它就不是她。我能走了吗？至少换下睡衣。”

“还有个消息，我会简短说。根据霍格沃茨的结界记录，没有校外生物进入，是防御术教授杀死了赫敏·格兰杰。”

“嗯。”哈利说。

想法一：但是我看到了巨怪杀了赫敏。

想法二：奇洛教授篡改了我的记忆，然后布置了校长赶来时看到的景象。

想法三：奇洛教授做不到，他的魔法和我的魔法相触，我在阿兹卡班看到了——

想法四：我能相信那些记忆吗？

想法五：阿兹卡班肯定出了某种混乱，如果奇洛教授没有陷入昏迷我们就不需要火箭，他为什么会陷入昏迷，如果不是——

想法六：我真的去过阿兹卡班吗？

想法七：很明显我在某个时刻练习过控制摄魂怪，在我吓走威森加摩那只摄魂怪之前。而且那上过报纸。

想法八：我准确记得那份报纸吗？

“嗯，”哈利又说道，“那个咒语真的应该归在不可饶恕的一类。你认为奇洛教授可能篡改了记忆——”

“不。我回溯了时间，然后放置了特定的装置记录赫敏的最后一战，我自己都不忍心观看，”年老的巫师看上去确实十分凝重，“你的猜测是正确的，哈利·波特。伏地魔破坏了我们给赫敏用来保护她的一切。她的扫帚在她手上毫无反应。她的隐形衣不能隐匿她。巨怪走在太阳下不受伤害；那不是个意外闯进来的生物，而是个有针对性纯粹的武器。而且确实是巨怪杀了她，单凭力量，所以我侦测恶意魔法的结界和网络毫无用处。防御术教授从未遇到她。”

哈利吞咽了一下，闭上眼睛，想，“所以这是故意陷害奇洛教授。以某种方式。看起来是敌人的惯用伎俩。巨怪吃了赫敏·格兰杰，检查结界，哦看上去确实是防御术教授干的，和去年一样……不。不，那不可能是对的。”

“为什么不呢，波特先生？”魔药大师说，“对我来说很明显——”

“那正是问题所在。”

敌人很聪明。

慢慢地哈利的睡意消散了，而且经过一整晚的睡眠，他的大脑能够看出昨天还不明显的事情。

在标准文学惯例下……敌人本不该看出你做了什么，破坏你提供的魔法道具，然后放出一只以某种方法使之无法被探测到的巨怪，英雄们连在事后都想不出用的是什么方法，以至于你等于没有任何防御。在书中视角通常都是主角的。让敌人跳出文学视角来谋划行动，最终绕过主人公所有的工作，可真是天外邪星²，而且其戏剧性令人不满。

但是现实生活中，敌人会认为他们才是主角，而且他们也很聪明，会预先思考，即便你没看到他们思考。这就是为什么一切都感觉如此不连贯，有着未能解释的、看上去莫名其妙的部分。当哈利威胁邓布利多闯进阿兹卡班的时候，卢修斯是什么感觉？看到飞天扫帚带着一团火焰向上飞起来的时候，阿兹卡班的傲罗们是什么感觉？

敌人很聪明。

“敌人完全清楚，你会回溯时间，查看赫敏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因为巨怪闯进霍格沃茨这件事会让我们明白有人能糊弄结界。”哈利闭上眼睛，努力思考，试图让自己站在敌人的角度思考。为什么他或者他的黑暗面，做出了像是——“敌人想要我们做出结论，认为他们能够控制结界告诉我们的事情。但那实际上是敌人很难做到，或者在某种特定条件下才能做到的；他们

2 天外邪神 (Diabolus Ex Machina)：与天外救星 (Deus ex machina) 相对，故事中的反派总是高主角一筹，并强行让故事以悲剧收尾。

试图制造出无所不能的假象。”就像我也会这么做，“之后，假设，结界显示出辛尼斯塔教授杀了某个人。我们认为结界又再次被愚弄了，但是实际上，辛尼斯塔教授被摄魂取念了，而她真的杀了人。”

“除非那就是黑魔王期待我们想的，”西弗勒斯·斯内普说，他的眉毛皱在了一块，“那种情况下他控制了结界，而辛尼斯塔教授会是无辜的。”

“黑魔王真的会使用那么多层的谋略——”

“是的。”邓布利多和西弗勒斯说。

哈利淡淡地点点头，“那么这可能是一个骗局，要么让我们认为结界在说真话，而实际上在撒谎，要么让我们认为结界在撒谎，而实际上在说真话，这取决于敌人希望我们推理的等级。但如果敌人打算让我们相信结界——无论如何我们也会相信结界，如果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的话。所以，没有必要花费那么大工夫，陷害奇洛教授，而且是以一种我们会意识到自己被引导着发现的方法，仅仅是为了把我们骗入多层——”

“不是这样的，”邓布利多说，“如果伏地魔没有完全掌握结界，那么结界就必须相信这些行为是出于一个教授之手。否则他们会在格兰杰小姐受伤时出声，而不是在她死的时候。”

哈利伸手揉着头发下方眉毛。

好吧，严肃的问题。如果敌人真的那么聪明，我为什么还见鬼的活着？给某个人下毒真的有那么难吗，难道有咒语，魔药或者牛黄能够治疗投放到我的早饭里的字面意义上的任何东西？结界会将其记录下来，追踪凶手的魔法吗？

我的**伤疤**中是否含有能让黑魔王联系这个世界的灵魂碎片，所以他现在不想杀我？他反而试图驱赶我所有的朋友来弱化我的灵魂，以便他占据我的身

体？这倒是解释了蛇佬腔。分院帽可能不能侦测到巫妖命匣³之类的东西。明显的问题1，黑魔王应该是在1943年制作了他的巫妖命匣，通过谋杀了记不得她叫啥，然后陷害了海格先生。明显的问题2，没有灵魂这回事。

不过邓布利多也认为，我的血液是黑魔王恢复全部力量的献祭仪式中一个重要元素，需要让我活到仪式的时候……多么令人愉快的想法啊。

“好吧……”哈利说，“我能确定一件事。”

“是什么？”

“纳威需要马上被带出霍格沃茨。他明显是下一个目标，没有一年级学生能在这种级别的攻击中幸免。我们很幸运，纳威昨天傍晚还没有刺杀，敌人没必要等我们哀悼结束之后再进行下一步。”敌人为什么没有在我们分心的时候攻击？

邓布利多和西弗勒斯交换了眼神，然后又跟突然露出严峻神色的麦格教授交换了一个眼神。“哈利，”年老的巫师说，“如果你把你所有的朋友都送走了，那就和伏地魔……一样了——”

“我会好好的接下来几个月没有纳威我也能行这又不是你说打算让我的朋友们待在这里过暑假这**绝对够不上正当的理由**让他送命！麦格教授——”

“我很同意。”苏格兰口音的女巫说。她皱着眉，“非常同意。同意到……该怎么说呢，阿不思……”

“同意到你会亲自把他拽出学校，而不管别人说什么。因为万一纳威死了的话，‘只是服从命令’可不是个好借口？”哈利说。

麦格教授短暂地合了合眼。“是的，但是一定有某种方法，让人在没有单方面行动的威胁的情况下负起责任来。”

3 巫妖命匣：DND 龙与地下城系统中，巫妖将灵魂储藏于命匣中，巫妖不会被摧毁，可以重新再造肉体，除非毁掉其命匣。详见：http://baike.baidu.com/link?url=i9nAqPamM9lpHpRz9jtl5hWa43_KwGyepzA1lJO6lHucXtoWRQdwhr-or0UKZF-D30hPI5zGxGOaPJ0IygzpyyKCETI0-UgMaARs6pykI73

校长叹了口气。“不需要。去吧，米勒娃。”

“等等，”魔药大师说，此时麦格教授移动地相当敏捷，从飞路粉罐子里捏了一点绿色的粉末，“我们不应该引起对那个男孩的注意，就像校长引起对韦斯莱双胞胎的注意。如果隆巴顿先生的祖母把他从霍格沃茨带走，我想这样应该高一点。现在让他待在公共休息室，黑魔王似乎还不能这么公开地行动。”

四个人又是长久地交换了一下目光，最后哈利点点头，然后是麦格教授。

“既然如此，”哈利说，“我还确定了另一件事。”

“是什么事？”邓布利多说。

“我十分需要造访一下盥洗室，而且我也要换一下睡衣。”

“顺便一提，”哈利在他和校长通过飞路网进入拉文克劳院长空空的办公室时说道，“最后一个我只想问你的小问题。韦斯莱双胞胎从分院帽里抽出来的剑，那是格兰芬多宝剑，是吧？”

年老的巫师转身，面无表情，“是什么让你这么想呢，哈利？”

“分院帽大喊着**格兰芬多**！就在掉出宝剑之前，宝剑剑鞘上镶着红宝石，剑刃上刻着金色的字符，拉丁铭文写着**没有更好的了**。只是猜测。”

“Nihil supernum，”年老的巫师说，“其实不是完全那个意思⁴。”

哈利点点头，“嗯，你打算怎么处理它？”

“我从它掉落的地方取回了它，然后把它放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年老的巫师说。他严厉地看了哈利一眼，“我希望你不要对它贪心，年轻的拉文克劳。”

“一点都不，只是确认一下你不会向正确的使用者们永远隐藏它。所以

4 之前引述的格兰芬多自传里的话，见第七十五章，原文为“在他之上，空无所有”。

韦斯莱双胞胎是**格兰芬多的继承人**？”

“**格兰芬多的继承人**？”邓布利多说，看上去很是吃惊。然后年老的巫师微笑着，蓝色的眼睛愉快地眨了眨，“啊，哈利，萨拉查·斯莱特林可能在霍格沃茨建立了一个密室，但是戈德里克·格兰芬多可不会做这么过分的事。我们看到的只是戈德里克将他的宝剑留下守卫霍格沃茨，如果一个值得信赖的学生遇他们不可能独自战胜的敌人。”

“那可和否认不是一回事。别以为我没注意到你实际上没有否认。”

“我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哈利，而且我不知道戈德里克·格兰芬多有没有——”

“事实上你有没有分配超过 50% 的主观概率，认为有格兰芬多继承人这回事，以及韦斯莱双胞胎中的一个或者他们俩都是继承人。是，还是不是，回避就意味着是。你别想成功转移我的注意力，不论我有多么想去盥洗室。”

年老的巫师叹了口气，“是的，弗雷德和乔治韦斯莱是格兰芬多的继承人。我恳求你不要对他们说，还不是时候。”

哈利点点头，转身要走。“我很惊讶，”哈利说，“我读过一点有关戈德里克·格兰芬多的生平。韦斯莱双胞胎……好吧，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棒极了，但是他们和历史书中的戈德里克可不太相似。”

“只有极度骄傲虚荣的人，”邓布利多静静地说，转身面向再次腾地燃起绿色火焰的飞路网，“才会相信他的继承人会像他自己，而不是像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的人。”

校长踏进绿色的火焰，离开了。

第二次会面（在赫奇帕奇公共休息室边上的一个小隔间）：

纳威·隆巴顿对着空无一人的空气说话，脸因为痛苦皱了起来。

“认真的，”虚空回应他说，“我为了走过走廊，穿着附加了额外反侦测魔法的隐身衣，就因为我不想被杀。如果校长允许，我父母会立刻把我带出霍格沃茨。纳威，赶紧离开霍格沃茨是个常识，这不关乎——”

“我背叛了你，将军，”纳威说，一个普通的十一岁男孩的声音能有多空洞那声音就有多空洞。“我甚至不是以混沌军团的方式背叛你。我遵从权威，然后试图让你也遵从权威。你经常说什么来着，在混沌军团，一个只能服从命令的士兵是无用的？”

“纳威。”虚空坚定地说。单薄的布料下，两只手的压力坚实地施加在纳威的肩膀上；声音离他更近了，“你不是盲目地服从权威，你是在试图保护我。确实在这个混沌的世界，只能遵守规则和章程的士兵是没有价值的。但是，为了保护朋友而遵守规则的士兵是——”

“比毫无价值好一点？”纳威苦涩地说道。

“比毫无价值好得多。⁵纳威，你判断失误。这浪费了我大概6秒钟。也许因为这6秒赫敏的伤势刚好几乎致命，但是即便如此，我也不认为6秒钟真的足够巨怪再多咬一次赫敏。在一个你没有上前挡我去路的虚拟世界中，赫敏还是死了。现在我能站在这列出第一打如果我不犯蠢赫敏就会活着的方法——”

“你？你直接追着她跑出去了。我才是那个想要阻止你的人。如果是任何人的错误，那也是我的错。”纳威苦涩地说。

这次虚空沉默了一会。

“哇哦，”虚空终于说道，“哇哦。我得说，那可是个看待事物相当不同的视角。下次我有为某件事责备自己的冲动的时候，我会回想起这个的。纳威，文学中有个术语描述，把这个叫做‘自我中心偏差’，意思是，你经历了自己生命中的一切，但是你没有经历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其他东西。当时发生的事情远远不止你挡在我面前这一件。我敢说你要花几周不断回忆你在那6秒

⁵ 火影忍者梗。卡卡西老师语：打破忍者世界规则跟铁律的人，我们都叫他废物。...可是，不懂得重视同伴的人，是最最差的废物！

钟做的事情，但是没有其他人会费心想这件事。其他人用比你少得多的时间想着你过去的错误，就是因为你不是他们的世界中心。我向你**保证**，除了你，甚至没有人**考虑过**因为赫敏发生的事情而责备纳威·隆巴顿，连一瞬间都不会。你简直是个，恕我直言，小傻瓜。现在闭嘴，然后说再见。”

“我不想说再见。”纳威说。他的声音颤抖，但他还是忍着没有哭出来，“我想待在这，和你一起战斗，对抗——对抗无论现在正在发生的什么事。”

虚空离他近了一点，给了他一个拥抱，然后哈利·波特的声音低语着，“时运不佳。”

第九十五章 角色，第六部分

第三次会面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七日，上午十点三十一分）

春天来了，上午的空气中带着一丝暮冬的凉意。黄水仙在林中的新芽间绽放，嫩黄色的花瓣和金色的花心无力地悬荡在它们已经死掉的、灰败的茎秆上，被四月常见的霜冻伤害或是杀死了。在禁林中还有些更奇怪的生命形式，至少有半人马和独角兽，哈利还听说过关于狼人的声称。虽然，从哈利读到的真实生活中的狼人来看，这纯粹就是瞎扯淡。

哈利没有探索任何靠近禁林边境的地方，因为他没有理由冒这个险。他隐身走在被允许进入的树林间，走在更常规的生命形态之中，手里拿着魔杖，背上背着扫把——这样更容易拿出来——只是为了以防万一。他其实并不害怕；哈利觉得自己不害怕是反常的。保持警惕的状态，做好战斗或是逃跑的准备，缺乏沉重甚至是异常的感觉。

哈利走在被允许进入的树林边界，他的脚绝不停留在开辟出的道路上——因为这样他也许更容易被找到——绝不开离霍格沃茨窗户的可视范围。哈利给自己的机械表设了个闹钟，通知他午餐时间，因为在隐形状态，以及这一切之下，他不可能真的看自己的手腕。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他的眼睛在他穿着隐身衣的时候到底是如何工作的。根据排中律¹，要么是他视网膜上的视玫红质吸收了光子，并将其转化为神经棘波，要么是那些光子直直穿透了他的身体，跑到另一边，两者不能共存。看起来隐身衣能让你在能够看到外界的情况下隐形这件事真的越来越有可能是因为，在某种基础层面上，这是制作者曾经——不是想要，而是在潜意识里相信——隐形就应该是这样工作的。

于是你就一定会好奇，是不是有人曾经试过对某人使用混淆咒或是更改记忆咒，让这个人在潜意识里实实在在地相信，**啥都修好**应该是一个简单的一

¹ 排中律 (Law of the Excluded Middle)：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不能都为假，必有一真。详见：<http://zh.wikipedia.org/zh/%E6%8E%92%E4%B8%AD%E5%BE%8B>

年级咒语，随后试着发明它。

或者也许，在一个不识别麻瓜出身巫师小孩的国家中，找一个合适的麻瓜出身的巫师，然后告诉他们大量的谎言，伪造出周围的故事和相对应的证据，这样，从一开始，他们对魔法能够做到什么就有一个不一样的概念。虽然很明显，他们依然需要学习许多以前的咒语，然后才有能力发明他们自己的咒语……

这也许不管用。肯定曾经有一些天生疯狂的巫师真的认为他们有可能成神，然而依然登神失败。但就算是疯子，多半也会相信成神之咒应该有一些浮华的戏剧性仪式，而不是那种只要小心地挥舞魔杖，咏唱**咱要成神**便可以办成的事情。

哈利已经非常肯定事情不会那么简单。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呢？他的大脑曾学到过怎样的规律？其原因可以提前预测吗？

随后，当他沉思这个问题时，一缕轻微的恐惧，一丝焦躁爬上了哈利的心头。无名的忧虑加剧了，越发强烈——

奇洛教授？

“波特先生。”他的身后传来轻柔的声音。

哈利飞速转身，手已经放在了袍下的时间转换器上；又一次，在瞬间准备逃跑的原则感觉仅仅是家常便饭。

奇洛教授面向他，两手空空向外打开，正从霍格沃茨城堡的大致方向缓缓地沿着森林边缘向他走来。

“波特先生，”奇洛教授再次说道，“我知道你在这里。你知道我知道你在这里。我必须和你说话。”

哈利还是什么都没说。奇洛教授还没有确实地说出来这是怎么回事，而哈利在阳光照耀下沿着森林边缘的清晨漫步在他心中制造出了一种静谧的情绪。

奇洛教授向左跨了一小步，向前跨了一步，又向右跨了一步。他歪了歪头，露出计算的表情，随后几乎是直直地走向哈利站着的地方，伴随着大难临头的感觉飞升到濒临忍耐极限，他在几步远的地方停下了。

“你的决心依然没有动摇吗？”奇洛教授说，“就是你昨天提起的那个决心？”

哈利还是没有回答。

奇洛教授叹了口气。“我为你做了那么多，”男人说，“无论你对我有什么猜想，你都不能否定我为你所做的一切。现在我要叫你偿还一些人情。跟我说话，波特先生。”

我现在不想说话，哈利想；随后：哦，对哦。

两个小时后，在哈利记下确切时间，记住他的确切地点之后，他旋转了一次时间转换器，多散了一个小时的步，进去告诉麦格教授自己目前正在霍格沃茨外的树林里和防御术教授讲话（只是为了以防万一自己出什么事），又走了一个小时，随后在精确的一个小时后回到了原本的位置，又旋转了一次时间转换器——

“怎么回事？”奇洛教授眨着眼睛说，“你刚才是不是——”

“没什么重要的事，”哈利说，既没有脱下隐身衣，也没有放开时间转换器，“是的，我依然没有动摇。说实话，我在想我本应该什么都不说。”

奇洛教授点点头，“一种有益于生活的情绪。有什么能改变你想法的东西吗？”

“教授，如果我已经知道有会改变我决定的论点存在——”

“确实，对我们这种人来说。但是你会惊讶地发现，人们经常都知道他

们在等着听到什么话，但却必须要等到听见这些话说出来。”奇洛教授摇摇头，“用你的话来说……有一个事实真相，我知道，你不知道，而我想要说服你，波特先生。”

哈利抬起了眉，虽然下一个瞬间，他就意识到奇洛教授看不见。“不错，这种说法我能够接受。说吧。”

“你所形成的意向要比你意识到的危险得多。”

对哈利来说，回答这个令人吃惊的说法并没有费他多少脑子。“定义‘危险’，然后告诉我你觉得你知道什么，你怎么知道你知道。”

“有时，”奇洛教授说，“告诉某些人危险之处会让他们直直地走向它。这一次我并不想让这种事发生。你在期待我准确地告诉你，哪些事你一定不能做吗？告诉你我到底在害怕什么？”男人摇了摇头，“如果你是巫师出身，波特先生，你就会知道，在一个强大的大法师仅仅是告诉你要小心时，要把警告当真。”

如果说哈利不觉得心烦，那是谎言，但他也不是傻瓜；所以哈利只是说，“有什么是你能告诉我的？”

奇洛教授小心翼翼地坐在了草坪上，取出魔杖；哈利识别出了他的起手式，屏住了呼吸。

“这是最后一次我能为你这么做了。”奇洛教授轻声说。随后，男人开始吐出哈利无法识别、发音不似人类的奇异字句，言语似乎在哈利试图捕捉到它们时从他的记忆里溜了出去，就像它们进来时一般飞快地溜出他的意识。

这一次，咒语生效得更慢了。树木似乎暗了下来，枝桠和树叶被染上了颜色，就好像是一副完美的墨镜，能够在不扭曲光线的情况下将其衰减、稀释。苍蓝的天穹逐渐褪色，变成灰色，深灰色，与此同时，哈利的大脑错误指定出有限距离的地平线向后撤离了。云变成了半透明，透明，袅袅而去，让黑暗透过它闪耀。

森林被罩上了阴影，渐渐远去，在黑暗中逐渐消失。

在哈利的眼睛适应时，巨大的天河再次变得清晰可见，变成了人类双眼看上去不仅仅是一个点的最巨大的物件——周围的银河系。

而那些星星，带着穿透般的明亮，却十分遥远，从遥远的深处延展开来。

奇洛教授深吸了一口气。随后他再次举起魔杖（只是将将能看见，在没有日月的星光之下），照着自己的脑袋点了点，伴随着一声像是鸡蛋破裂的声音。

防御术教授也消失了，同样隐形了。

一小块没有被占据的草坪——没有多少光线照亮它——在空荡荡的太空中漂浮着。

一时间两人都没有说话。哈利满足地看着星星，就连他自己的身体也干扰不了他。无论奇洛教授把他叫到这里来说什么，那都要过一会儿再说。

过了一会儿，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这里没有战争，”从空虚之中传来一个轻柔的声音，“没有冲突和战斗，没有政治和背叛，没有死亡和生命。这些全都是人类的愚蠢。星星要高于这种愚昧，没有被染指。这里充满平静，以及全然的沉寂。我曾经是这么想的。”

哈利转过身，看向声音的源头，看到的只有群星。

“你曾经是这么想的？”在似乎没有了下文之后，哈利说。

“没有什么能够高于人类的愚蠢，”来自空虚的声音低语道，“没有什么能够超越足够聪慧的白痴所拥有的毁灭性的力量，即使是星星。我费了那么多功夫让某块特定的黄金板能够留存于永恒。我不想看见它被人类的愚蠢摧毁。”

哈利的双眼又一次条件反射地盯向声音应该在的地方，又一次只看见空虚。“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可以打消你的疑虑，教授。核武器的火球不会超过……先驱者 11 号有多远？可能大概有十亿公里？麻瓜说核武器会毁灭世界，但他们真正的意思是地球表面的一点点变暖。太阳是一个巨大的聚合反应堆，连它也无法蒸发掉遥远的宇宙探测器。在最坏的情况下，核战争离毁灭太阳系

都还差得远，也不是说这算得上什么安慰。”

“对麻瓜来说确实，”被星光环绕的轻柔声音说，“但麻瓜懂什么真正的力量？吓到我的不是他们。是你。”

“教授，”哈利小心翼翼地说，“虽然我必须承认，在我的人生里，一些关键性的掷骰失败了，但是这和豁免鉴定²失败到让先驱者 11 号探测器被卷入爆炸半径还是有点距离的。在不把太阳炸掉的情况下，没有现实的方法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在你提问之前，我们的太阳是 G 型主序星³，它不可能爆炸。任何注入的能量只会提高氢等离子的量，太阳没有可以用来爆炸的简并核⁴。太阳没有足够的质量变成超新星⁵，就算是到了它的寿命尽头也不行。”

“麻瓜学到了多么了不起的东西啊，”另一个声音喃喃道，“星星是如何生存的，它们是如何避免死亡的，它们是如何死去的。而这些人从未想过，这样的知识会不会危险。”

“坦白讲，教授，我也从来没想过。”

“你是麻瓜出身的。我不是说血缘，我是说你度过童年的方式。这样的思想里有着自由，确实。但巫师一族的谨慎中也有着智慧。距离西西里魔法界的土地被某人的愚蠢毁掉已经有三百二十三年了⁶。这样的事在霍格沃兹崛起的那些年里要更为常见。在梅林刚死的那段时间里还要更加常见。而在梅林之前的时间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可研究的东西。”

“这和炸掉太阳之间的区别大概有三十个数量级，”哈利评论道，随后克制住了自己。“但这是毫无意义的狡辩，抱歉，炸掉一个国家也是坏事，这我同意。无论如何，教授，我没有计划做这种事。”

2 掷骰与豁免鉴定：常见桌游术语。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E%99%E4%B8%8E%E5%9C%B0%E4%B8%8B%E5%9F%8E#cite_note-3

3 G 型主序星：又称黄矮星，在天文学上的正式名称为 GV 恒星。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G%E5%9E%8B%E4%B8%BB%E5%BA%8F%E6%98%9F>

4 简并态物质：一种高密度的物质状态。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E%80%E5%B9%B6%E6%80%81%E7%89%A9%E8%B4%A8>

5 超新星是一颗爆炸的恒星，而且它的光度会短暂的超越整个星系，辐射出的能量如同太阳或普通恒星一生所辐射的总量。参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6%85%E6%96%B0%E6%98%9F>

6 指 1669 年西西里火山喷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7%89%B9%E7%BA%B3%E7%81%AB%E5%B1%B1>

“这不需要你的选择，波特先生。如果你多读点巫师出身所写的小说，少看点麻瓜故事，你就会明白了。在严肃文学中，威胁要释放蹒跚骨男⁷的白痴不会是故意要下这种决心的，那是童话。真正危险的巫师也许会决心参与一些能够让自己变得赫赫有名的计划，而失去这种名声并默默无闻一辈子，对这种巫师来说，这个特定的前景似乎要比摧毁他的国家的未知前景来得更生动一些。或者他是向某人许下了诺言，一个他无法让其失望的人。也许他的孩子欠了债。这些故事里有许多文学上的智慧。这些智慧源自于严酷的经历和城市的废墟。一场灾难最有可能的前景是，一个强大的巫师，因为随便什么理由，无法在警告信号出现时停下。虽然他也许会大声说出许多谨慎的话语，但他无法让自己真正真正地停下。我在想，波特先生，你有想过尝试什么赫敏·格兰杰本人都会告诉你不要那么做的事情吗？”

“好吧，明白了。”哈利说。“教授，我很清楚，如果我以其他两人的生命为代价救了赫敏，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整件事就已经失去意义了。我极其清楚，赫敏不会想要我冒着毁灭整个国家的危险，就为了救她。这就是常识而已。”

“消灭了摄魂怪的孩子，”轻柔的声音说，“如果我只是怕你毁灭一个国家，我就不会那么忧心了。一开始，我还不相信你对麻瓜科学和麻瓜应用的知识能够成为巨大力量的源泉。现在我要信一些了。我是完全真诚地在忧心那块黄金板。”

“好吧，如果科幻小说有教给我什么，”哈利说，“它教给了我，毁灭太阳系在道德上是不能被接受的，尤其是在人类移民到任何其他星系之前。”

“那么你会放弃——”

“不。”哈利想都没想就开口道。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了一句，“但我明白你是在试着告诉我什么了。”

沉默。星星没有移动，甚至没有像在地球的夜空时那样随着时间移动。

7 蹒跚骨男 (ShamblingBone-Men)：出自哈利·波特同人小说《哈利·波特与时间荒漠 (Harry Potter and the Wasteland of Time)》里虚构的童话故事：<https://www.fanfiction.net/s/4068153/1/Harry-Potter-and-the-Wastelands-of-Time>

一阵非常轻微的沙沙声，就好像有人在移动身体。哈利意识到他以同一个姿势站了太久，然后他坐在了还在他身下、几乎看不见的一圈草地上，小心翼翼地避免碰触到咒语的边缘。

“告诉我，”轻柔的声音说，“你为什么那么在乎那个女孩？”

“因为她是我的朋友。”

“通常，在英语中，波特先生，‘朋友’这个词不会和不顾一切地起死回生的努力有所联系。你是觉得她是你的真爱，还是这之类的？”

“哦，不要连你都这样。”哈利疲惫地说，“所有人当中最不应该是你，不要这样，教授。没错，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但这就是全部了，行了吧？这就够了。朋友不会任凭朋友就这么长眠。”

“普通人不会对他们称为朋友的人付出那么多。”现在声音听上去更加遥远，更加出神了。“甚至对那些他们声称他们所爱的人都不会如此。他们的伴侣死掉了，但他们不会去寻求复活他们伴侣的力量。”

哈利不由自主。他又一次望了过去，即使他知道这是徒劳，只会看见更多的星星。“让我猜猜，依此你推断出……人们实际上并不像他们所假装的那么在乎他们的朋友。”

一阵短暂的笑声。“他们总不会伪装出更冷漠的样子。”

“他们在乎，教授，而且不仅仅是在乎他们的真爱。士兵会肉身挡下手榴弹以拯救他们的朋友，母亲会跑进燃烧的房屋拯救她们的孩子。但如果你是傻瓜，你就不会觉得有魔法让某人死而复生这回事。而普通的巫师不会……像这样跳出思维定势。我的意思是，大部分巫师都没有寻找让自己永生不朽的方式。这难道意味着他们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吗？”

“正如你所说，波特先生。我自己肯定是觉得他们的生命没有意义且毫无价值。也许，在他们隐藏的内心某处，他们也相信我对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哈利摇摇头，随后，在烦躁中，他脱下了隐身衣的帽子，然后再次摇头。“这

种世界观太勉强了，教授。”男孩被黯淡光线照亮的头说，他的头没有支撑地漂浮在一圈黑暗的草地上，漂浮在群星之中，“试图发明复活咒语就是普通人不会去想的那种事，所以你不能根据他们不做这种选择里推断出任何东西。”

过了一会儿，在一圈草地中，一个被黯淡光芒映出的男人轮廓可以再次被看见了。

“如果他们真的在乎他们所谓的所爱之人，”防御术教授轻柔地说，“他们就会想到的，难道不是吗？”

“大脑不是这样运作的。大脑不会在筹码增多时就突然增压——或者，当大脑增压时，那也是在严格的限制里。就算有人命系与此，我也没法算出圆周率的小数点后一千位。”

被黯淡光线照亮的脑袋歪了歪。“但还有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波特先生。人们是在扮演友谊的角色。他们只会做角色对他们的要求，不会再多。我曾经想过，也许你和他们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你比他们更在乎。为什么你会生来就具有如此不同寻常的友情，以至于在巫师之中，只有你一人会被这种感情所驱使，使得你在赫敏·格兰杰死后去复活她？不，最有可能的区别不是你更在乎。而是，作为一个比他们更加理性的生物，只有你一个人会想到，扮演‘朋友’这个角色对你有这种要求。”

哈利瞪着星星。如果他宣称自己没有受到震动，那是在说谎。“这……不可能是真的，教授。我可以举出一打麻瓜小说里被驱使复活他们死去友人的小说。那些故事的作者很清楚明白地理解我对赫敏的感觉。虽然你可能没看过，我猜……也许俄耳甫斯与欧利蒂丝⁸？我其实没有读过，但我知道故事是什么。”

“这种传说在巫师之中也有所流传。有艾力克兄弟⁹的故事。朵拉·肯

8 俄耳甫斯与欧利蒂丝：出自希腊神话。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84%E8%80%B3%E7%94%AB%E6%96%AF>

9 梗自《钢之炼金术师》。

特¹⁰的传说，她的儿子索尔保护了她。有罗恩·梅里特¹¹和他对时间注定以失败告终的挑战。在西西里沦陷之前，有普蕾茜亚·泰斯特罗莎¹²的戏剧。在日本，他们会传述晓美焰¹³与她失去的恋人。这些故事的共同之处在于，波特先生，它们都是虚构的。真实生活中的巫师们不会有同样的企图，就算这种观念并没有超出他们的想象力。”

“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做得到**！”哈利的声音提了起来。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告诉好人麦格教授关于你想找出方法复活格兰杰小姐的目标，然后看看她会作何反应？也许她从没想过将其当作一个选择……啊，但是你犹豫了。你已经知道她的答案了，波特先生。你知道为什么你会知道吗？”声音中能够听出冰冷的微笑。“真是个可爱的技巧。谢谢你教给我。”

哈利知道自己的脸在绷紧，他的话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麦格教授不是在麻瓜对科学力量提升的概念中长大的，没人告诉过她，当价码是朋友的生命时，就是需要**非常理性地思考的时候**——”

防御术教授的声音也提了起来，“变形术教授在**念剧本**，波特先生！是剧本要她悼念，要她悲伤，这就是她所在乎的一切了。如果你建议普通人脱离剧本，他们的反应会很拙劣。你已经知道了！”

“真有趣，我可以发誓昨天我还看见麦格教授在晚餐时脱离了剧本。如果我再看见她脱离剧本十次，我也许会真的试着和她谈谈关于复活赫敏的事，但现在她在这方面还是个新手，需要练习。到头来，教授，你试图用爱与友情与其它一切都是谎言所解释的东西，都只是因为**人类的认知局限**。”

10 朵拉·肯特 (Dora Kent)：阿尔科生命延续组织 (Alcor Life Extension Foundation) 的第八名病人，也是年龄最大的病人。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是一间提供人体冷冻技术的非牟利机构，该机构是现时美国最大型的人体冷冻服务的供应商。在朵拉·肯特因病去世后，她的儿子索尔·肯特 (Saul Kent) 将她的大脑冰冻保存。

阿尔科生命延续组织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7%88%BE%E7%A7%91%E7%69%9F%E5%91%BD%E5%BB%B6%E7%BA%8C%E5%9F%BA%E9%87%69>

朵拉·肯特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Dora_Kent

索尔·肯特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Saul_Kent

11 罗恩·梅里特：美国理论物理学家，以时光旅行的理论研究而闻名。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6%81%A9%C2%B7%E6%A2%85%E9%87%8C%E7%89%B9>

12 梗自《魔法少女奈叶》。

13 梗自《魔法少女小圆》。

防御术教授的音调提高了。“如果你被巨怪杀掉了，赫敏·格兰杰甚至连想都不会想到要去做你现在为她所做的一切！德拉科·马尔福想不到，纳威·隆巴顿想不到，麦格想不到，任何一个你所珍爱的朋友都不会想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回应你对她所展现的那种关心！所以**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波特先生？”他的声音中有一种奇异的、狂野的绝望，“他们之中没有人会为你做同样的事，为什么还要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伪装到这种地步的人？”

“我相信你是确实地搞错了，教授。”哈利平静地回答道。“实际上，你搞错了很多事。至少，你对我的感情模型有漏洞。因为，如果你觉得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就能阻止我，那你一丁点都不了解我。世界上的一切都会从某个地方首先开始，任何事都有第一次发生的时候。地球上的生命是从一池泥巴里会自我复制的分子开始的。而就算我是世界上第一个，不——”

哈利的手向外一挥，向遥远的光点示意。

“——就算我是这个宇宙里第一个真正在乎他人的人——顺便一提，我不是第一个——那么我很荣幸成为这个人，并会努力胜任。”

长长的沉默。

“你是真的在乎那个女孩。”男人黯淡的轮廓轻柔地说，“你在乎她，**他们**之中都无人能够像你那样在乎他们自己的生命，更别提彼此了。”防御术教授的声音变得奇异起来，洋溢着某种无法识别的感情，“我无法理解，但我知道你会为此走到什么地步。为了她，你会挑战死亡本身。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你。”

“我在乎到去付出一些真正的努力。”哈利轻声说，“是的，没错。”

星光开始缓缓褪去，世界自裂缝中闪耀而出；夜晚的裂痕显出树干，树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哈利抬起手，在回归的光芒刺向他适应了黑暗的双眼时用力地眨巴；他的眼睛自动落到了防御术教授身上，以防在他眨眼时会有攻击袭来。

当所有的星星离去，只留下天光时，奇洛教授还坐在草坪上。“好吧，波特先生，”他用正常的声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会尽我所能给予你帮助，在我还能提供帮助的时候。”

“你会什么？”哈利不由自主地说。

“我昨天的提议依然有效。问我，我会回答。给我看你确定马尔福先生适合看的科学书籍，我会浏览看看，然后告诉你我想到了什么。别显得那么惊讶，波特先生，我很难放你一个人去独自谋划。”

哈利盯着他，泪腺还因为突如其来的光线刺激涌着泪水。

奇洛教授回头看向他。淡色的双眼中闪过一丝奇异的光芒。“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一切，现在恐怕我必须离开你了。再——”防御术教授顿了顿，“再会，波特先生。”

“再——”哈利开口。

坐在草地上的男人倒下了，他的头伴随着一声轻响，撞到了地面上。与此同时，大难临头的感觉消失得太快，快得让哈利跳了起来，心突然提到了嗓子眼。

但地板上的人影缓缓爬了起来，他转过头，看了一眼哈利，眼神空洞，嘴角松弛。试着起身，跌回了地面。

哈利向前走了一步，条件反射地想伸出手，虽然这么做是不对的；从他心头升起的恐惧诉说着持续的危险，虽然很轻微。

但倒下的人影畏缩避开了哈利，随后开始缓缓地爬离他，向着远处城堡的大致方向爬去。

男孩站在林间，在后面凝视着。

第九十六章 角色，第七部分

作者语：给没看原作的人：木头上的印记做了些许变动，但这里的引言和 J·K·罗琳的原文是一模一样的。

第四次会面：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七日，下午四点三十八分）

男人身穿陈旧、温暖的外套，三道浅浅的永久性伤疤刻蚀在他的脸颊上；他尽可能密切地观测着哈利·波特，与此同时，这个男孩正礼貌地环顾着一排排小屋。对一个昨天死了最好朋友的人来说，哈利·波特冷静得有些奇怪——虽然并不是会让人联想到无情或是常态的那种冷静。我不希望谈这件事，无论是和你还是和别的什么人；男孩曾这么说过。说“希望”而不是“想”，就好像是在强调，他已经有能力使用成年人的词汇，也可以像成年人那样做决定。在收到麦格教授和那个叫奎里纳斯·奇洛的奇怪男人的猫头鹰后，莱姆斯·卢平只想到一件事也许能有所帮助。

“这里有好多空房子。”男孩说，再次环顾四周。

莱姆斯·卢平有十年没怎么来过这里了，戈德里克山谷改变了。许多古老的、带着屋檐的小屋都荒废了，茂密葱翠的藤蔓爬满了窗户和门。在巫师战争的创伤里，不列颠缩小了许多。失去人口的原因不仅仅是死亡，还有逃逸。戈德里克山谷曾受过重创。而之后，还有更多的家庭搬去了别处，去了霍格莫德或是伦敦魔法界；荒废房屋所引起的回忆实在是让人难受。

其他人留了下来。戈德里克山谷比霍格沃茨还要古老，比以其名字命名的戈德里克·格兰芬多还要古老；而有些家族会一直留在这里，直到世界与其魔法的终结。

波特就曾经是这些家族中的一员；如果波特家的末裔也如此选择的话，波特又会再次回到这些家族当中。

莱姆斯·卢平试着解释这一切，尽可能地为年幼的男孩简化。这位拉文克劳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什么都没说，就好像他不用问就已经完全明白了一切。也许确实如此；霍格沃茨的男女级长、詹姆·波特和莉莉·伊万斯的孩子，恐怕不太可能是愚钝的。就他们在一月交谈时那短短的时间来看，这个孩子似乎确实聪慧过人，虽然那时大部分时间都是莱姆斯在讲话。

（莱姆斯也听说过威森加摩那档子事的谣言，但他一个字都不信，对他来说，这些谣言的可信度不比“詹姆让他的儿子跟莫丽最小的孩子订了婚”更高。）

“纪念碑在那里。”莱姆斯说，指了指前面。

哈利跟在卢平先生身边走向黑色大理石方尖碑，默默地思考着。在哈利看来，这场冒险从根本上就走错了方向；悲伤辅导对他来说没有用处，这不是哈利所选择的路。就哈利关心的范围来说，哀恸的五个阶段是愤怒，懊悔，决心，研究和复活。¹（并不是说哈利听说过平常所说的“哀恸的五个阶段”就有任何实验性证据。）但卢平先生看上去太真挚了，难以拒绝；而且哈利觉得，造访詹姆和莉莉的家是自己不应该拒绝的那种事。所以哈利走了过去，感到一种奇异的疏离；默默地走过一场他没有兴趣读剧本的戏剧。

哈利之前已经被告知在这场旅行中不能穿隐身衣，这样卢平先生才能掌握他的踪迹。

虽然无法证实，但哈利确定邓布利多——或者邓布利多与疯眼汉穆迪两人——肯定都隐了身跟着他们，看看有没有什么人咬钩。哈利不可能在只有莱姆斯·卢平一人看守的情况下被放出霍格沃茨。不过，哈利并没有指望会发生什么。所有的危险都以霍格沃茨为中心，也只好以霍格沃茨为中心；他还尚未发现反对这一假设的事情。

¹ 哀恸的五个阶段：原本是“否定，愤怒，讨价还价，抑郁，接受”。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库伯勒-罗斯模型>

当他们俩走近镇中心时，大理石纪念碑变成了——

哈利吸了口气。他原本预期看见詹姆·波特举着魔杖，摆出英勇的姿势对抗伏地魔，而莉莉·波特伸出手挡在婴儿床面前。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头发乱糟糟、带着眼镜的男人，和一个长发垂肩的女人，臂弯里抱着一个婴儿，这就是全部了。

“看起来……很普通。”哈利说，喉咙里有一种奇异的哽咽感。

“隆巴顿女士和邓布利多教授非常坚决，”卢平先生说，比起纪念碑，他更多地看向了哈利，“他们说波特一家应该以他们活着的样子被铭记，而不是死的时候。”

哈利看向雕塑，思考着。看见用石头做成的婴儿的自己，额头上没有疤痕，感觉很奇怪。这是向平行宇宙的一瞥，一个哈利·詹姆·波特（名字里没有伊文思－维瑞斯）变成一个聪慧，但普通的巫师学子的宇宙，也许会像父母一样被选进格兰芬多。一个哈利·波特成长为一个彻彻底底的年轻巫师的宇宙，尽管他的母亲是麻瓜出身，却对科学几乎一无所知。最终会改变……也不会改变太多。詹姆和莉莉不会带着奇洛教授称之为**野心**，维瑞斯－伊万斯教授称之为**普世奋斗目标**的东西来养育他们的儿子。他的生父生母会非常地爱他，而这对世界上除了哈利之外的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如果有什么人能撤销了他们的死亡——

“你是他们的朋友。”哈利说，转眼看向卢平，“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从你们都还是孩子的时候开始。”

卢平先生默默地点点头。

奇洛教授的声音在哈利的大致记忆中回响：最有可能的区别是，并不是你在乎得更多。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作为一个比他们更符合逻辑的生物，只有你意识到朋友这个角色应该会要求你这么做……

“当莉莉和詹姆死的时候，”哈利说，“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什么魔

法能让他们回来？就像俄耳甫斯和欧利蒂斯？或者是，那什么来着，艾力克兄弟？”

“没有魔法可以逆转死亡。”卢平轻声说。“有一些奥秘是法术无法碰触的。”

“你有没有在心里检查过，你觉得自己知道什么，你是怎么觉得自己知道的，这个结论正确的可能性有多大？”

“什么？”卢平说，“你能重复一遍吗，哈利？”

“我是说，你有没有情不自禁地想了想？”

卢平摇了摇头。

“为什么不？”

“因为这件事已经发生了，结束了。”莱姆斯·卢平温和地说，“因为无论詹姆和莉莉现在在哪里，他们都会希望我为了还活着的人努力，而不是死去的人。”

哈利默默点头。他在问之前就已经非常确定答案是什么了。他已经读过了剧本。但他还是问了，只是为了以防万一卢平先生在这件事上纠结了一星期，因为哈利本可能是错的。

防御术教授柔和的声音在哈利的脑子里响起。当然了，如果卢平真的在乎，他就不会还需要特别指导一番，才能学会“在放弃前先想上五分钟”这么简单的东西……

不，他需要，哈利在心里说。人类不会仅仅是因为他们在乎就突然学会什么技巧。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读了图书馆里的书，由一个庞大的科学体系所创造——

然后另一部分的哈利用那种柔和的声音说：但还有另一个假设，波特先生，并且能够以远没有那么复杂的方式贴合数据。

不，不是的！如果从来没有人不在乎过，那人们要如何才能知道他们该假装成什么样？

他们不知道。这就是你所观测到的。

两人继续走向某个特定的房子，走过一排长长的、有巫师居住的小屋，以及其它爬满了藤蔓的小屋。

最后，他们终于抵达了房子：半个屋顶都被炸飞了，绿叶长了进去；房子位于一道沿着道路生长，高度及肩的野生树篱，以及一道狭窄的金属大门背后（海格先生可能是跨过去的，他没办法钻进去）。屋顶上的空隙就好像是有一张巨大的嘴在房子上呈环状咬了一口，余下也许曾经是支撑梁的木刺支了出来。在右侧，一根孤零零的烟囱还站得笔直，没有被巨大的嘴咬掉，但在没有以前的支撑的情况下岌岌可危。玻璃都粉碎了。本来应该是前门的地方只有一些木头的碎片。

伏地魔曾来过这里，悄无声息，动静比枯叶滑过道路还要小……

莱姆斯·卢平一只手放到了哈利的肩膀上。“摸一下大门。”卢平先生催促道。

哈利伸手这么做了。

就好像一朵快速绽放的花，一个印记从大门前纠结的野草中炸裂开来，一个木质的印记，带着金色的字符，上面写着：

在此地，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的夜晚，

莉莉与詹姆·波特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遗下了他们的儿子，哈利·波特，

唯一一个在死咒下生还的巫师，

大难不死的男孩，打破了神秘人的力量。

这所房子会保持在废墟的状态，

作为致波特的纪念碑，

作为他们牺牲的记忆。

在金色字符的空白处写着另外的信息，有好几十条，魔法墨水浮至表面，发出足以让人阅读的亮光，随后消失，给其他信息腾出位置。

我的吉迪恩大仇已报。

谢谢，哈利·波特。无论你在哪里，请保重。

我们会一直承波特们的恩情。

哦詹姆，哦莉莉，我很遗憾。

我希望你还活着，哈利·波特。

总会有代价。

我希望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时能温和些，詹姆。我很抱歉。

夜晚之后，黎明总会到来。

安息吧，莉莉。

祝福你，大难不死的男孩。你是我们的奇迹。

“我猜——”哈利说，“我猜这就是人们会做的——而不是试着做得更好——”哈利停下了。这个念头似乎配不上这个地方。他抬起头，看见莱姆斯·卢平正注视着他，他的表情过于温柔，以至于哈利猛地转离了视线，看向爆炸后破裂的屋顶。

你是我们的奇迹。哈利以前总是听见“奇迹”这个词，在自然宇宙中是如何不存在这种东西的情况下。然而看着屋子的废墟，他突然准确无误地明白了这个词的含义，一个完全无法解释的天恩的符号，一个受到祝福的不解之谜。黑魔王几乎就要赢了，随后，一夜之内，所有的黑暗和恐惧都结束了，缺少正当理由的救赎，一个源自黑暗之外突如其来黎明，即使现在也没人知道为什么——

如果莉莉·波特在对抗伏地魔的时候活了下来，之后，在她发现她的孩子活下来了以后，她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走吧。”那个男婴低语道，在十年之后。

他们离开了。

墓地的入口是一道没有锁的大门，用来防止动物入内的那种，当你站在一侧移动门时，你就会跟着门从一侧走到另一侧。莱姆斯拿出魔杖（哈利已经抓住了自己的魔杖），当他们踏入时，有一瞬间的模糊。

石碑立在地上，其中一些看上去就和牛津的墙壁一样古老——他的父亲曾说过，那些墙壁大概有一千岁左右了。

海莉·弗莱明，哈利看见的第一块石头上写道，刻痕被时间不留痕迹的侵蚀，消失。维也纳·伍德，另一块石头上写道。

离哈利上一次造访墓地已经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上次造访墓地时，他的大脑还和孩子一样，离他看透死亡的阴影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到这里来感觉有些……奇怪，以及悲伤，以及迷惑，以及这种事已经发生了那么久，为什么巫师们还没有试着阻止，为什么他们没有像麻瓜做医疗研究那样汇聚他们所有的力量，尤其是巫师还有更多的理由抱有希望……

“邓布利多一家也在戈德里克山谷住过？”哈利在他们走过一对相对要新一点，上面刻着凯德拉·邓布利多和阿里安娜·邓布利多的石头时说。

“住了很久，很久。”卢平先生说。

他们在墓地中走了更远，远远地走向尽头，经过了许多被铭记的死亡。

随后卢平先生指向一块互相连接着的墓碑，大理石还是白的，没有变陈旧。

“这里也有信息吗？”哈利说。他不想再跟任何其他人处理死亡的方式打任何交道了。

卢平先生摇了摇头。

他们走向相互连接着的白色石头。

然后站在——

“这是什么？”哈利低语道，“是谁……是谁写的这些？”

詹姆·波特

生于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七日

死于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谁写的？”卢平先生迷惑的说。

莉莉·波特

生于一九六零年一月三十日

死于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这个！”哈利大叫道，“这句铭文！”哈利的双眼开始涌出泪水，为这个地方所发出的光亮，这未加解释的谜题，这本不应存在的恩赐的碰触，这神秘的祝福，他热泪盈眶——

死亡是最后将要被摧毁的敌人。

“那个？”卢平先生说，“那是……祖训，我想你可以称其为波特家族的祖训。虽然我不觉得是这么正式的东西。只是说是从很久，很久以前一路传承下来的……”

“这——那是——”哈利匆匆跪在了坟墓面前，颤抖的手抚上铭文。“怎么回事？像这样的东西不可能仅仅是，仅仅是基因——”

随后哈利透过被泪水模糊的视野看见了，那淡淡的刻痕，三角形里有一个圆，圆圈里有一根线。

死亡圣器的标志。

然后哈利明白了。

“他们试过了。”哈利低语道。

佩弗利尔三兄弟。

他们是否也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人，这就是一切的开始？

“终其一生，他们都在尝试，并取得了一些进展——”

隐形衣，可以屏蔽摄魂怪的视野。

“——但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完成——”

躲过死亡的阴影并非击败死亡本身。复活石无法真正地带回任何人。老魔杖无法在暮年时保护你。

“——所以他们将任务传给了他们的孩子，他们孩子的孩子。”

一代又一代。

直到落在我的头上。

时间可以像这样带着韵律，在遥远的未来与遥远的过去之间回荡吗？这**不可能**是偶然，是吗？不可能在这条信息上，不可能在这个地方。

我的家族。

你们真的是，我的父母。

“这并不意味着起死回生，哈利，”卢平先生说，“这意味着接受死亡，这样就能超越死亡，主宰它。”

“是詹姆跟你说的吗？”哈利说，他的声音有些奇怪。

“不是，”卢平先生说，“但是——”

“很好。”

哈利缓缓从他跪着的地方站起身，感觉就像是他正将太阳扛在肩膀上，将黎明从地平线上拉起。

当然有其他的巫师试过了。我不是独一无二的。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人。在我心中的这种感觉，它们没有那么特别，无论是在巫师的世界还是麻瓜的世界。

“哈利，你的魔杖！”卢平先生的声音中突然带上了一丝激动，而当哈利举起魔杖仔细查看时，他发现上面闪烁着丝丝银白色的光芒，从木头中涓涓流出。

“施展守护神咒！”卢平先生催促道，“再试着施展一次，哈利！”

哦，没错，据卢平先生所知，我不能——

哈利微笑起来，甚至有一点笑出声。“最好还是别，”哈利说，“如果我现在这个心理状态施展这个咒语，这个咒语可能会杀了我。”

“什么？”卢平先生说，“守护神咒没有这种效果！”

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维瑞斯抬起他的左手，还在哈哈大笑，然后抹去了一些更多的眼泪。

“你要知道，卢平先生，”哈利说，“要怎样扭曲的想象力，才会认为，某个人琢磨着死亡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接受的东西，然后选择用‘死亡是最后将要被摧毁的敌人’来表达这个想法。也许有其他人觉得这句话听起来挺诗意，学了这种措辞，然后试着把它解释成另外的意思，但第一个说出这句话的人可不怎么喜欢死亡。”哈利有时会迷惑，大多数人在把什么东西从其原先十分明显的本意扭曲 180 度，成为相反的意思时，怎么会一点都没有注意到。不可能是纯粹的脑力问题，人们都可以理解其它大多数句子最明显的意思，“再说了，‘将要被摧毁’代表着未来情况的改变，所以肯定不会是指事物现在的样子。”

莱姆斯·卢平睁大了眼睛盯着他。“你确实是詹姆和莉莉的孩子。”男人说，

听上去十分震惊。

“是的，我是。”哈利说。但这还不够，他必须再做什么，于是哈利将魔杖举到空气中，然后尽可能平稳地说，“我是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维瑞斯，莉莉和詹姆的儿子，来自波特家族，我接受我的家族使命。死亡是我的敌人，我会击败它。”

*Thrayen beyn Peverlas soona ahnd thrih heera toaf
thissoom Dath bey yewoonen.*

“什么？”哈利大声说。这些词句冲进了他的意识，就好像是来自于他自己的思维，不加解释。

“这是什么？”莱姆斯·卢平在同时说。

哈利转过声，搜寻着墓地，但他什么都没看到。在他身边，卢平先生也在做同样的事。

他们俩都没有注意到，在高高的、仿若穿越了千年的老旧石头上，在上面三角形里有一个圆，圆圈里有一根线，正闪烁着暗淡的银光，就好像从哈利魔杖里涌出的光芒；银光在这个距离，在依旧明亮的太阳下隐没了。

过了些时间：

“再次感谢你，卢平先生。”哈利说，高高的、带着淡淡伤疤的男人要再次离开了，“虽然我真的希望你没有——”

“邓布利多教授说，如果有任何不寻常的事发生，我就要用门钥匙将我们俩都传送回霍格沃茨，无论看起来是否像是袭击。”卢平先生坚定地说，“这十分明智。”

哈利点点头。随后，小心翼翼地将这个问题留到了最后，“你对这些话意味着什么有任何思路吗？”

“如果我有话，我不会告诉你的。”卢平先生说，看上去更严肃了，“肯定不会在没有邓布利多教授允许的情况下告诉你。我可以理解你的热情，但在你成年之前，你不应该去试着揭开任何波特家族的古老秘密。这意味着要等到你过了高级巫师等级考试之后，哈利，或者至少在通过了普通巫师等级测试之后。而且我还是觉得你完全搞错了你家族格言想要表达的意思！”

哈利点点头，在心里叹了口气，然后和卢平先生告辞了。

哈利回到了霍格沃茨，去了拉文克劳高塔，感觉有些奇怪，身上有被注入了力量的感觉。这一切都出乎意料，但这些都是好事。

他穿过了拉文克劳的公共休息室，走在回寝室的路上。

就在这个时候，那只闪闪发光的生灵靠近了他，在拉文克劳公共休息室的烛光下闪烁着柔和的白光，就好像是凭空滑行出来的，一条银色的蛇。

*Pregen béon Pefearles suna and þrie hira tól þissum Déað
béo gewunnen.*

佩弗利尔之子有三，所执之器者三，而死亡将负于此。

——海于佩弗利尔三兄弟，在市郊一间小小的客栈之中，此地之后被称之为戈德里克山谷。

第九十七章 角色，第八部分

那一天，哈利的双眼又一次充满了泪水。他无视了公共休息室里拉文克劳们困惑的眼神，将手伸向了德拉科·马尔福派来的银色生物，将它抱在怀里，好像它真的有生命一样；他跌跌撞撞地向他的宿舍的方向走去，近乎盲目地向他箱子的底部走去，那条银蛇在他的怀抱中安静地等待着。

第五次会议：四月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十点十二分

因哈利·波特欠卢修斯·马尔福五万八千二百零三挂零个金加隆，马尔福阁下要求哈利·波特根据不列颠的法律参加的负责人会议，在古灵阁中央银行举行。

首席魔法师邓布利多试图阻止哈利离开霍格沃茨的安全保障（这个词组让哈利·波特举起手指，安静地在空气中画了个双引号）。而就大难不死的男孩本人而言，他看上去安静地衡量了一阵利弊，然后同意了这次会议，很奇怪地在他的敌人的要求面前十分合作。

魔法不列颠眼中哈利·波特的合法监护人，霍格沃茨校长，否决了他的被监护人的同意。

威森加摩债务委员会否决了霍格沃茨校长的决定。

首席魔法师否决了债务委员会的决定。

威森加摩否决了首席魔法师的决定。

因此，大难不死的男孩在疯眼汉·穆迪和一队傲罗三人组的严密保护下前往了古灵阁中央银行；穆迪的亮蓝色眼睛疯狂地向每一个方向转着，仿佛是

在给任何潜在的袭击者发出信号：他在守卫而且一直保持警惕，同时，不管是谁，只要胆敢向着大难不死的男孩所在的大体方向打个喷嚏，他都会开开心心地将那个人的肾脏烧成灰烬。

当他们穿过古灵阁大开的前门，走过“力量来自忠诚”的箴言时候，哈利·波特比从前更加注意观察了。在哈利前三次来到古灵阁的时候，他只来得及欣赏那些大理石的梁柱，燃烧的金色火炬，和那些不同于魔法不列颠中人类使用的建筑。那之后就是阿兹卡班事件和其他的事情；而现在，在他第四次到来的时候，哈利在思考着妖精叛乱和妖精们对于不被允许拥有魔杖这件事长久以来的怨恨之情，以及某些没有写入一年级历史教科书的事实，哈利用模式匹配法猜到了，而弗立维教授对此极小声的作出了肯定。伏地魔杀死巫师，同样不放过妖精——除非哈利真的忽略了什么事情，这是一个从伏地魔的角度看来难以置信的愚蠢的举动——但妖精们对大难不死的男孩是什么态度，哈利一无所知。妖精因有债必偿、有失必取而声名远扬，同时也有以某种偏颇的方法理解这些账目的名声。

今天，以固定间距笔挺地站在银行周围的穿着盔甲的守卫们都在面无表情地看着大难不死的男孩，而对穆迪和傲罗们怒目而视，还时不时地对他们翻几个轻蔑的白眼。在银行门厅里的台子和柜台边，妖精出纳员一边把大把的加隆递到巫师手里，一边对他们所有人投以同样轻蔑的眼神；一名出纳咧开嘴，笑得露出了锋利的尖牙，它面对的那位女巫看上去愤怒又绝望。

如果我对人性的理解是正确的话——如果我对所有类人魔法生物都仅仅是有着人类的基因加上一种可遗传的魔法效果的猜想是正确的话——那么你们不会仅仅因为我礼貌相待，或者我说我同情你们，就成为一名巫师的朋友。但我怀疑如果我保证事后推翻魔杖法律的话，你们是否会帮助大难不死的男孩推翻魔法部……或者如果我悄悄地给你们魔杖和魔咒书，来交换你们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魔杖制造的秘密被局限在类似于奥利凡德等少数人中间的原因吗？不过如果你们真的是人类，仅仅是普通的人类，那么妖精的国度可能也有它自己内在的恐怖之处，它自己的阿兹卡班，因为那也是人性；如果那样的话，早晚我也要推翻或是改革你们的政府。唔。

一个上年纪的妖精出现在他们面前，哈利讲究礼貌地点了一下头，那上年纪的妖精生硬地抬了抬下巴表示回应。这次没有狂野的火车旅行；相反，年长的妖精将他们带进了一条短走廊，走廊的尽头是一间小等候室，那里有三张为妖精准备的凳子和一张为巫师准备的椅子，椅子都空着。

“别签卢修斯·马尔福给你的任何东西，”疯眼汉·穆迪说，“任何东西，你明白吗，小子？如果马尔福给你一本《大难不死的男孩的美妙奇遇记》，让你在上边签名，告诉他你的手指骨折了。当你在古灵阁里的时候，一秒钟都别碰羽毛笔。如果某人递给你一只羽毛笔，折断它，然后折断你自己的手指。我还需要继续解释吗，小子？”

“不怎么需要，”哈利说，“在麻瓜不列颠我们也有律师，他们会觉得你们的律师很可爱。”

一会儿之后哈利·波特将他的魔杖交给了一个身着盔甲的妖精守卫，那守卫用各种看上去颇有趣的探测器对哈利捅来捅去，然后哈利将他的莫克袋交给穆迪保管。

然后哈利穿过了另外一扇门，和一道小型的防贼瀑布，打湿他皮肤的水在踏出瀑布的瞬间就蒸发了。

门的另一端是一间装修豪华的较大的房间，一张巨大的金色长桌横贯其间；桌子的一边是两张巨大的豪华皮椅，而另一边是一个小木凳，那是债务人的坐席。两个全副武装的妖精站在那里监视房间，它们戴着装饰华丽的耳塞和眼镜。任何一边都不被允许拥有魔杖或是任何其他魔法物品，如果任何人敢于在这古灵阁见证的和平的会议中使用无杖魔法，妖精守卫会马上发起攻击。妖精守卫戴着的装饰华丽的耳塞能防止妖精守卫听到会谈，除非它们被直接指名，而眼镜则让巫师们的脸在它们眼中一片朦胧。简而言之，至少当你是大脑封闭术师的时候，这接近了**真正的安全**。

哈利爬上了他那张不舒适的木凳，在头脑中讽刺地想道“真含蓄”，然后开始等待他的债主。

仅仅一小段间隔之后——时间比法律能够强迫一名债务人不得不等待的时间短得多——卢修斯·马尔福就走进了房间，以一种久经锤炼的娴熟动作坐进了他的皮椅。他的蛇头拐杖不在手里，他长长的白色头发一如既往地飘在身后，他脸上的表情无法解读。

他身后安静地跟着一名浅金色头发的年轻男孩，这个男孩现在身着的黑色袍子比任何霍格沃茨校服都精致得多，他追随着父亲的脚步，控制着自己的表情。因为四十金加隆的债务，那名男孩也是哈利的债主，同时也属于马尔福家族，因此，从技术上讲，也被这次威森加摩决议许可的会议包含在内。

德拉科。哈利没有大声叫出来，也没有改变表情。他没法想出该说什么。连“对不起”这句话看上去都不合适。之前当他们以几次简短的联络来确定这次会面的时候，哈利也不敢对德拉科的守护神道歉，而那不仅仅是因为卢修斯可能在一边听着。知道德拉科的快乐想法仍然快乐、而且他仍然能够希望哈利知道这一点，这就足够了。

卢修斯·马尔福先开了口，他的声音平稳，板着面孔。“我不理解霍格沃茨正在发生的事情，哈利·波特。你介意向我解释一下吗？”

“我不知道，”哈利说，“如果我理解，就不会让这些事情发生了，马尔福阁下。”

“那么回答我这个问题。你到底是**谁**？”

哈利平静地看着他的债主的脸。“我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神秘人。”哈利说。哈利不完全是个傻瓜，他终于想明白了卢修斯·马尔福认为在威森加摩面前与他交谈的那个人是谁。“很明显，我不是一名寻常的男孩。同样明显地，这也许与大难不死的男孩那**一套有点儿关系**。但我对于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或是一切的起因知道得不比你多。我曾经问过分院帽，它也不知道。”

卢修斯·马尔福冷淡地点了点头。“我想不出任何你愿意付十万金加隆来拯救一个泥巴种生命的理由；只除了一个理由之外。这个理由也能很好地解释她的力量和嗜血。但之后她死在了巨怪的手上，而你活了下来。而且我的儿

子告诉了我关于你的很多事情，哈利·波特，那些事情完全不合情理，我曾经听说过圣芒格里的疯子的胡言乱语，而与我的儿子在吐真剂的作用下告诉我的你所做的事情相比较而言，那些疯话反而更加合乎情理，而这荒谬的癫狂中你亲自执行的那一部分，我要求你向我解释，现在就说。”

哈利转而看向德拉科，德拉科回望过来，表情先是扭曲，接着被克制住，然后再次紧绷了起来。

“我也，”德拉科·马尔福的声音尖锐，而且在颤抖，“想要，知道，为什么，波特。”

哈利闭上了双眼，看也不看地说。“一个被麻瓜们养大的自作聪明的男孩。你看到了我，德拉科，而你想到了如果在同年级的所有的孩子们中间，大难不死的男孩能够被指引见证一切的真相，和你成为朋友，那该多么有用。而我对你也这么想的。只是，你我二人相信不同的真相。我不是说存在不同的真相，我的意思是说，信仰有所不同，但真相只有一个，只存在一个能决定那些信仰真实与否的宇宙——”

“你对我撒了谎。”

哈利睁开了双眼，看着德拉科。“我宁愿说，”哈利用不太平稳的声音说，“我告诉你的事情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真的。”

“从某种角度来说？”德拉科看上去与卢克·天行者同样义愤填膺¹，也同样完全没心情接受肯诺比的借口，“有个词可以表示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真的东西。它们被称为谎言！”

“或是计谋，”哈利平静地说，“从技术上来说真实的、却能够让听者产生进一步的虚假的印象的陈述。我认为明确这一区别是有必要的。我告诉你的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你相信你无法欺骗自己，于是你就没有尝试。你学到的技巧都是真的，而如果你试图在心中与之抗争的话，那对你来说是很糟糕的。人们无法用信仰来让自己相信蓝色是绿色的，但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而这

1 卢克·天行者和肯诺比都是《星球大战》系列里的人物，他们的生平见：<http://baike.baidu.com/view/741761.htm> 和 <http://baike.baidu.com/view/740496.htm>

几乎同样糟糕。”

“你利用了我。”德拉科·马尔福说。

“我仅仅用使你变强的方式利用你。这就是被朋友利用的意义。”

“连我都知道那不是友谊的定义！”

现在卢修斯·马尔福再次开口了。“目的是什么？预期结果是什么？”
连年长的马尔福的声音都不再那么平稳了。“为什么？”

哈利端详了他一阵子，然后转向了德拉科。“你父亲可能不会相信这个，”哈利说，“但你，德拉科，应该能够发现发生的一切都与这一假说吻合。而任何更加愤世嫉俗的假说都无法解释我为什么没有在你认为我更有优势的时候更用力地逼迫你，或者是为什么我教了你这么多。我认为曾在公开场合被目睹抓住一个麻瓜出生的女孩，让她不至于掉下霍格沃茨屋檐的马尔福家族的继承人，将会是一名在改革之后领导魔法不列颠的优秀折中人选。”

“因此，你试图让我相信，”卢修斯·马尔福刻薄地说，“你声称自己疯了。哦，让我们把这些放到一边。告诉我谁把那巨怪放进了霍格沃茨。”

“我不知道。”哈利说。

“告诉我你怀疑谁，哈利·波特。”

“我有四个嫌疑人。其中一个斯内普教授——”

“斯内普？”德拉科脱口而出。

“第二个，当然了，是霍格沃茨的防御术教授，仅仅因为他是防御术教授。”哈利本想省略奇洛教授，如果他是无辜的话，哈利不想让他引起马尔福家的注意，但德拉科可能会发现这一点，“第三个，你不会相信我的。第四个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类别，叫做除此以外的所有。”而第五个，伏地魔，我认为我不应当对你说出来。

卢修斯·马尔福的脸在咆哮中扭曲了。“你以为我认不出你的钓钩上的诱饵吗？告诉我这第三种可能性，波特，那个你想让我以为是**真实**的答案，别玩游戏了。”

哈利平静地看着马尔福阁下。“我曾经读过一本我不应该读的书，它教给了我这一点：交流是平等的人之间进行的活动。雇员们对老板们撒谎，与之对应的，老板们也预计雇员会对自己撒谎。我不是在玩欺诈游戏，我的论断是在我们目前的状况下，我不可能告诉你第三个嫌疑人，还能让你相信我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诱饵。”

德拉科这时开口了。“那是父亲，不是吗？”

哈利吃惊地看了德拉科一眼。

德拉科平静地说，“你怀疑父亲把巨怪放进了霍格沃茨去对付格兰杰，不是吗？这就是你的所思所想，不是吗！”

哈利开口，想要说“实际上，不是”，然后人生中难得有一次在开口之前想明白了，制止住了自己。

“我明白了……”哈利慢慢地说，“是**这么**回事啊。卢修斯·马尔福公开宣布赫敏不会逃脱她的罪责，然后你瞧，一只巨怪杀死了她。”哈利笑了，龇出了牙齿。“如果我在这里否认了，那么不是大脑封闭术师的德拉科就能够在服用了吐真剂之后作证，说大难不死的男孩**不**怀疑卢修斯·马尔福向霍格沃茨里边派出了巨怪杀死赫敏·格兰杰，而她曾经宣誓效忠高贵的波特家族，波特家族刚刚用十万加隆偿还了她的血债，如此等等。”哈利轻轻向后靠去，尽管他的木凳子没有靠背，没办法让他恰当地做出这一动作。“但既然现在被指明了，我发现这是很合理的。很明显，**你**杀了赫敏·格兰杰，就像你在整个威森加摩面前威胁过的那样。”

“我没有。”卢修斯·马尔福再次变得面无表情。

哈利再次呲牙，做出那并非微笑的表情。“那么，这样的话，一定有其

他的什么人杀了赫敏，干扰了霍格沃茨的结界，而同一个人在早些时候试图诬陷赫敏谋杀德拉科·马尔福。要么是你在已经得到命债的偿付之后仍然杀了赫敏·格兰杰，不然就是你将针对你的儿子的未遂谋杀栽赃在一名无辜的女孩身上，然后用虚假的借口夺走了我家族的全部财产，其中之一必然是真的。”

“也许你杀了她，期待着以此为借口拿回你的钱。”卢修斯·马尔福向前靠着，紧盯着哈利。

“那么我最开始的时候就不会拿出我的钱来救她了。你已经知道了。不要侮辱我的智力，马尔福阁下——不，等一下，对不起，你仅仅是必须得那么说，如果德拉科不得不为此作证的话，别在意。”

卢修斯·马尔福坐回了他的椅子，目瞪口呆。

“我试着告诉过你了，父亲，”德拉科低声说，“但在遇见哈利·波特之前，没人能够想象是他什么样子的……”

哈利用一根手指敲着自己的脸颊。“这么说人们开始注意到了明显的事实了？实际上，我挺惊讶的。我还真没预见到会发生这种事。”哈利现在大致掌握了奇洛教授的愤世嫉俗的节奏，而且能够自己模仿出来了，“我不认为报纸能够报道类似于‘X或者Y之一必然有一个是真的，但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我只会期待着记者们报道包含着一系列原子句子的故事²，比如说‘X是真的’，‘Y是假的’，或者‘X是真的，而且Y是假的’；而不是更加复杂的逻辑关系，比如说‘如果X是真的，那么Y也是真的，但我们并不知道X是否为真’。而你所有的支持者只能够在‘你无法证实马尔福阁下杀死了格兰杰，可能是其他别的什么人干的’和‘你无法证明是其他什么别的人构陷了格兰杰’之间快速转变立场；但是，只要事情还不确定，他们应该就会试图同时鼓吹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假说……等一下，难道《预言家日报》难道不是你的财产吗？”

“《预言家日报》，”卢修斯·马尔福冷冷地说，“自然并非我的财产，而且值得尊敬的它是不会发表这样下流的胡言乱语的。不幸的是，并非所有具

² 原子句子：源自于数学的“原子公式”，特指没有未知变量的句子，句中描述事项都是确定的，没有不确定因素。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9F%E5%AD%90%E5%8F%A5%E5%AD%90>

有影响力的巫师都这么通情达理。”

“啊。明白了。”哈利点头。

卢修斯瞥了一眼德拉科。“他说的其余部分——有什么重要的吗？”

“不，父亲，没有。”

“谢谢你，儿子。”卢修斯转而注视着哈利。一旦开口，他的声音接近了他平时拖长的腔调，冷静而又自信。“如果你在威森加摩面前承认你明确知道的事实，即我对此完全没有责任的话，我可能会被说服，给你些好处。我愿意大幅削减你仍然欠马尔福家的债务，甚至调整债务条款，允许推迟还款期。”

哈利坚定地看着卢修斯·马尔福。“卢修斯·马尔福。你现在完全知道赫敏·格兰杰实际上是被构陷了，而你的儿子是诱饵，她是被修改了记忆或是发生其他什么更糟的事情，而波特家族在此之前对你并无恶意。我的提议是你把我家的钱还回来，我在威森加摩面前宣布波特家族对马尔福家族毫无敌意，我们联合起来对抗做了这件事的人。我们决定让我们本来应该扮演的角色去见鬼，与彼此结盟而不是争斗。这将是出乎敌人意料的一件事。”

屋子里陷入了短暂的寂静，只剩下了两名妖精守卫的呼吸声。

“你的确疯了。”卢修斯·马尔福冷冷地说。

“这叫做公正，马尔福阁下。当你用现在已经明知是虚假借口的理由占有波特家族财产的情况下，你无法指望我与你合作。我理解当时在你看来情形是怎样的，但你现在知道真相了。”

“你无法提供给我什么比十万金加隆更值钱的东西。”

“我没有吗？”哈利淡淡地说，“我对此表示怀疑。我认为，与上一代失败的黑魔王个人偏爱的政治问题相比，你对马尔福家的长期利益更为感兴趣。”哈利若有所思地看了德拉科一眼，“下一代正在划定自己的战线，形成新的同盟。你的儿子可以被排除在外，或者他可以直达巅峰。这对你来说，难道不比你并未期待到手、也不是特别需要的四万金加隆更重要么？”哈利冷冷

地一笑，“四万金加隆。两百万麻瓜英镑。你的儿子了解麻瓜经济的规模，它恐怕会让你吃惊的。他们会觉得一个国家的命运被两百万英镑决定这件事很有趣。他们会认为这很可爱。而我同样如此认为，马尔福阁下。这并非因为我觉得绝望。这关乎你得到一个公平的机会去以公平对人。”

“哦？”马尔福阁下说，“如果我拒绝你的公平的机会，然后如何？”

哈利耸耸肩。“那就看不包括马尔福家在内的联合政府是什么样子的了。如果政府能够被和平地改良，而其他行动会打乱和平的话，我会现金支付给你的。或者，也许食死徒们会因为过去的罪行而被重新审判并因正义而被处决，当然，一起都出于适当的法律程序。”

“你真的疯了，”卢修斯·马尔福低声说，“你没有权力，没有金钱，然而你对我说这样的话。”

“当然啦，觉得我能吓到你是很蠢的。说到底，你又不是摄魂怪。”

哈利继续微笑。他曾经查过，只要你能把牛黄及时地塞进某人的嘴里，牛黄似乎能够治愈几乎所有的毒药。也许它不能够治疗由变形了的钋造成的放射性伤害，但另一方面，也许它能。因此哈利查阅了各种酸的凝固点，发现硫酸能够在仅仅十摄氏度的时候凝固，这意味着哈利能够从麻瓜市场上购买一升的硫酸，将其冻成固体，然后把它变形成一片小到让人无法注意的由水凝结成的冰，然后扔进某人的嘴里让他吃掉。变形失效之后，牛黄可无法治愈这样的伤害。当然啦，哈利可不打算把这话大声说出来，但既然现在已经无法成功保证没人在他的历险过程中死去，他不再打算遵循法律、甚至是蝙蝠侠的行为准则了。³

这是你活下去的最后机会了，卢修斯。从道德上来说，在你为食死徒犯下第一宗暴行的那一天，你的生命就已经被买下并且付过款了。你仍然是个人类，你的生命仍然有内在价值，但你不再拥有无辜者才应得的道义保护了。现在，只要任何好人认为这样做可以在长期上拯救更多的生命，他们都有权力杀了你；而如果你挡了我的路，我对你也会有同样的结论。派巨怪杀死格兰杰的

³ 蝙蝠侠的行为准则之一是“不杀人”。

人一定也盯住了你，然后用什么能把前食死徒融化成一堆烂肉的诅咒击中了你。多么可悲。

“父亲，”德拉科小声说，“我觉得你应该考虑一下，父亲。”

卢修斯·马尔福看着他的儿子，“你开玩笑的吧。”

“这是真的。我不认为波特的那些书仅仅是他编造出来的，没人能够写到那种程度，而且其中有的事情我能够自己去核实。即使那其中只有一半是真的，那么他说得对，十万加隆算不得什么。如果我们把钱给他，他真的会再次与马尔福家族为友——无论如何，以他认为朋友的方式。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他将会是你的敌人，无论这对他是否有利，他会与你为敌。哈利·波特真的是这么想的。对他来说，这无关金钱，这关乎他心中的荣誉所在。”

哈利·波特倾了一下头，继续微笑。

“但让我们把这部分说明白。”德拉科说，现在直视着他。他的双眼中火焰熊熊燃烧。“你辜负了我。而且你欠我的。”

“我承认，”哈利安静地说，“当然了，取决于事情的其余部分。”

卢修斯·马尔福张开了嘴想要说些谁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又闭上了嘴。“疯了。”他再次说。

然后父子之间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而哈利忍住了开口的冲动。

当情况到了似乎连德拉科都无法说服他的父亲的时候，哈利再次开口，提出了如果波特家族和马尔福家族能够联手的话，他的下一步计划。

然后卢修斯和德拉科之间又争论起来了，而哈利再次保持沉默。

最后，卢修斯·马尔福转头瞪向哈利。“而你相信，”卢修斯·马尔福说，“即使是在邓布利多反对的情况下，你仍然能够说服隆巴顿和伯恩斯同意这一主张。”

哈利点头。“当然啦，他们会对你的参与感到疑心。但是我会告诉他们

这从一开始就是我的主意，这会有帮助的。”

“我假设，”卢修斯·马尔福停顿了一下，然后开口道，“万一我真的配合了这个疯狂的主意，我能够起草一份合同，取消几乎所有尚未清偿的债务。它将要需要更多的保证，当然了——”

哈利及时将手伸进了他的袍子，取出了一张羊皮纸，展开了它，并将其推到了金色的桌子的另一边。“实际上，我自己起草了协议。”哈利说。他在霍格沃茨图书馆里好好花了一段时间研究那里所有能找到的法律书籍。谢天谢地，就哈利所知，以麻瓜的标准而言，魔法不列颠的法律简单到了迷人的程度。协议上写着原来的血债和赔偿被取消了，波特家族的财富和金库里的所有其他物品将被返还，而其余的债务被取消了，这些对马尔福家族来说都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大声说出来的时候需要再多几行字。“我不得不向我的保护人承诺不在你给我的任何东西上签字。因此，我自己起草了这个，并且在我出发之前就签名了。”

德拉科发出了一声被呛住的笑声。

卢修斯通读了那合同，毫无幽默感地一笑。“多么直截了当啊。”

“我也保证过当我在古灵阁的时候决不会碰羽毛笔的。”哈利说。他再次将手伸进了袍子，拿出了一只麻瓜钢笔和一张普通的纸。“这些用词得当吗？”哈利快速写下了一条法律文书式的宣言，表明波特家族不认为马尔福家族对赫敏·格兰杰的谋杀事件负任何责任，也不认为他们与之有任何相关，然后举起了那张纸，让马尔福阁下审阅。

马尔福阁下看着那张纸，略微翻了个白眼，然后说，“我觉得，还算不错。但如果想要表示正确的涵义的话，你应该使用法律术语‘弥偿’而不是‘赦免’——”

“不错的尝试，但是不行。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个词的涵义，马尔福阁下。”⁴ 哈利取过他的羊皮纸，开始更仔细地抄下他原来的词句。

⁴ 在法律术语中，‘弥偿’意味着哈利作为责任人要为合同中的任何漏洞负责，而‘赦免’则意味着哈利可以免责。

哈利写完之后，马尔福阁下将手伸过金色的桌子，拿起了钢笔，若有所思地看着它。“你的麻瓜玩意儿之一，我猜？儿子，这是干什么的？”

“不需要墨水瓶，它就能写字。”德拉科回答道。

“我能看出这一点来。我猜某些人会觉得这是个有趣的小玩意儿。”卢修斯在桌上展平了写有合同的羊皮纸，手放在签名线上，若有所思地在起始点敲着钢笔。

哈利将眼睛转开，看着卢修斯·马尔福的脸，强迫自己平稳地呼吸，却无法控制自己的肌肉完全放松下来。

“我们的好朋友，西弗勒斯·斯内普，”卢修斯·马尔福说，继续在等待着他的签名的那条线上敲着钢笔，“自称为奇洛的防御术教授。现在我再问一次，哈利·波特，你的第三个嫌疑人是谁？”

“如果你无论如何都会签字的话，我强烈建议您先签字，马尔福阁下。如果你不认为我在试图诱导你相信什么的话，你会从这信息中获益更多。”

又是一个毫无幽默感的微笑。“我愿意冒这个险。现在就说，如果你希望谈判继续的话。”

哈利犹豫了一下，然后平静地说，“我的第三个嫌疑人是阿不思·邓布利多。”

在羊皮纸上敲击的钢笔停住了。“一个奇怪的指控，”卢修斯慢吞吞地说，“邓布利多因为有霍格沃茨的学生在任期内死去声望大跌。你觉得仅仅因为他是我的敌人，我就会相信关于他的任何事吗？”

“他是数个嫌疑人中的一个，马尔福阁下，而且并不一定是可能性最大的。但我能够杀死一只成年的巨怪是因为我拥有一件邓布利多在学年初时给我的武器。这并非有力的证据，但这很可疑。如果你认为谋杀他的学生并非邓布利多的行事风格，我也曾这么想过。”

“这不是他的行事风格？”德拉科·马尔福问。

卢修斯·马尔福以一种有板有眼的谨慎的动作摇了摇头。“不完全是，我的儿子。邓布利多的邪恶与众不同。”马尔福阁下靠回了他的椅子，然后坐直了身子，“告诉我是什么武器。”

“我不确定是否应该在你的面前解释细节，马尔福阁下。”哈利吸了一口气，“让我说明白了，我并非在试图诱导你接受邓布利多幕后黑手这个想法，我仅仅是在提出这种可能性——”

这时德拉科·马尔福说话了。“邓布利多给你的装置——它是一种杀死巨怪的武器吗？我的意思是说，仅仅针对巨怪？你能告诉我们这个吗？”

卢修斯有些惊讶地扭头看着他的儿子。

“不……”哈利慢慢地说，“它不是什么专杀巨怪的宝剑，或是什么类似的东西。”

德拉科的眼神专注。“那装置对刺客有效吗？”

如果他们竖起防护咒的话就无效了。“没有。”

“校内争斗？”

在喉咙里变大的石头当然是致命的。“不，我不认为它的目标是任何人类。”

德拉科点点头。“那么，仅仅是魔法生物。它是对抗一只愤怒的鹰头马身有翼兽，或者是什么类似的东西的有效武器吗？”

“昏迷咒对鹰头马身有翼兽有效吗？”哈利慢慢地说。

“我不知道。”德拉科说。

“有效。”卢修斯·马尔福说。

与试图瞄准羽加迪姆勒维奥萨和咒立停相比——“那么用昏迷咒对抗鹰头马身有翼兽会是更好的方式。”这么一说，一块变了形的石头似乎越来越像是只有在对抗一只有着血肉之躯、并且皮肤有抗咒能力的魔法生物时才是上佳

武器。“但是……我是说，也许它的原意并非是一种武器，我用它的方式很古怪，那也许仅仅是一个发疯的异想天开——”

“不，”卢修斯·马尔福慢慢地说，“并非异想天开。并非巧合。邓布利多身上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那么，就是他了。”德拉科说。他慢慢地眯起双眼，然后恶狠狠地点了一下头。“从一开始就是他。法庭的摄神取念师说过有人对格兰杰用过摄神取念。邓布利多承认了那就是他。而我打赌当格兰杰诅咒我的时候，结界确实发出了警告，而邓布利多只是对警告视而不见。”

“但是——”哈利说。他看着卢修斯，思考着质疑这一想法是否对他有利。“但**动机**是什么？我们难道只要说他是邪恶的，那就够了吗？”

德拉科·马尔福从他的椅子上跳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黑色的袍子在年轻的男孩身后飘荡，妖精守卫们在施过咒的眼镜后略带惊讶地盯着他。“要分析一个古怪的阴谋，就看看发生了什么，然后想想谁会得利。除了邓布利多没打算让你在格兰杰的审讯中试图解救她，他试图阻止你那样做。如果格兰杰确实去了阿兹卡班会发生什么？马尔福家和波特家会永远憎恨对方。在所有嫌疑人中，希望**这一点**发生的只有邓布利多。因此这是合理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真正的犯下这一谋杀罪的是——阿不思·邓布利多！”

“嗯，”哈利说，“但他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针对巨怪的武器？我说过这颇为可疑，但我没有说这有什么合理的。”

德拉科若有所思地点头。“也许邓布利多认为你能够在巨怪杀死格兰杰之前杀了它，然后他就能指控父亲说他派出了巨怪。如果大家认为父亲甚至**试图**在霍格沃茨做那种事情的话，很多人会对父亲极为愤怒。就像父亲说过的那样，当人们发现一名学生真的在霍格沃茨死去的事实，邓布利多一定丢了很多脸面，因为霍格沃茨以安全闻名。因此这一部分可能是计划之外的。”

哈利的大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了当邓布利多看见赫敏·格兰杰的尸体的

时候，他双眼中的震惊。

如果韦斯莱家的双胞胎的魔法地图没有被偷走的话，我能够及时赶到吗？那会是计划的本来面目么？然而，尽管邓布利多不知道，某人偷走了他们的地图，结果我到得太迟了……可是不然，这一点儿也不合理，我发现得太晚了，邓布利多怎么可能猜到我会用飞天扫帚呢……哦，他确实知道我有一把……

这样的计划完全没可能成功。

结果它就没有。

但某个有一点点年老昏聩的人可能会期待着它能够顺利实施，而一只凤凰可能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或者，”德拉科·马尔福仍然起劲地踱着步子，继续说道，“也许邓布利多一直养着一只被施了咒的巨怪，而他期待着你在其他的什么时候、在其他的什么阴谋中打败它，然而他将巨怪用在了格兰杰身上，我无法想象邓布利多开学后的第一周就计划好了一切——”

“我能够想象，”卢修斯·马尔福低声说，“我曾经见过邓布利多如此行事。”

德拉科坚决地点点头。“那么在第一个阴谋中我在计划里本来就不应该死去。邓布利多知道奇洛教授在监控着我，或者邓布利多计划着让其他什么人及时发现我——如果我死了的话，我就无法做出不利于格兰杰的证言了，而且如果我死了的话他会很丢面子的。但我离开霍格沃茨并且无法领导斯莱特林却正合他意。而下一次，哈利本应该在巨怪杀死格兰杰之前及时阻止它，而每个人都本应该怪罪你，父亲，只是这一次，事情没有按照邓布利多的计划发生。”

卢修斯·马尔福从他原本盯着的地方抬起灰色的双眼看着他的儿子，毫无掩饰地显露出了惊讶之情。“如果这是真的——但我怀疑哈利·波特是否仅仅是在假装不愿意相信如此。”

“也许，”德拉科说，“但我确定他并非如此。”

“那么，如果这是真的……”卢修斯·马尔福的声音消失了。怒火缓缓地在他的双眼中点燃了。

“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哈利说。

“这我也很清楚。”德拉科说。他转身面对着他们，然后将一根手指高高举起，“我们将找到证据证实邓布利多确实犯下了这一罪行，然后将他绳之以法！”

哈利·波特和卢修斯·马尔福面面相觑。

他们俩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的儿子，”片刻之后卢修斯·马尔福说，“今天你真的做得很好。”

“谢谢你，父亲！”

“但是，这不是一幕剧，我们不是傲罗，而且我们不相信审讯。”

德拉科双眼中的一些火花熄灭了。“噢。”

“我，啊，确实对审讯有一种情绪化的喜爱之情。”哈利插嘴道。不敢相信我正在参与这样的对话。他需要回家拿出纸笔来，然后试着分析德拉科的推理是否真的合理。“还有证据。”

卢修斯·马尔福转眼看着哈利·波特，他的双眼中纯粹的灰色的怒火闪烁。

“如果你骗了我，”卢修斯·马尔福带着低燃的怒火说，“如果这一切都是谎言，那么我不会原谅的。但如果这不是欺骗……把能够在威森加摩面前证实邓布利多的罪行的证据给我，或是足够让他下台的证据，那么马尔福家族可以为你做任何事，哈利·波特。任何事。”

哈利深吸了一口气。他需要分析一切，算出真正的可能性，但他没有时间。“如果真的是邓布利多，那么把他从游戏中踢开将会在不列颠的权力结构中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洞。”

“确实如此。”卢修斯·马尔福狰狞地微笑。“你有野心亲自填补这个空位吗，哈利·波特？”

“你的某些反对者可能不喜欢那样。他们会反对的。”

“他们会输。”卢修斯·马尔福说，此刻面容刚冷如铁。

“那么如果邓布利多因为我被踢开的话，这将是我希望马尔福家为我做的，马尔福阁下。当反对派最害怕的时候——这时他们将被提供一个为了避免内战的紧急协议。你的某些同盟也许不喜欢它，但会有很多中立者乐见稳定。这份妥协将是你不会马上统治一切，德拉科·马尔福在成年之后将会得到权力。”

“什么？”德拉科说。

“德拉科曾经在吐真剂的作用下证实他试图帮助赫敏·格兰杰。我打赌反对派中的很多人更愿意寄希望于他而不是战斗。我不确定你将如何保证它的实施——牢不可破誓言或是古灵阁的合同之类的——但对在德拉科从霍格沃茨毕业之后得到权力必须有某种可执行的强制部分。我将用大难不死的男孩的全部影响力来支持这一妥协方案。比如说试着说服隆巴顿和伯恩斯什么的。如果你在这一次公正对待隆巴顿和伯恩斯的话，我们的第一个计划将为后来的计划铺平道路。”

“父亲，我发誓我没有——”

卢修斯的脸扭曲成了一个狰狞的微笑。“我知道你没有，儿子。好吧。”白色头发的男子盯着巨大的金色桌子对面的哈利·波特，“我可以接受这些条款。但如果你在我们的协议中的任何一部分失约，不管是第一部分，还是第二部分，你将会倒霉的，哈利·波特。花言巧语是不会有用的。”

然后卢修斯·马尔福在羊皮纸上签下了名字。

白眼汉·穆迪以一名总是能够看向所有方向的人能够盯着某一事物的方法，一直在盯着古灵阁会客室的铜制大门，时间感觉上就好像过了几个小时一

般。

怀疑一个像是卢修斯·马尔福这样的人的麻烦之处，穆迪想，在于就算花上一整天思考所有他可能在计划的事情，都思考不完。

门慢慢打开，哈利·波特拖着脚步走出来了，他的额头上还有着小小的汗珠。

“你在什么东西上签名了吗？”疯眼汉立刻质问道。

哈利·波特安静地看着他，然后伸手进了袍子，拽出了一张折好的羊皮纸。“妖精们已经在执行这个了，”哈利·波特说，“他们在我离开之前复制了三份。”

“见鬼的梅林，小子——”当哈利·波特慢慢地，仿佛是不情愿地开始将羊皮纸的上端展开向上的时候，穆迪在他的眼睛看到文件的另一半的时候停下了。那一眼就足够让他看清用清晰的笔迹写下的段落，和在哈利·波特的签名下边的卢修斯·马尔福的优雅的签名。然后就在文件的上半部分开始进入他的视线的时候，穆迪爆炸了。“你赦免了马尔福家在赫敏·格兰杰的死中的任何牵连？你对你做了什么有一星半点儿的概念吗，你这个小白痴？以梅林的名义，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什么——”**

第九十八章 角色，终章

4月19日，星期天，下午6点34分

在和其他学生吃晚饭之前，把霍格沃茨特快列车卸下的行李送回房间的路上，达芙妮·格林格拉斯悄悄地走向斯莱特林地窖下方的格林格拉斯房间，这种房间是古老家族的特权。自从马尔福离开之后，整个私人区域都是她的了。她的手背在身后，不断朝她那只巨大的镶着祖母绿的箱子做着跟上来手势，箱子似乎犹豫着要不要跟来。可能这个结实的古老家族设备上面的咒语需要重新施展了；或者她的箱子可能不愿意跟着她进霍格沃茨，因为这里不再安全了。

母亲和父亲得知赫敏的事情后，进行了一次长谈；达芙妮躲在门廊偷听时，噙着眼泪，努力不发出声音。

母亲说过，可悲的事实是，如果每年只会死一个学生，那么霍格沃茨仍然比布斯巴顿安全得多，更别提德姆斯特朗了。比起被谋杀，一个年轻的女巫还可能以其他方式死去。布斯巴顿的变形术大师和麦格教授可不是一个水准的，母亲说过。

父亲冷静地指出，当其他所有贵族家庭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校的时候（这正是古老传统中贵族家庭尽可能在同一时间生育继承人的原因，好让他们就读于霍格沃茨的同一年级），让格林格拉斯的继承人待在霍格沃茨有多么重要。而且父亲说过，作为最古老家族的继承人意味着你不能总是远离麻烦。

她要是不听最后一部分，现在会好受一点。

达芙妮努力吞咽了一下，拧动门把手，打开门。

“格林格拉斯小姐——”一个穿着银色袍子的朦胧身影低语道。

达芙妮尖叫着甩上门，抽出魔杖，然后掉头就跑。

“等等！”那声音喊道，音调更高，更大声。

达芙妮顿住了。这声音不可能是听上去的那个人的。

缓缓地，达芙妮转过身，再次打开了门。

“是你！”当看到兜帽下那张脸的时候，达芙妮震惊地说，“我以为你——”

“我现在归来帮助你们，”银色袍子的身影以强有力的声音说道，“在这个危急时刻——”¹

“你在我的卧室做什么？”达芙妮尖叫着。

“我听说你能释放出雾状的守护神。我能看看吗？”

达芙妮瞪了他一眼，然后她的血液开始燃烧。“为什么？”她说，保持着魔杖的高度，“这样你就能杀掉斯莱特林学院里每一个能够释放非斯莱特林咒语的人？我们都知道是谁杀害了赫敏！”

身影的声音提高了。“我在吐真剂的作用下作证了，我试图帮助过格兰杰小姐！当我在屋顶抓住她的手的时候，当我把她从地板上拉起来的时候，我是真的想要帮助她——”

达芙妮维持着魔杖的高度。“就好像你爸爸不能篡改傲罗的记录似的。我又不是三岁小孩，马尔福先生！”

缓缓地，似乎是为了不引起达芙妮警惕，穿着银色袍子的身影从袍子里抽出了魔杖。达芙妮的手紧紧抓着魔杖，但是她认出了握住魔杖的手势，那个身影的站姿，然后她震惊地倒吸了一口气——

“呼神护卫！”

银光从魔杖的另一端跃出来——凝聚，形成了一条闪耀的蛇；蛇蜷曲在空中，就好像在那里筑巢。

¹ 出自《指环王》白袍甘道夫的台词。

她目瞪口呆。

“我确实试图帮助过赫敏·格兰杰，”德拉科·马尔福语气平稳地说。“因为我知道斯莱特林学院的病根，我们当中这么多人都不能再施展守护神咒的原因就是憎恨。对麻瓜出身的人憎恨，或是对随便什么人，真的。人们认为那就是斯莱特林的一切了，不是狡猾或是野心或是令人尊重的高贵气质。而且我甚至知道，因为你只要看一眼就会发现很明显，赫敏·格兰杰在魔法方面并不弱。”

达芙妮的大脑现在完全一片空白。她紧张地快速打量着四周，就是为了检查门下有没有血流出来，就像上次有什么被破坏了。

“而且我还想明白了，”德拉科·马尔福静静地说，银色的蛇继续闪耀着不容错认的光芒和温暖，“赫敏·格兰杰从来没有真的试图要杀我。也许她被修改了记忆，也许她被一忘皆空了，但是现在她被谋杀了，很明显，当某个人试图陷害她谋杀我的时候，格兰杰小姐一开始就是目标——”

“你 - 你 - 你 -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达芙妮声音沙哑。如果卢修斯·马尔福听到他的继承人说这种话——他会剥下德拉科的皮然后做成裤子的！

德拉科·马尔福微笑着，金属色的袍子在他完整的肉身守护神的光线下熠熠生辉；那是种既傲慢又危险的笑，就好像被做成皮裤子这种危机对他来说不值一谈。“是的，”德拉科说，“但是现在无关紧要了。马尔福家族要归还波特家族的钱，并消除债务。”

达芙妮走到床边，倒在床上，希望自己一躺在床上就能从这个梦中醒来。

“我希望你加入一个阴谋会，”穿着亮闪闪袍子的身影说，“斯莱特林每个可以施放守护神咒语的人，以及每个可以学的人。当银之斯莱特林聚会时，凭着施展守护神咒语这个方法我们能知道彼此值得信赖。”德拉科·马尔福以一个戏剧性的姿势戴回了兜帽，“但是没有你无法成功，达芙妮·格林格拉斯。你和你的家族。你的母亲会和我父亲协商，但是我希望格林格拉斯家族首先从你这里听到提议。”德拉科·马尔福严峻地压低了声音，“在晚饭前，我们要谈的还有很多。”

哈利·波特显然是爱好上了隐形了；他们只能在他递给他们名单的一瞬间瞥见他的手，名单写在奇怪的非羊皮纸张上。哈利解释道，考虑了各种情况后，他认为除了特殊场合，让自己能够被找到可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所以从现在开始，他就打算只用无形的声音和人们打交道，或者是用躲在角落里没人能看到形状的灿烂银光，不论他的朋友们试图藏在哪儿，银光都能找得到。老实说，这是弗雷德和乔治一生中听说过的最毛骨悚然的事情，其程度超过把每一个二年级斯莱特林的鞋子里都灌满被施展变形术的活蜈蚣。弗雷德和乔治认为任何人维持这种状态都迟早会疯掉，但是他们不知道要说点什么。不能否认，他们自己亲眼看到霍格沃茨……

……不再安全……

“我不知道你们找谁篡改了丽塔·斯基特的记忆，”哈利·波特听不出来源的声音说道，“不论是谁……大概没有能力直接完成这单生意，但是他们可能认识能够从麻瓜世界弄到东西的人。还有——我知道可能要多花点钱，但是要尽可能少的人知道哈利·波特和这件事有关系。”小男孩的手又是一现，一个袋子叮当一声掉在地上，“这其中的有些物品即便是在麻瓜世界也是很昂贵的，而你们的联系人可能需要去往英国境外；但是100加隆应该足够支付了，我希望。我会告诉你们这加隆从哪里来，但是我不想破坏了明天的惊喜。”

“这些东西是啥？”他们翻阅单子的时候，弗雷德或者是乔治问，“我们的爸爸是个麻瓜专家——”

“——而这些东西里有一半我们都不认识——”

“——你猜怎么着，我们一个都认不出——”

“——你到底打算干什么？”

“事情变得严重了，”哈利柔声说，“我不知道我必须做什么。在这结束之前，我可能需要麻瓜的力量，而不仅仅是巫师的——而且我可能马上就

需要，没有任何时间准备。我不打算使用这其中的任何一件。我只是想放在身边以防……突发事件。”哈利的声音停顿了，“很明显，我欠你们的永远还不清，而你们不让我给你们任何你们应得的，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恰当地说声谢谢，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希望有一天，你们长大了，能够对这整件事更通情达理，而且拜托你们拿 10% 的佣金吧——”

“闭嘴吧你。”乔治或者弗雷德说。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们为了我追赶巨怪，而且弗雷德还断了肋骨！”

他们俩只是摇摇头。当他们告诉哈利快跑的时候，他依然留下来，然后向前一步吸引巨怪的注意，让它不要吃掉乔治。他们知道，哈利是那种人，会想着那类事情不会抵消掉他欠韦斯莱双胞胎的，他自己的行为和他欠双胞胎的东西不是全然相称的。但是韦斯莱们知道，而哈利要再长大一点才能明白，这意味他们不相欠任何东西，而且他们之间永远都不可能互相亏欠。这是种奇怪的自私，他们想，哈利自己内心能够理解善良——从不想着找那些自己帮助他们比他们帮助自己更多的人索要金钱，或者管那叫做人情——而另一方面很明显不能理解别人也想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

“记得提醒我买给你们一本麻瓜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²，”没有来源的声音说道，“我开始理解什么样的人读了会受益了。”

四月二十日，星期一，晚七点

事情发生的时候，主宾席一点干预或者迹象都没有，学生们刚刚结束了压抑的晚餐；事情发生的没有征得教授或者校长的许可或是原谅。

甜点出现后，一个学生从斯莱特林长桌站起来，然后平静地走向霍格沃茨四条长桌的对面，并非主宾席的前方。白金短发出现的时候响起了一些低语，德拉科·马尔福站在那，无声地注视着整个霍格沃茨。德拉科·马尔福自从我

² 如前文所提，又译作《阿特拉斯摆脱重负》。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7%89%B9%E6%8B%89%E6%96%AF%E8%81%B3%E8%81%B3%E8%82%A9>

外回归之后几乎没说过话。这位斯莱特林没有屈尊承认或否认这一点：他回来是因为赫敏·格兰杰已经死在他家族手上，他再也没什么好怕的了。

然后德拉科·马尔福一只手拿起一只勺子，另一只手拿着一杯水，然后开始轻叩，发出一阵清澈的铃声。

叮。

叮。

叮。

声音一开始引起了更多兴奋的讨论。主宴席上，教授们困惑地看着坐在巨大椅子上的校长，但是校长没有发出任何信号，所以教职员们也没有。

德拉科·马尔福继续用勺子轻叩玻璃杯，直到房间安静下来，等待。

然后另一个学生从拉文克劳长桌起身，走向德拉科·马尔福，在他身旁转过去面对霍格沃茨。惊讶的吸气声；那两个人本该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我，与我的父亲，高贵与最古老的马尔福家族阁下，”德拉科·马尔福用清亮的声音说道，“已经意识到霍格沃茨有股邪恶的力量在运作。这些邪恶的力量，确实曾试图加害于赫敏·格兰杰。赫敏·格兰杰可能是被强迫，违背了她的意愿，对我们的家族举起了魔杖；或者可能她与我都被篡改了记忆。我们在此声明，任何胆敢如此利用马尔福继承人的人，即为马尔福家族之敌人，我们将对其进行复仇。为了捍卫荣耀，我们已经将所有取自波特家族的金钱物归原主，并且取消了所有的债务。”

然后哈利·波特开口，“波特家族承认这是个无意造成的错误，并且不对马尔福家族抱有敌意。我们相信并且公开声明马尔福家族对赫敏·格兰杰的死亡并无责任。任何伤害了赫敏·格兰杰之人即为波特家族之敌人，我们将对其进行复仇。我们两个家族。”

然后哈利·波特开始走回拉文克劳长桌，而带着纯粹、完全、粉碎现实的困惑的嘈杂声开始爆发了——

德拉科·马尔福继续用勺子轻叩他的水杯，发出一阵清亮的铃声。

叮。

叮。

叮。

然后其他学生从其他的长桌上站起身，走向德拉科·马尔福站的地方，在他身边、身后或者前面排好位置。

大厅里片一死寂，一种世界改变，势力重新结盟的感觉，在空气中几乎显形。

“我的父亲，欧文·格林格拉斯，拥有我母亲，高贵和最古老的格林格拉斯家族的女阁下的同意和全部支持。”达芙妮·格林格拉斯说。

“还有我的祖先，诺德家族的查尔斯。”前诺德中尉说道，曾经的混沌军团西奥多，现在站在德拉科·马尔福身后。

“还有我的姑婆，博恩斯家族的阿米莉亚·博恩斯同时也是魔法法律执行司司长。”苏珊·博恩斯说，她站在达芙妮·格林格拉斯旁边，站在和她一起战斗过的人身旁。

“还有我的祖母，奥古斯塔，来自高贵和最古老的隆巴顿家族。”纳威·隆巴顿说，他特地为了这一晚归来。

“还有我的父亲，卢修斯，高贵和最古老的马尔福家族的马尔福阁下！”

“与阿兰娜·豪尔共同占据了霍格沃茨董事会的大多数！”达芙妮·格林格拉斯响亮地说，“为了保证所有学生的安全——包括他们自己的孩子——通过了以下霍格沃茨魔法与巫师学校的教育令！”

“第一！”达芙妮说。达芙妮试图控制住自己站在五个人最前面，面对

四大学院之颤抖。她父母教给她的演讲课只能有限地帮助她。达芙妮的眼睛飞快地向下看了看手上用沾了浅红色墨水的羽毛笔写的发言提示。“学生不应该独自行动，哪怕是去厕所！你们将以至少3人为一个小组出行，而且每个小组必须有一个六年级或者七年级学生！”

“第二！”苏珊·博恩斯从她身后说道，声音几乎是坚定的，“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9名傲罗已经被派来霍格沃茨，组成辅助保护武装！”苏珊从她的袍子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圆形玻璃物体，那是魔法法律执行司使用的一种通讯器，他们每个人都将配备一个。苏珊举起来放在嘴边说，她的声音提高了，“傲罗布罗茨基，这里是苏珊·博恩斯。进门！”

通往大厅的门砰地一声打开，9名行进的傲罗穿着只有执勤的时候才会穿的加强皮衣。他们立刻散开，四张长桌每张都有两名傲罗站岗，而最后一个负责主宾席。更多的吸气声。

“第三！”德拉科·马尔福说，他的声音威严。马尔福很明显背下了台词，因为就达芙妮视线所及，他的手上什么都没有写，“面对一个毫不犹豫杀死任何学院学生的共同敌人，霍格沃茨的四个学院必须联合起来一致行动！为了强调着一点，学院分系统暂停！所有教授要鼓励学生之间的团结，这是霍格沃茨董事会管理局法令！”

“第四！”纳威·隆巴顿背道，“所有没有参加防御术教授课后课程的学生，将会接受傲罗指导员的自我防卫特殊训练！”

“第五！”西奥多·诺德用威胁的语气嚷道，“所有走廊或者防御术课程之外的打斗将被严肃处理！要么一起战斗，要么就不战斗！”

“第六！”达芙妮·格林格拉斯说，然后深吸了一口气。当她发现计划是什么之后，她通过飞路网向母亲提出了一个自己额外的小请求。即便卢修斯·马尔福和阿米莉亚·博恩斯站在一边——她的大脑仍然难以理解这个想法——格林格拉斯的游离票仍然至关重要，因为加格森和他的小团体拒绝支持马尔福。更不要说博恩斯根本不相信马尔福，而马尔福也不相信博恩斯。所以母亲提出了要求，而格林格拉斯得到了——“因为记忆修改咒语不经触发结界就

被使用在学生身上，霍格沃茨的某个教职员有可能牵连其中。因此！辅助保护武装直接汇报给我父亲，格林格拉斯阁下！”这部分只是象征性的，她知道，没有理由任何人不直接联系傲罗；但总有一天这部分可能变得更有分量，这就是她让母亲要求的原因——“如果任何人想要向辅助保护者汇报任何事情，他们可以傲罗们对话，或者通过我——”达芙妮的手臂在她身后挥舞，暗示聚集过来的学生们，“辅助保护特别委员会正式任命的主席！”

然后达芙妮戏剧性的停下来。他们已经排练了这个部分。

“我们不知道敌人是谁；”纳威说，声音没有颤抖。

“我们不知道敌人想要什么；”西奥多说，看起来依然有威胁性。

“但是我们知道敌人在袭击谁；”苏珊说，声音就像她击倒三个七年级学生时一样凶猛。

“敌人在袭击霍格沃茨的学生；”德拉科·马尔福说，声音清越而威严，就好像这都是他天生的一部分。

“而霍格沃茨，”格林格拉斯家的达芙妮说道，感到她的血液此生以来从未如此燃烧过，“将要**反击！**”

第九十九章 角色，余波

十天之后，禁林里发现了第一匹独角兽的尸体。

题外话

说明

这是一个未完成版块，放置了所有放在正文可能会影响阅读体验的过长注释，原著梗，前后伏笔，相关彩蛋以及八卦。所有内容均为译撰，与正文剧情无关。在未来版本的电子书中这个版块可能会有更多更新。

请浏览 hpmor.lofter.com 获得最新信息。

第八十九章：时间压力，第二部分

关于赫敏之死，一些彩蛋：

在第六章，哈利买急救包时曾对着麦格教授幻想“一个可怕的怪兽咬伤了我的同学”，等等。结果哈利在装备了急救包的情况下还是没能救回赫敏——事实总是比最糟糕的想象还要糟。

在第十五章，麦格教授说：“哎呀，不知道格兰杰小姐什么时候能做些值得在晚饭前宣布的事呢？不管是什么，我都好期待哦。”结果在晚饭前宣布的是她丝毫不期待的赫敏的死讯。

在第四十六章，达芙妮曾断言过：“就算你（特雷西）真的先亲了他，你也只会变成第二幕结尾挂掉的可悲痴情小女生。”

第九十八章：角色，终章

关于双胞胎，一些彩蛋：

哈利把清单给双胞胎时，双胞胎中的一个先说了“而这些东西里有一半我们都不认识”然后另一个才说“你猜怎么着，我们一个都认不出”；这是一个逻辑笑料，类似于：

三个逻辑学家走进酒吧。

吧台问：“所有人都要啤酒吗？”

第一个逻辑学家说：“不知道诶。”

第二个逻辑学家说：“我也不知道。”

第三个逻辑学家说：“是的！”

(笑话原文见：<http://spikedmath.com/comics/445-three-logicians-walk-into-a-bar.png>)